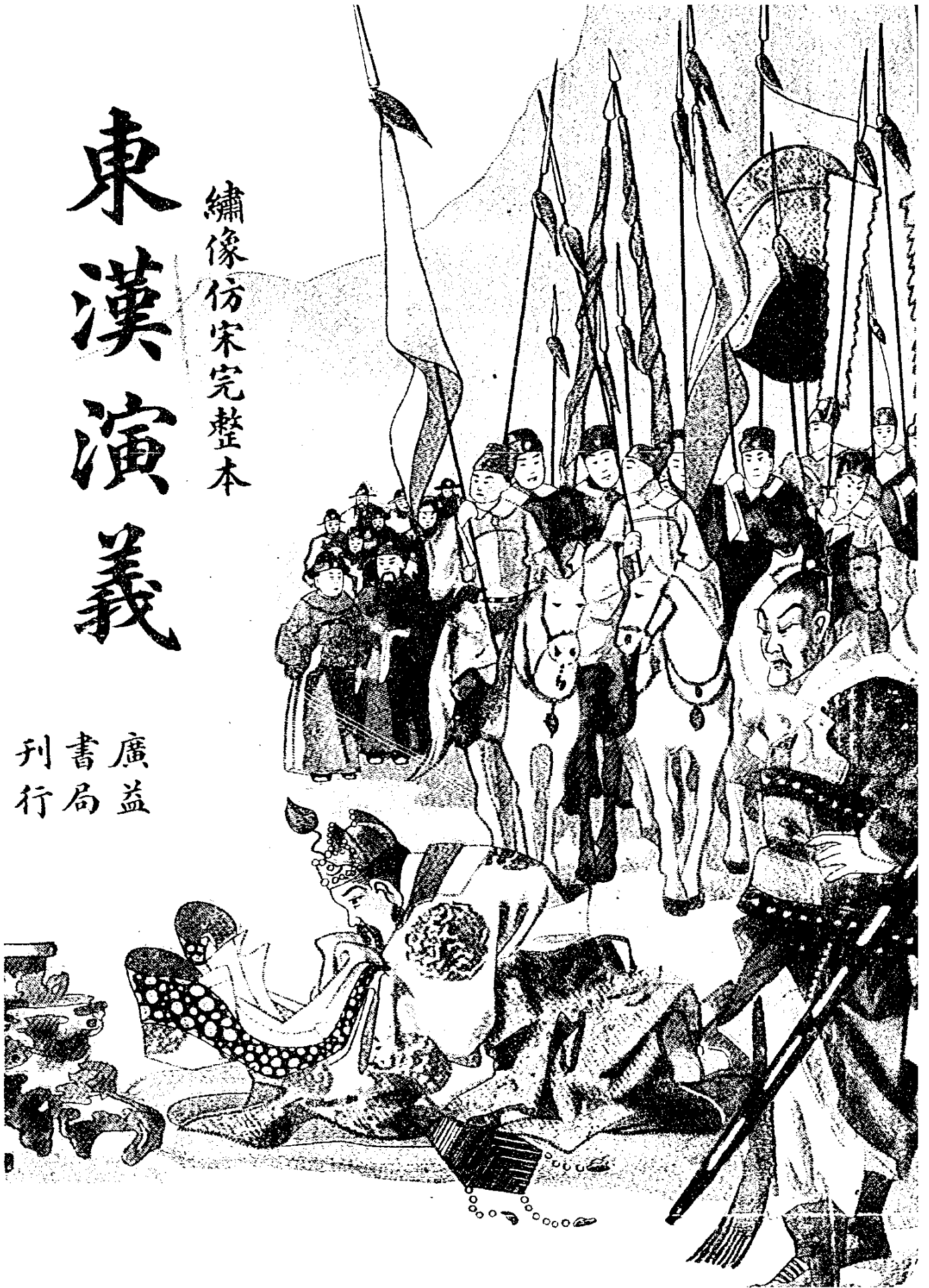


東漢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書局
刊行



方今文化日新。文學之範圍日廣。若古本說部諸書。文義顯明。流傳既徧。因勢利導。足以灌輸社會。促進文化。故新舊說部。在今日文學界中。實為需要。惜乎一般刊本。字句舛誤。繡像俗陋。且將內容刪割割裂。藉此減縮篇幅。賤價出售。漁利競爭。誑騙讀者。莫比為甚。本局深恨此種行為。願以闡揚文化。提倡普及教育。為出版業之天職。故於刊行古本說部諸書。莫不整理精細。考究完整。實事求是。向為讀者所贊許。本局以優美之書籍。取最低廉之代價。原為助導文化。推廣流通。區區之忱。惟希公鑒。

序

闡闡雜沓。侈談往事。臚興衰之迹。疏治亂之本。使聞之者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倏而喜。倏而悲。無關世情。自合理趣。殊覺胸懷爲之開爽。故因事觸機。輒投所好。娓娓不倦。夫一代之君明臣良。百度修舉。百世之下。使人欣欣愛慕。及其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又復使人感情太息。不能自己。何哉。曰此人之性情本乎天者也。昔馬伏波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閩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者聞之。莫不屬耳忘倦。此公深意。心竊慕之。間者客有述桃花源記於坐中者。余曰。此淵明寓言也。陶公胸次。在羲皇以上。故云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世無問津云者。其慨世之深心也。不然。徒矜奇異。世豈乏劉子驥其人哉。遂連類及漢世事。有以光武騎紅牛脫難爲問者。余曰。光武起宛。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無所謂紅牛事。客取東漢演義津津言之。演義通俗者也。漢俗猶爲近古。故足資博覽。而挽薄俗。惡可捏不經之說。顛倒史事。以惑人心目。因爲敷說大端。正其荒謬。初言元后之啓奸。孔相之頌德。客多裂眦怒視。拍案而起。及莽哭天於南郊。懸首於宛市。始皆眉飛色喜。貼然就坐。余復爲撮數戰功。歷陳政治。至馮寇破河內。延奔平梁齊。收隴蜀。定三邊。岑彭遇刺。伏波違讒。則座中諸客。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矣。因共懲諛。重爲編次其事。敦促至再。爰是遮拾史事。繫以末識。編爲八卷。友人南賓生見之。議曰。此事提要。了然貫串。繹史之儔。曷不別自爲書。願自瀾於稗官爲哉。余笑曰。鄭氏少贛不云乎。興從俗者也。曰。然則子特自寫性情。而好惡因人者與。夫豈其然。時歲在旃蒙大淵獻竹秋。清遠道人書。

繪圖東漢演義目次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覺	一	第十七回	誅王郎鄧禹入關	五四
第二回	偽學趨權附五侯	二	第十八回	斬李軼光武卽位	五九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五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	六二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六	第二十回	赤眉敗諸將平南	六七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八	第二十一回	吳漢朱浮激楚薊	七〇
第六回	攝君位宗室興戈	一四	第二十二回	蓋延耿弇定梁齊	七三
第七回	頒大誥羣雄舉義	一六	第二十三回	馬援入洛識眞主	七九
第八回	去號位太后興悲	二一	第二十四回	竇氏請師封兩侯	八四
第九回	作符命大啓邊兵	二五	第二十五回	掃隴西三將殞命	八八
第十回	肆凶淫自戕骨肉	三一	第二十六回	滅子陽全蜀歸心	九三
第十一回	赤眉逞勢斬廉丹	三三	第二十七回	三邊績用伏波死	九六
第十二回	馬武興師誅甄阜	三六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覃薄后尊	一〇一
第十三回	鬧昆陽南郊哭天	四〇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畫雲臺	一〇八
第十四回	搜漸臺宛市懸首	四四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	一一四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四七	第三十一回	肅宗愛色容權戚	一一九
第十六回	循鉅鹿將佐歸心	五一	第三十二回	桓帝誅賢寵宦官	一二三

光
老
帝

















繪圖東漢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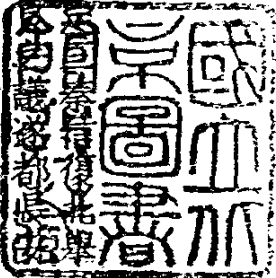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寶

漢朝自高祖起沛引兵自南陽入武關破秦項羽背約分王漢中後得韓信拜為大將遂東出陳倉秦將復北舉燕趙東擊齊南會楚五年之間卒破羽于垓下天下大定定都長安初滅楚時建都洛陽從寡敬張秦將復北舉長安在洛陽之西故後世號為西漢也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傳位與長子盈是為惠帝帝本孝見呂太后所為慘毒寡恩常懷不樂一日太后酖殺御弟趙王斷其母戚夫人手足去眼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大驚哭曰此非人所為朕何以治天下由此日惟飲酒作樂不聽政事鬱鬱七年而崩帝無嗣呂太后取他人兒為太子立為少帝後又殺之更取他人子立為後少帝太后自臨朝稱制盡封諸呂為王欲滅劉氏之祚幸得太尉周勃左丞相陳平協謀太后崩悉捕諸呂斬之迎代王恆即位是為文皇帝帝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文帝恭儉有王者規模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富庶至景帝在位十六年遵守成業蠲民租減笞法倉廩府庫充實至於朽不可用但刻薄尚刑名之學以至激變七國賴周亞夫討平之後亞夫子為人所告事連亞夫召詣廷尉不食嘔血而死武帝雄才大略煥然可述在位五十四年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太學又逐匈奴通西域平南越開朝鮮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可謂盛矣然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幾類秦治幸其末年悔過壬辰二月親耕于鉅定還見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閱閱功勞特以前曾訟太子之寃一言悟主數月之間取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先是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十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壯健民詣田所懇田築亭以威西方之國時上深悔既往之非聞奏乃下詔曰朕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佃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乏食道死者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亡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佃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教民治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

繪圖東漢演義

第一回

一



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欲立爲太子。以其年穉。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祿大夫霍光。後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弗陵卽位。年纔十歲。是爲昭帝也。童穉之年。能辨霍光之忠。惜天嗇其年。壽二十二歲而崩。帝無嗣。立昌邑王卽位。王昏亂。淫戲無度。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巳卽位。是爲宣帝。帝在位二十五年。勵精圖治。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惜乎治雜於霸。文景之治。不復存矣。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闈宦。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察其罪則爲基禍之主。按兩漢凡二十五君。共坐四百二十六年。天下計西漢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東漢君一十有二。共年百九十九。六那二十五君。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光武明章和殤安順冲質桓靈獻。前部西漢演義。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讀者費了數日功夫。只知得數年之事。其子孫坐了幾年天下。孰爲聖明。孰爲昏暴。竟茫然不知。如看一兩齣戲。文熱鬧半天。還是有頭無尾。至平帝如何失了國。王莽如何便篡了位。樹必先朽而後蟲生。做東漢的。更不叙明根源。這又叫個有尾無頭。更是悶事。今重新演說光武中興故事。順便將西漢一代之事。約略補述在前。令讀者於一代興衰。了然在目。且說宣帝太子名奭。溫柔慈善。帝極鍾愛。一日所幸的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大哭。痛不欲生。宣帝自進宮中勸解。只是不樂。帝令皇后遍擇美女於後宮。一家人子中得元城王氏女。名政君。其祖王賀。曾爲繡衣御史。時政君年方十八。嬌媚秀發。送入宮中。太子一見。甚是歡悅。政君百體順承。自不必說。年餘生下皇孫。宣帝大喜。取名鶯。字太孫。常抱置左右。卽成帝也。宣帝崩。元帝卽位。立王政君爲皇后。元帝寵用宦官。誅戮忠良。漢家元氣。剝削殆盡矣。欲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僞學趨權附五侯

却說宣帝時有兩位宦官。一名宏恭。官中書令。一名石顯。官僕射。皆久典樞機。顯尤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意。旨元帝體弱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朝政。事無大小。皆顯自決。貴幸傾朝。時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同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望之堪舊爲師傅。帝信任之。因薦舉宗室更生。與金敞爲給事侍中。四人同心謀議國政。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深結恭顯望之等。既患許史放縱。又疾恨恭顯擅權。乃奏帝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之士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官。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

聞奏不能決。恭顯遂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譖愬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曰。數人皆國家重臣。未必如此。顯曰。且致廷尉問之。看是如何。上卽准奏。一日有事召堪及更生。左右回奏。兩人繫在獄中。須詔赦出。上初卽位。不知致廷尉爲下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立召恭顯責問。恭顯皆叩頭。上大罵。又叩頭。上無法處治。乃曰。汝二人且出。二人出。立請史高商議。高卽見帝面奏曰。陛下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但既下獄。宜因而決其罪。以免其官。不然。中外紛然議論。更累聖德。上從之。乃赦望之等罪。收其印綬。與周堪劉更生俱免爲庶人。後上念三人皆忠良。無辜削職。心甚不安。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懼其多言。因奏以爲中郎。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各處地震。殆爲恭顯專權。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奏上。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詞服。更生復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復効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守高節。恐不肯就吏受詘辱。而致其死也。顯等曰。望之前幸不坐罪。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又自託師傅之尊。若不屈之牢獄。塞其快怏之心。則聖朝難以施恩厚矣。且人命至重。誰不貪生。今望之所坐。語言薄罪。諒不致死。無足深慮。上乃點首允之。顯等卽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可鄙乎。遂飲鴆自殺。帝知之。大驚。拊手曰。朕固疑其不就牢獄。果殺吾賢傅。却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罪。良久。然後已。是時前後地震。日食。二月。雪霜殺桑。夏寒。日青。劉更生乃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在。威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異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時周堪張猛在朝。石顯等憚之。於是顯及許史皆言災異皆堪猛用事之咎。遂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猛爲顯誣譖。令自殺。後賢讀史。謂堪猛皆自取顛覆者。蓋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爲之理。戀戀於朝。何所補益。屢遭黜辱。宜矣。若周堪以受遺大臣。當望之。飲鳩之後。稱疾而去。不亦善乎。有京房者。善易。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悅之。數召對。一日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

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然今之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頻頻點首曰：朕已諭。房出，上亦不能退。顯時宏恭已死，專權者石顯黨與五鹿充宗爲尙書令，亦用事。深疾房，欲遠之。因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去月餘，竟徵下獄殺之。初，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學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然而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機，纔得爲郎，便欲去。上所親信而不用，元帝之庸懦亦難乎其免矣。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所不貴焉。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帝優柔不斷者十六年而崩，成帝嗣位，凡二十六年，初卽位，以母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又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是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奏曰：此陰威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會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災異疊見。乃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議者多歸咎王鳳，時儒者谷永見賢良直諫而死，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上書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竊恐陛下聽曖昧之警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頗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以慰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了一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卽以永爲光祿大夫。又悉封諸舅爲列侯。譚爲平阿侯，育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有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見鳳專權太甚，心頭按納不住。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實鳳專權蔽主之過。辭語愷切。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附者。於是章遂薦琅琊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久聞野王之名，欲倚用以代鳳。鳳聞之，卽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兀兀不安。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又使尙書劾王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不敢正視。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方畢至。因而博取聲譽，好士養賢，傾財施予。劉向素懷精忠，常作洪範五行傳論，又上列女傳新序說苑，因事著述以諷上。上心知其意，然終不能奪王氏權。至是得上封事極諫曰：王與劉勢不並立。如有泰山之安，則下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

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及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未封侯。曼子莽。字臣君。善事伯叔。鳳臨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乃封爲新都侯。時永始元年乙巳。越二十年乙丑。莽遂行篡逆。此按史記。至成帝酒色亡身。哀帝嬖幸盈朝。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却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簡書。日食者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漢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日食地震三倍。於春秋水災大旱。則無以比數。綏和二年九月十五日。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爲自古所無。朝廷凡有官員。皆召對。此時災變疊見。吏民上書。無不以爲王氏專政所致。上卒不悟。安昌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一日。帝至其私第。辟去左右。將吏民所言示禹。曰。上天示異。吏民不約而同。皆以爲王氏所致。王氏一門。何以獨能上千天象。劉向素稱博學。亦以爲然。朕終不解其義。經傳頗有記載。吏民所言。亦頗合經義。禹爲老臣。學問非人所及。又朕所親信。願詳言之。以決疑衷。禹見自身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因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爭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改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素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時有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衆公卿同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急問其人。是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簇雲下。雲攀擊殿檻。御史強拉之力。猛檻折。雲大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於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諍。慶忌叩頭。頭破血流。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但輯之。留以旌直臣。却說成帝性耽酒色。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又嘗爲微行。出入市井郊野。遠至傍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即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朝野不敢誰何。故假稱之一日。微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大悅之。以爲僮仔。飛燕本姓馮。父名萬金。貌絕美。善爲凡靡之樂。聞者心動。江都王有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遂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乃稱疾居王宮。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姓趙。宜主纖

便輕細舉止。翩然人因謂之飛燕。合德嫩體膏滑。出浴不濡。而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絕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妹流轉至長安。以組文刺繡。出入陽阿主家。至是入宮。得幸。寵冠後宮。未久立為皇后。先是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飛燕入。后寵乃衰。復譖告。訴皇后。班婕妤咒詛主上。遂廢許后。而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終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班氏一女子。吐屬安閑如此。且始不挾恩。怙寵。後能知機引退。有怨歌一首。至今詞人傳誦。歌曰。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颿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及上聞后女弟合德歌。以百寶鳳毛輦。迎入宮。帝幸之。大悅。以轉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號為趙婕妤。帝無嗣。趙后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翼護之。后終無子。后寵少衰。合德益貴。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飾之。自來後宮。未嘗有焉。時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治。遍求奇藥。得春卹膠。以遺昭儀。每進帝一丸。一幸昭儀。一日醉後興狂。乃進帝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休。抵明宮中。忽大譁。眾宮奴內侍大驚。齊集宮門。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却說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且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入宮。次日晨早。忽聞宮中大亂。皇太后急自進宮。只見帝挺臥帳中。已不能言。陰精湧出。不止頃刻。氣絕。太后立詔大司馬王莽。究問發病狀。趙昭儀已自殺矣。帝無嗣。早已內定。定陶共王之子欣為太子。於是即位。即哀帝。以孔光為丞相。罷大司馬莽。就第。帝欲收攬威柄。而很愎不明。初以師丹為大司馬。又策免大司馬。遣就國。而以丹為大司馬。以傳喜為大司馬。後以共皇立廟。京師事下議。獨師丹以為不可。不合上意。以細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免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又以朱博為丞相。孔光忤傳太后旨。免為庶人。師丹亦免為庶人。大臣黜陟無定。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免司隸孫寶為庶人。時侍中董賢。性和柔便佞。少上三歲。美麗無雙。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

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於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爲賢起冢塋於義陵旁。周垣數里。於是鄭崇極諫。上責崇曰。君自門庭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織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衆心。蓋尙書令趙昌諛旨。奏崇與宗族通來往。疑有奸詐。於是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而崇死獄中。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諫大夫鮑宣復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侈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傳。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尙容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覽奏不喜。以宣名儒。優容之。明年復益封董賢二千戶。時王嘉爲丞相。乃封還詔書。諫曰。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不宜濫授。董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竭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云云。上大怒。召嘉詣尙書。以他事責問。孔光等遂奏嘉迷國罔上不道。詔召丞相諸廷尉詣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嘔血而死。以孔光爲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家。光聞賢來。知上欲尊寵董賢。乃警戒衣冠。出門以待。望見賢車。乃垂手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趨出拜謁。迎送恭謹。不敢用賓主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上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上方珍寶。盡歸董氏。嘗共上寢。寢左右白事。上欲起。而賢偏籍上袖。恐驚賢寐。乃斷袖而起。其寵愛如此。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閔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閔出。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諠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之。元壽二年五月。以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五歲。在位六年。太皇太后聞帝崩。立即駕往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曰。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至。以太后旨。使尙書劾董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免冠。徒跣詣闕。莽又以太后有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賢歸。與妻即日皆自殺。

家人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開驗，因埋於獄中，籍沒其家財，得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太皇太后乃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太皇太后即元帝后王政君莽之姑也。於是孔光以下皆舉王莽，忽有兩位大臣出班大聲曰：不可不可。二公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且說朝中文武何以都趨附王莽，蓋王莽最爲奸詐。成帝初即位，即委政王鳳，王氏勢極威，劉向所謂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也。時五侯諸子，惟知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獨莽覬覦神器，心懷篡逆，見主無剛斷，臣乏骨鯁，一時朝野所尊信儒臣如谷永、孔光、杜欽、張禹之徒，惟知規免禍患，依憑寵祿，殊易牢籠，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內事諸父，外交英俊，及爵位益尊，簡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又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忍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慝惟求名如此。哀帝漁色喪軀及崩，無嗣，未議迎立，太皇太后先欲以大權歸之王莽，於是詔公卿僉舉可爲大司馬者，時宰相孔光欲媚太后，以固寵榮，乃出班奏曰：新都侯莽，才高管晏，德並伊周，允堪厥任，於是光以下文武兩班同聲應曰：大司徒所舉是也。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近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言辭侃侃，太后竟置若罔聞，竟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時朝中議論迎立之事紛紛不一，太皇太后一聽王莽主裁，時中山王興子年方九歲，宗支親近中，最爲年幼，故衆大臣無一人議及，而王莽獨利其年幼，與太后議定，遂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立以爲帝，即平帝也。莽以孔光名儒，會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甚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侯王立雖不居位，莽畏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百官總己以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現風采，黨與即承其指意而顯奉之。莽則稽首涕泣，固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焉。此時內外都已布置，而心急行篡，終礙太后精明。一日忽然得一妙計，孔光嘗稱我功德比周公，周公之時有越裳氏重譯來朝故事，此時正好借用，即暗遣心腹前往益州，如此如此。一日忽有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對，於是王莽啓太后以爲越裳氏不通中國者千有餘年，今德教遠敷，重譯來貢，允宜以薦宗廟，羣臣乃共奏曰：幼主初嗣，此大司馬莽之功德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即詔尚書照此辦理，莽乃上書言臣與孔光

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殺光等之功。置臣莽於勿議。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大師。莽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王莽尙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故爲惶恐不得已。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至庶民。繹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諷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太后下詔曰。自今以後。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權盡歸莽。勢與人主侔矣。時大司空彭宣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大中大夫琅邪潞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皆優禮遣之。又有故南昌尉梅福。字子真。言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福九江壽春人。博學通經。成帝時。見權威用事。便棄職居家。修身樂道。成帝永始三年。王鳳已死。莽復弄權。福看不過。意嘗因縣道上書。直指時事。婉切極諫。上不納。至是棄家而去。人傳以爲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却說平帝乃中山王興之子。旣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曰。前者哀帝立。皆太后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前事爲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竇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名字。見莽隔絕。平帝母子心非其行。又恐久後受禍。私自通書與衛寶。教衛后上書謝恩。因而陳說。傅丁舊惡。庶幾得至京師。先是元帝昭儀傅氏。甚有寵。生一子爲定陶恭王。及恭王薨。子欣代爲王。會成帝無嗣。傅太后乃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成帝舅驃騎將軍王根。求立王爲漢嗣。諸人更相稱譽。定陶王欣賢。遂徵入。立爲太子。哀帝立。乃尊傅太后爲太皇太后。帝母丁氏爲皇太后。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又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又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傅太后元壽元年崩。丁太后建平二年崩。及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乃貶傅太后爲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哀帝后乃定陶太后從弟之女也。哀帝爲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卽帝位爲皇后。至是令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逼令自殺。趙皇后卽飛燕也。哀帝時。雖有王太后在內。而莽無權。故恨之入骨。及衛后書上。順其指。遂益以七千戶。爲后湯沐邑。時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以奉孝王之後。亦賜黃金百斤。而不令至京師。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一面。而不可得。悲痛萬狀。字復教令上書。但益戶邑而已。字乃與其師吳章及婦兄呂寬商議。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然後說令歸政。會事發覺。莽執字送獄。飲藥死。字妻懷子亦繫獄。候產子後殺之。莽奏言字

爲呂覽等註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乃至於刑措，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衛寶女爲中山王后，亦黜其后位，而徒置合浦。唯衛后在後，亦廢爲家人。乃窮治呂覽之獄，連引郡國豪傑，平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紅陽侯、平阿侯等。使者退，守皆自殺。忠直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吳章特腰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有平陵人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是吳章弟子，願棄官抱棺殮葬之時。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身。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帶家屬浮海。客於遼東。時有大司馬護軍王商奏曰：安漢公之子字，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字遭罪，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此宜頒於郡國，令學官用爲教授。事下公卿議。羣公乃請令天下能誦公此戒者，以著官簿用之。得選舉比孝經焉。莽欲以虛名悅太后，自言親承前孝哀丁傳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減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乃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宜以時食肉，愛身爲國也。莽既上媚事太后，下至傍側長御諸人，方故萬端，不可勝紀。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乃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允，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也。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之嫡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采己女，當卽上言：身無德，女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而庶民諸生，卽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若彼。安漢公威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成，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諸人分部諭止，而公卿及諸生上書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曰：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純。莽曰：願且見女。太后遂遣長樂少府宗正尙書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大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吉。於是公卿大夫同奏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所以重宗廟，孝之至也。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思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供朝。

賈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還所益之田。太后許之。有司又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辭讓受四千萬。而以三千三百萬予與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於羣妾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稱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直與張竦相善。竦者。博通士也。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替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無所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與內。孝友之德。衆莫不公。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於故舊。篤於師友。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不之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政。孝哀卽位。高昌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宋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墜如髮。詩云。人同憂斷。金相翼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勢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壓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賈里。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旋踵。日不移晷。霍然曰。除更爲孝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蔡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功德。同感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有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爲皇帝立定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於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於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逡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師羣下。弭躬城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於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速給，物物邛市，日閱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封邑，入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大小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輸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屢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幅奏，靡不得所。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是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累累，豈非陛下知人之効，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賜元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爲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因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無吝。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由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卽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襖襦，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朝之執事，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及至青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邱幽之賞，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咸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特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無原者，賞不限，德無首者，褒不檢，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防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下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旣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

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形虞周之威。敕盡伯禽之賜。無希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下幸甚。

書上。太后以示羣臣。逢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據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鞞。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拜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鞞。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當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復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視事。雖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孔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之田。爲入尤多。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至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宜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時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太后卽准奏。莽乃起視事。元始四年。羣臣奏莽功德爛然。唐虞舉發。成周造業。誠無以加。詔議九錫之法。時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祿祭明堂。徵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助祭禮畢。封賞有差。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列侯宗室。見太后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統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宣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臻。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以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慚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戰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食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於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臣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五。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沐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奏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卽有所

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如無他禮，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裁幸，甄邯等乃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詞，連守闕庭，故下其書。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歡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於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遂賜莽九錫。先是遣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至是還言：「天下風俗齊同，爲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又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於是封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爲列侯。莽又思北方匈奴東方海外，南國黃支俱以重賂買其通貢，惟西域隔絕，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誠內屬。莽忽想得平日所爲，止劾傳太后一事，最爲合禮，且因此致怨，被遣就國。前雖貶傳太后爲其王母，丁太后爲丁姬，而逼死傳皇后，猶未足快意。於是復言其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塚，高與元帝山齊。又棺中有帝太后太皇太后暨綬，不合禮禮有改葬，請發其王母及丁姬塚，取其璽綬消滅之，而徙歸定陶葬其王塚。次太后以爲既往之事，不須復發，莽必欲掘其塚，故爭之，不知掘否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攝君位宗室興戈

却說王莽要掘哀帝母及祖母傳后塚，墓太后不忍，莽固爭要掘，遂遣將作大匠前往渭陵。時在位公卿大臣阿莽之指，皆爭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持具前往助掘。先發傳太后塚，崩壓殺數百人，及開丁姬、柳、柳尸，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槨中器物皆燒燔，原棺皆名梓宮，衣珠玉之衣，莽命換以木棺，剝去珠玉衣，既開傳太后棺，臭聞數里。時又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槨中，一時有數異焉。且說平帝年十三矣，頗有知識，見莽所爲詐僞，慘毒日甚，黨羽遍朝野，雖居帝位，舉目無親，如坐焚籠，常是憂形於色。莽早已看心中，於十二月臘日，莽親上椒酒，遂置毒酒中，帝纔飲入，腹頓覺熱如火，五臟欲裂，大呼曰：「王莽弑君也。」莽急以他辭亂其語，令左右扶入宮中，自却奔至泰時，請命。泰時者，元鼎中立太乙及帝祠壇於甘泉，是爲泰時也。莽至泰時，戴璧秉圭，懷中取出所以願所身代策文，藏之金滕，置於前殿，敕諸公不得漏言。不一時間，宮中傳言：「帝已崩矣。」時元帝世系已絕，而宣帝曾孫現在爲王者有五人，列侯廣成、王顯等有四十八人，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者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鷲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其丹書着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

帝莽使羣公以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聽許於是莽居攝踐祚服天子黻冕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其祀宗廟享祭羣臣贊曰假皇帝百姓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明年改元曰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弼甄邯爲太保後承却說漢朝初得天下懲秦孤立之禍大封同姓子弟以鎮撫四海藩衛王室至景帝時七國變起後主父偃復勸武帝行推恩之說以弱諸侯諸侯寢以衰息矣哀平之際王莽專柄宗室競尙阿附取容故莽肆無忌憚得以盜竊神器此時却惱了一位宗室乃安衆侯劉崇憤曰篡逆之跡已著而猶以周公待之豈天下皆聾聵耶因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乃莫敢先舉此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曰人孰無死爲社稷死榮於卑污圖存也况爲忠義倡首雖事不成爲後世起者鼓其氣亦善矣遂與從者百餘人進攻宛不得入而敗張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遂與劉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勿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充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日臨朝統政發號施行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肩首復爲人者孿然成行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歎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譽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后日仄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論至意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異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諱哉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旣已誅討而潛其宮室以爲汙地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班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咸欲籌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即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

之願。願爲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滸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示四方。於是莽大悅。以杜爲千戶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又封張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鬪。不如巧爲奏。伯松竦之字也。時人無不唾罵竊笑之。竦固詡詡然。自以爲得意。竦祖張敞。爲宣帝時名臣。數治劇郡。有聲。爲政以經術自輔。又嘗爲婦畫眉。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其時王太后數出游獵。敞以書諫。后遂不復出。霍氏貴盛。敞時爲山陽太守。聞之。卽上封事。以爲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世。皆使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天下。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三世無所患苦。云云。上甚善其計。而不能用。使用敞言。則霍氏無族滅之禍矣。然霍光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公忠蓋世。惜不學無術。不能斂抑妻子。使千載後。徒悲惜漢宣前不能從敞計。早爲之所。後不能存一孤幼。以奉功忠之祠。則敞之一疏。足以昭鑑後世。願不重歟。使元成哀平之際。有敞鳳。且不能專權。何有於莽之醇盜虛聲者哉。竦之無恥。玷辱乃祖矣。竦死無子。遂絕敞後。云。却說莽得竦奏。狂喜之極。旣封嘉竦。又封王舜之子匡。爲同心侯。林爲悅德侯。時孔光已老死。乃封其孫壽。爲合意侯。甄豐孫匡。爲并力侯。益甄邯孫建。各三千戶。正在封賞諸臣。忽見一宦者。捧羽書倉惶奔入。奏曰。今有東郡太守翟義造反。雄兵十萬。所向風靡。將入長安。各郡縣文書雪片般飛來。莽大驚。急取羽書觀看。莽未看畢。已嚇得魂飛魄散。面如土色。不知申報何等利害。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頌大誥羣雄舉義

却說霍義。字文仲。汝南上蔡人也。乃故相方進之子。方進幼孤學。給事太守府小史。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求相。因問當從何術。可以上達。蔡父奇其形貌。告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衣食。方進讀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中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十餘年間。擢爲丞相。封高陵侯。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無不當意。又善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而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後以災變。上賜册。乃自殺。長子宣嗣侯位。宣亦明經。篤行君

子人也。義其幼子。年二十。爲南陽都尉。吏民不敢動。威振南陽。後爲宏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爲東郡太守。數歲。聞平帝崩。王莽居攝。大怒。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莽。公行篡弒矣。平帝晨起臨朝。飲莽酒。不日終。七孔流血而崩。是以鳩弒君也。公然踐祚。服天子徽冕。南面朝羣臣。出警入蹕。是已篡位也。漢家親王列侯。猶有百數。乃擇二歲之幼稚。以爲孺子。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天下人心耳。方今元帝親支已絕。王太后實滅漢之罪魁。朝臣盡助賊之奸黨。而宗室衰弱。外無強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慚於先帝。今欲發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甚是勇壯。慨然許諾。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於是九月九日。衆官會都課試之時。義對衆宣言。舉義之事。無不踴躍願從。獨觀縣令畏莽威權。不附義。遂斬之。因勒其車騎將官士。再募郡中勇敢者。得數千人。舉兵并東平地。立劉信爲天子。信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爲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爲王。義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中尉舉丹爲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此檄一出。郡國日震響應者。日衆。比至山陽。衆已十餘萬人。莽得報。大懼。無所措手足。其黨親孫建王邑等曰。翟義一郡守耳。兵雖衆。烏合無紀律。方今雄兵皆在京師。臣等掌之。藩鎮宗室。皆虛名無權。何足懼哉。但陛下初登寶位。義以一郡守振臂一呼。衆至十餘萬。足見民心猶未忘漢。設有繼起。綏撫誠難。今當命將益兵。鎮守關隘。以防竊發。而固人心。再以重兵東向。義爲蠶粉矣。莽大喜。乃拜成武侯孫建爲奮武將軍。成都侯王邑爲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爲強弩將軍。城門校尉王况爲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爲奮衝將軍。建威侯王昌爲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况爲奮威將軍。凡七人。令自擇關西健漢爲校尉軍。吏挑選關東甲卒三十萬。東征。一面以太僕武讓爲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並爲橫野將軍。屯武關。紅休侯劉歆爲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承丞陽侯甄邯爲大將軍。屯灊上。却說孫建等。帶領雄兵往東進發。一日探聽義兵屯札陳留。相去不遠。建卽傳令札下大寨。次日命強弩將軍王駿帶三萬人馬。前去攻打頭陣。奮武將軍竇况引兵一萬接應。駿等欣然領軍前進。時翟義已打聽莽兵到來。與劉宇等商議曰。建等兵多將勇。今初至。其鋒誠不可當。須用奇以挫其銳。令陳豐領兵二萬。前去應敵。義與都尉各引兵五千。左右抄出其後。必取勝也。王駿到來。只見義陣整齊。旗門開處。一將出馬。年才弱冠。開口便罵。篡賊之走狗。駿大怒。舉鎗便刺。駿本輕義兵少。且非素練。今

見陳豐膚白態弱所執乃短兵銅錘一對殊不在意豐年雖幼却身軀矯捷力有千斤見駿鎗到單鎚一格一鎚早已飛到王駿大驚急忙招架用盡平生之力戰有二十回合忽見陣後大亂王駿借勢敗回陳豐便揮軍掩殺且說寶况接應之兵相去五六里正在前行忽聽得金鼓齊鳴山凹中翟義劉宇兩枝伏兵冲出况兵大亂况雖老將難敵二面殺得人馬四散義等隨轉身來助陳豐正驅兵掩殺三人併力大獲全勝奪得旗旛金鼓馬匹無數王駿死戰得脫歸到大營查點四萬人馬折去一半次日翟義領一枝兵逼近大營挑戰孫建大怒自同震羌侯寶况領中營出陣命王駿劉宏王况王昌分左右翼只留王邑守營全軍盡出如山崩潮起翟義只帶兵三千却是膽雄氣壯突出以連弩逼射建陣大亂却退及兩翼兵到義已掣回建等掩殺轉過林子義兵一個不見只聽得四面金鼓之聲殺聲如雷建急傳令紮住陣脚不得亂動前進之兵隨即退回纔整隊伍忽然轟天震響義兵四面殺到不知多少人馬建等驚魂不定無處應敵只得混戰及天色就晚義陣鳴金收軍建亦不敢追趕緩緩結陣而退正遇王邑接應却說王邑初恐翟義又如前次分兵抄後故未敢擅動後聞軍聲忽遠忽近恐建有失始領兵前來計兩次交鋒折兵數萬矣且說王莽自遣將之後聞各郡傳說初因孔光揚雄劉歆等一班儒臣稱頌王莽德比周公又聞屢次辭賞賜辭爵邑又出錢助給貧民光等之言將毋可信但所行事亦多悖謬如董賢已死屍猶入獄傅太后實元帝之昭儀丁太后為哀帝之親母皆已葬而掘其塚開棺以露其軀為盜跖之已甚豈周公而至此况趙傅兩皇后生遭逼死平帝身為帝主年僅九齡慈母別居不得伴面莽子字為之畫策誠天理之良亦倫常之正而莽不知愧悔反興大獄即今者翟義移檄言莽毒殺平帝欲絕漢室為誠然矣紛紛傳說甚抱不平莽知詭詐之謀已露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又思世間終是愚人多乃倣周公大誥之文增策一篇遣大夫桓譚等頒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其文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常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哲能導民於安况其能知天命乎念我孺子若涉淵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云云長篇累牘深文曲義皆依書經口氣佶屈聱牙誥文頒到之處士民傳誦淺讀者不能成句多有老學究為之吟誦解說誦至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及帝不違卜故子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繇寡哀哉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泉陵侯上書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爲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爲子。知爲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等語。無不連連點首曰。原來如此。及讀至天慈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等語。尤爲搖頭頓足。拖聲哦誦。揚眉戟手曰。翟義劉信逆賊。獨不念漢朝累世大恩。反敢流言。惑衆耶。桓譚回朝。將此情形奏莽。莽大悅。乃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明告者。莽特製官名。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者。如古之附庸也。莽魂旣定。自覺穀棘之狀爲醜。乃謂羣臣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彰聖德。一日忽得逆賊敗報。又聞近京各處起兵。莽大驚。急命分頭探聽。却說王莽大誥所到之處。衆人紛紛贊頌。而罵翟義爲反賊。槐里地方最大。人物輻輳。有一好漢姓趙。名明。見一簇人擁着觀看。地方官謄示大誥。不知何事。乃分開衆人。看畢。大怒曰。奸賊已篡大位。猶敢舞文愚弄天下。耶聲如霹靂。衆人大驚。急就問曰。篡賊爲誰。明曰。孝元皇后之姪。王莽也。忽有儒服者數人進曰。此言取族滅矣。鳩毒之事。夫誰見之。復予明辟之文。炳炳烺烺。小子無妄言也。明曰。誤天下事而釀禍患者。大抵皆公等迂腐庸俗之徒也。不知事勢貽誤機宜。在朝則附和以固寵榮。在里則逡巡而惜身命。君父之難可忍。污穢之事又胡不可爲乎。天下大權盡歸王氏。已四世矣。今明據天子之位。而稱皇帝。猶以爲非篡非弑。不知汝輩是何肺腑也。寧必待孺子已冠。而不反政。遲十數年嘗試之。而後攻之乎。抑近而待其復如平帝。而後誅之乎。平帝鳩死有迹。猶以未見爲解說。若孺子只須絕其乳哺。更無迹可見矣。再擇一襁褓中兒而立之。其立與不立。權在王氏乎。在劉氏乎。在庸庸碌碌人之手乎。不待辨而明也。君等全無血性。枉有鬚眉。我高皇帝誅強暴之秦。百戰而有天下。前後相承二百餘年。深仁厚澤。過於寰宇。被一王太后鋤滅忠良。而親母黨潛移國祚。而絕夫嗣。然坐視此賊肆然而爲帝。則明有赴東海而死耳。不忍爲詐僞賊之民也。言未畢。見一大漢叫跳如雷曰。不必多官。與迂腐子談。徒喪人神氣。揮之速退。某願與公同赴國難。萬死無悔。明大喜。拱手問其姓名。答曰。小弟姓霍。名鴻。家離城不遠。蒙不棄。乞同至舍一敘。何如。時衆人除聞二人大言遁去者。尚聚百餘人。同聲譁曰。某等亦何能作詐僞之賊之民。亦願同死耳。遂一闕同至霍鴻家。來數日間。聚至萬餘人。乃相與謀曰。聞得翟義兵勢甚盛。莽賊欲一鼓而擒。以威天下。故諸將精兵盡往山東。京師空虛。我等戮力直攻長安。若得入城。捉住王莽。縛至太后之前。同一班阿諛諂佞。無恥賊臣。問莽有何功。有何德。敢假冒周公。而無

慚作。問羣臣。腰金衣紫。附賊忘君。只圖一時寵榮。不顧千年遺臭。富貴安在。徒玷祖宗。再問太后。漢朝后妃之家。如呂霍上官。幾危社稷。皆就滅亡。太后知之乎。然奢僭比之王氏。百不及一。滿門盡貴。弟曼蚤死。猶憐念追封。而用其子弟。一門十侯。五將。其有素抱忠真。不阿呂老太后母家者。誅戮淨盡。孤心雄胆。佈滿朝廷。呂后雖毒。朝中猶有舊臣。忠正也。今親見夫嗣滅却。社稷傾危。所以與劉氏者。若此。爲王氏則富貴尊榮。而至於爲皇帝。南面朝諸侯。以一婦人。縱未如此。誠自古所未有也。設非安衆侯。建大義於前。翟太守。奮孤忠於後。則漢家烈烈轟轟之天下。遂沒沒忽忽而失之。使後世以周公爲迷衆之旌旗。尙書爲竊國之祕譜矣。高祖之創此大業也。拔堅執銳。履險蹈危。頻死者數矣。子孫得太后如此賢婦。引用如此賢姪。假元聖之徽號。套尙書之舊文。不費張弓。隻箭。唾手而得天下。豈不痛哉。然太后春秋高。亦嘗自計。升遐後。梓宮當作王氏之新陵乎。抑歸元帝之渭陵乎。人死而無靈。人死如有靈。則太后何顏以入高祖之太廟乎。言辭未畢。衆軍鼓掌稱快。勇氣百倍。遂建旗討賊。聞風相附者益多。不半月。衆至十萬。乃鼓行而東。所向披靡。報入京中。莽猶戰慄不安。復以安鄉侯王暉爲車騎將軍。屯城外。令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西出。以拒趙霍。莽猶戰慄不安。復以安鄉侯王暉爲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爲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爲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再說孫建等東征。兩次大敗。因共相商議制勝之策。王邑曰。義軍雖非素練。其氣甚壯。先聲足以奪人。我軍未免倚衆而輕敵。此所以敗也。今當結營固守。以驕其志。俟彼軍心稍懈。然後以全軍精銳壓之。又先發輕騎一千。抄其後以奪城。一軍逐北。則全軍繼之。兩路而逃。則分軍逐之。務以一戰而收全功。建等大喜。翟義等連日挑戰。王邑兵堅壁不出。義躁極曰。似此。何日得達長安。以誅逆賊。蘇隆曰。此以前者兩次挫其銳。欲反勞爲逸。且以驕我兵也。義曰。然則如何。隆曰。賊兵勢大。欲以數倍之衆壓我耳。此時只恨孔光劉歆揚雄等一班詔佞賊臣。以伊周頌莽。迷痼天下耳目者已久。不然。豈無一二豪傑興義兵以相應哉。此時京師空虛。若振一旅之師。以入長安。則大事濟矣。今惟有捨死拒敵。勝則長驅。敗則東走。彈丸之城。不足以守。直棄之以圖後舉可也。忽報孫建領兵殺來。義令陳豐出陣。兩馬相交。十數回合。孫建看看抵敵不住。王邑一馬衝出。這邊劉璜接住。廝殺纔五七個照面。那邊五將齊出。劉璜一時着慌。刀砍鬆一鬆。被王邑一鎗刺落馬下。借勢揮軍掩殺。陳豐等不敢戀戰。且戰且走。直追至菑嚴鄉。侯劉信都尉劉宇領二萬生力軍。正到。陳豐性起。換了馬。翻身復殺回來。雙鎗入陣。只見金光迸裂。逢着便倒。這邊軍士看得興氣勃勃。劉信將旗一招。揮軍齊進。邑陣大亂。退走。反將劉宏王况等接應。人馬衝動。自相踐踏。死傷無數。陳豐

等見前面兵多，亦不敢再追。王邑等大軍遂頓陳留城。翟義此次大敗，折去劉璜軍士死傷大半，只存三四萬人。忽聞得三輔大亂，自茂陵以西至笮二十三縣，刀兵並發。義等大喜曰：人心相近，天下豈無豪傑？乃率衆人圍城，以觀其變。建等亦未敢追襲。後聞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劫略吏民，義跌足歎曰：無能爲矣。奈何不聲討其罪，直入京師，而乃近盜之所爲，殆漢祚當絕，奸賊乃得天助耶？却說孫建等得勝捷書，報到京師，莽喜因大赦天下，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早崩，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子之寄，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爲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旣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乃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衆，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殃，天所滅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緒、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天氣清和，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恭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建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鞞纒，朱輪車，卽軍中拜授。詔書到日，歡動三軍，遂復攻義圍，住圍城三匝。義等晝夜輪班守禦，城卒不下，困至月餘，糧草將盡。義會衆議曰：自古無純盜虛聲，堯名桀行而不敗者，况莽惡已盈，豈能久乎？恨義力微，時鈍，不能生扶莽首。義死固甘心，嚴鄉侯已建名號，不可辱也。當速改庸裝，令陳豐相輔，明日義開城出戰，可借勢逃出。信大哭，不願獨生。陳豐曰：勢已如此，何暇作兒女態？但母舅當護駕，出亡。今豐決死戰，豐願多殺賊而死，不願隱忍以生也。義曰：我已籌之熟矣。賊固願得我首而甘心，我一死則捕獲緩矣。次日各飽餐結束，懷乾糧，午後開西城門，大喊殺出。建等圍久，出乎不意，義軍皆死命，無不以一當百。孫建下令曰：翟義罪魁，務須生獲，不可令渠逃軼。揮衆急追，離城十里許，義復奮勇死戰，天色已晚，被其走脫，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去號位太后興悲

却道翟義拚命殺出重圍，王邑等不肯捨，緊緊追趕，看看趕上，義又翻身關殺，終是死命。邑軍雖衆，不能圍住，反多殺。

傷會日西沉。乃收兵進城。搜捕餘黨。一無所獲。劉信陳豐。早同衆百姓混出城來矣。呂等商議分頭追捕。時司威陳崇爲監軍使。乃曰。追捕自不必說。但此時大功已建。攝皇帝大喜誇當先上一本以取其歡心。若義信等釜中之魚。尙安所逃哉。衆人大贊所見極是。共請陳崇修稿。其略曰。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咸應兆占。是謂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孫建等讀畢。擊節歎賞。以爲得淑德侯張伯松之神髓。書上。莽果大悅。再說翟義。次日對軍士曰。義食君之祿。世受國恩。志切討賊。憤不顧家。事不成。死其分耳。諸君從至此。尙何能爲乎。趁追兵未至。各自逃生。義捨一死。以絕大衆之累。時手下不足二百人。同聲曰。誠如公言。但我等且走。幸得脫。則隱伏以俟時。若追至。則捨死命以殺賊。奸莽行篡弒。則凡莽所指揮者。皆貪利忘君之逆黨。多殺一人。亦足以稱快。言未畢。只見塵頭大起。義急揮衆速走。衆不聽。義只得部勒。分作四隊迎敵。人人奮勇入陣。橫衝直撞。如惡龍攪海。王邑那邊。反嫌人衆礙事。自相沖擊。死傷無算。晌午後。義衆漸漸相聚。得百餘人。殺開條大路而去。至固始地界。義令軍士盡棄盔甲。裝自逃。衆軍士抵死不肯相捨。義乃給開衆軍。急拔劍自刎而死。衆軍大哭而散。弗掩埋之者。令邑等得之以媚莽。免大索累天下。從義之志也。邑等乃將義尸磔於陳都市。廣捕卒不能得。劉信遂班師回朝。莽乃盡壞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塚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及五毒并葬之。時君攝三年正月也。於是復命王邑引兵西。王駿以無功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爲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爲彊弩將軍。中郎將李芬爲厭難將軍。同與王級等合擊趙明。翟鴻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怨莽。乃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遂誅永。遺護羌校尉竇况擊之。二年春。竇况等擊破西羌。至是乃并錄其功。以大小爲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其功。封云。太后復詔進莽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莽姪光爲衍功侯。孫宗爲新都侯。莽旣滅翟翟。自謂威德日盛。大得天人之助。遂稍示意謀。卽真之事矣。九月。莽母死。無哀意。羣臣察得其指。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或就法度。安輯海內也。昔殷成湯旣沒。而太子早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旣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周有刑措之風。今太皇太后。比

遭家之不造。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孺子幼小。未能共上下。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殷鑑。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此其所以保佐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太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願其私親。周禮曰。王爲諸侯。總纓弁而加環絰。同姓則總。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總纓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之服。以應聖制。莽心悅。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此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今宗室饒廣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皇帝。如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未央之前殿。臣與太侯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自此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之前。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及天下奏言事。毋得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據天命。臣莽夙夜思其篡逆。故常言令與周之成。王秉德。奏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其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予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知莽欲奉符命。卽眞羣臣乃博議。別奏以成其事。梓潼人哀章。卽作銅匱爲兩檢。其一署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邦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爲眞天子。又書莽大臣八人。又取名王興。王盛。及自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卽日昏夜。時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詔書曰。予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未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民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

月之朔。却說王莽本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之後。其本系久已迷失。莽好誇誕。自起意圖天下時。始自謂為黃帝之後。云初漢高祖入咸陽。至灞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印和氏璧。李斯所篆刻也。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傳國璽。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既篡位。乃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汝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四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輒奪取其國璽。全不思義。人如此者。虎狼不食其餘。天下豈有汝兄弟耶。且彼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即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言此。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然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且死。知汝兄弟終族滅也。舜既得璽。奏之。莽大悅。於是莽以新國元年正月朔。御正殿。受諸臣朝賀。羣臣舞蹈。山呼畢。莽乃下詔。命羣公諸侯卿士。奉太皇太后璽。敕命去漢號焉。初。莽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緩恐不見聽。沉吟微示其意。而莽疎屬王諫。欲詔莽。乃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自思。當日為弟兄子姪。費盡心思。三世擅權。五將秉政。以致上干天象。亦惟有誅戮忠良。以庇護之。及哀帝崩。莽已免就國。是我遣使者馳召來京。又違忠臣何武公孫祿之正論。親授莽以大司馬之權柄。以至唾手得天下。今日尚不能容我一老朽之婦。猶欲廢去之。豈不痛心。因悲懟而言曰。王諫之言是也。莽見太后喉中哽咽。淚流滿面。因曰。此悖德之臣也。其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太后聽言。莽遂命公卿大夫。奉太后新室璽。綬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莽既去太后漢號。乃立妻王氏為皇后。幼子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王。封永子六人為公。按莽四子。長字次獲。次安。幼臨。字獲皆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太子。大赦天下。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潁陰。隔重邱。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嗣焉。以孝平皇后為安定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予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已也。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

平晏爲太傅。封就新公。少阿義相。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封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封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太阿。右弼。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威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吏王威者。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尙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德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辨六畜。莽更改官名地名。紛紛不一。爲太子置師友。秩以大。夫。唐林爲胥附。李充爲奔走。趙襄爲先後。廉丹爲禦侮。又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就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力推不受。曰。吾受漢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誼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服飲食。積十四日卒。又召陳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莽以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之。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黜其職。待除於家。而曰。嘉新公國師。以待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王。惟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初莽爲安漢公時。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太后號爲新室文母。拒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乃毀壞孝元廟。更爲文母起廟。獨置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宴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有何罪過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所不爲。然愈不悅。至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太后崩。享年八十四。三月葬渭陵。與元帝合。而作溝以絕之。以長壽宮爲文母廟。元帝配食。坐於床下。亦可歎矣。後十年。漢兵誅莽。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作符命大啓邊兵

却說王莽始初折節要名。諸儒臣頌之爲周公。莽遂刻意效仿。初秉政。即暗遣心腹。假粧越裳氏。重譯來朝。後弑平帝。立孺子嬰。乃效周公輔成王故事。及翟義討罪。又仿大誥之文。迨翟義趙鴻等兵敗。自謂得天人之助。而卽眞位。以周

公爲不足法。又改稱大舜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於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命策於漢高皇帝之靈。令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欲法舜終於文祖也。又曰。予前在大麓。以至攝假。深惟氏漢三七之厄。二百十年也。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然自孔子作春秋。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天命。屬予以天下。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是時長安有女子名碧者。素姣好。忽發狂。叫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速還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奔呼不已。闕傾城市。莽聞。急令收捕殺之。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於其國。至卽墨攻城。不克。敗走。至長廣死。莽恐天下豪傑舉義興誅。乃遣五威將軍王奇等十二人。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其文爾雅。依古義而爲之說。大約言莽當代漢而有天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二百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卽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屢顯以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尙稱假。改元爲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壓上帝之心。然非皇帝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大復決其以龜書。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忠孝侯。故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入。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高廟。受命之。丁卯也。丁卯。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祇畏。葢然。閱漢氏之終。不可濟。臺臺在佐佑之。不得從意。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歡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更名者。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卽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千。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乙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又欲復古。

井田法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貧無立錫地後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圈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失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買之義書曰予則奴戮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事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瘵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魍魎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莽初居攝造貨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是時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與前大錢五十者並行欲防民私鑄乃禁不得挾銅炭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文屢更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詭言大錢當罷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例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者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又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買賒貨與民收月息自是四夷皆亂天下騷動矣且說五威將帥共七十二人分行天下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其北出至匈奴者乃王駿率甄臯王颯陳饒帛傲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曉諭以莽受命代漢之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改璽爲章而加莽國號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絃即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單于舉腋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曰印有何變更遂解奉上將率授單于新印亦不解視飲食至夜乃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嚮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更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取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言章有漢字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乃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莽不與

單于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平也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會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斬之，置離孤蘭文，將人衆二千餘人，毆音不舉，國亡。降匈奴，西域在玉門陽關外，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水，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在西域近西，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惇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源云。亦有三十六國，哀平之際，稍分至五十餘國，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服役匈奴。漢興至武帝，事征四夷，以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石建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相發我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貢女獻，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狂起亭，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營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後匈奴西邊日逐王畏漢，不自安，遂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乃置都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都猶總也。使總護南北諸道，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也。都護怡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爲西城之中，故都護怡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某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詳實矣。及莽遣五威將至西域，陳說符命，盡改其王爲侯，乃畔入匈奴，單于受之，興狐蘭支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帥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侯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又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刀護，遣人與匈奴南犂汗王南將軍相約，南將軍遂將三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西域都護但欽乃上書告急，莽大怒，乃降更單于，名曰降奴服于，奴曰降奴服于，威侮五行，背畔四條，侵犯至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罪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江等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罰，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故呼韓邪單于稽侯柅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轡尉載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寨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汗王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十匹，戲戟十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之長安，單于聞之大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令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乃遣左骨都侯、右伊秩皆王、呼盧訾及左貧王樂將共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單于又通告左右兩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

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五威將軍苗詠。虎賁將軍王况。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秋將軍王萌。出武郡。相威將軍李禁。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李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不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工徒丁甲卒三十萬人。衆都委輸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檄督催。以軍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候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乃同時十道並進。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爲十五。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刻。譬蠱蠱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成。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長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鄉民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備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自隨。則輕鎮者少。六軍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却說右犁汗王威。旣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蓋匈奴賤官也。後威子助死。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陳欽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驅畜產。去甚衆。捕得虜人。驗問。皆曰。孝單于威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莽乃會諸蠻夷。斬威子登於長安市。後威立爲烏累若鞮單于。時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勸威和親。當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以子登死。恨入骨。入寇虜掠不絕。使者責問。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威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然當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遣和親侯王歙。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

善于賜印紱歛昭君兄子也。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北邊自宣帝時，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攜國歸漢，稱臣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亂撓，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又十二部兵久屯在邊，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乃遣乃郎將繡衣執法，分鎮緣邊大勢，反各爲權勢，恐揭良民，貨賂爲市，侵漁百姓，天下復困井田法，溝漁經界，紛亂廢業，流離困苦，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制，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書曰：諸民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先是莽以錢幣訖不行，盜鑄者禁不止，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而犯者益衆，遂亦除其法。是時上下爭爲符命，取富貴，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天亂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尙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輝，光侯謝勗，長安令田終衛，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順承其意，莽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感心意，旣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而疎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卽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甚不悅，故徙大阿右弼大司空，豐託符命得爲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咸同列，豐父子默默時，豐子尋乃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黃皇室主者，莽女，婉靜有姿色，莽卽真時年已十八，爲后數年，而未通人道，莽哀憐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莽自謂土德承漢火運，故云黃室猶宮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乃令立國將軍孫建之子，威飾爲醫，往問疾，后怒，莽遂不復強，尋知其事，而歆女美，故作符命，莽以詐得天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天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逃，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劉歆子及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却，却侯泳，王邑弟左闕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匈奴，用重車載其屍，傳致云：時北邊莽以金幣彌縫，故匈奴外承順而暗侵掠，莽仍志滿氣盈，以爲四夷不足吞滅，忽報西南蠻匈奴反攻，殺牂柯大尹周歆，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大憂，急遣二蠻將軍馮茂發巴蜀，健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

益州。未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肆兇淫自戕骨肉

却說五威將帥出。改鉤町王以爲侯。王怨怒不附。牂柯大尹覺其意。設計誘邯至。席間殺之。邯。鉤町王名也。邯弟名承。大怒。遂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以伐匈奴。兵皆不願行。郡吏強迫之。乃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遠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乃歸咎高句驪侯。嚴尤奏曰。貉人犯法。不從驪起。卽今檢狃變心。亦當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叛。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詐高句驪侯。馳至而斬之。傳首長安。莽大悅。下書曰。乃者朕遣猛將。恭行天罰。誅滅虜寇。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抽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驪。平安東域。虜知殄滅。在於漏刻。此乃天地羣臣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平蠻將軍馮茂。擊鉤町三年。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其五。益州虛耗。而不克。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健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嶠蠻夾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天鳳七年六月。黃露四塞。七月。大風拔樹。北闕直城門。屋瓦皆飛。雨雹殺牛羊。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所封輒託地理未定。所與俸祿。皆終數歲不得。諸侯皆困。至有爲人傭作者。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剋剝民脂民膏。多家累千金者。是歲復明六筭之令。每一筭下。爲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又調一切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多爲盜賊。納言馮常以六筭諫。莽大怒。免常官。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而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縣令所寃殺。母怨極。密聚里中少年。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徐次子等。自號猛虎。遂相聚得百餘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命將軍。引兵還攻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爲宰所殺。爲宰而輕殺人者。罪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頭祭子塚。復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時山東青徐大饑。寇賊蜂起。有樊崇者。字細君。

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自號三老。而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琅琊人。又崇同郡。逢安字少子。東海人。徐宣字驕。穉。及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莽苦四夾擾亂。乃遣使者。就各路赦盜賊罪。欲行招撫。使者還言。盜賊解軻。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工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株求不一。民無生路。故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其官。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乃悅。輒遷陞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皆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筮稅。山澤妨奪民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明曉告。誠賊歸田里。假貨犂牛。種食寬其租賦。庶幾可以解釋。安集。莽聞言。怒。立免興官。莽假聖賢名號。以竊天下。誇張符瑞。以矜天命。故喜諛頌。而惡言盜賊。然內實畏懼。不自安。乃親至南郊。鑄作威斗。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形如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故名曰威斗。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則在前。入則在御旁。時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召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彘。擊蠻夷。太傅熾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益甚。莽欲遣嚴尤與廉丹擊之。尤素有名略。極諫以爲。匈奴且後。當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貌根自賊。持必不移。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絃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爲大司馬。自莽卽眞。旱蝗災異。疊見。莽皆爲飾說以掩之。且說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以爲王匡考問上變事者不實。欲蔽上之明。是以謫見于天。以正于理。塞大異焉。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之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恐焉。伏念一句。迷乃解矣。昔符命文立安。莽第三子。爲新遷王。臨。莽幼子。國雒陽爲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爲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爲統。謂爲新室統也。宜爲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則設帳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又以皇后被疾。臨侍疾。嘗以妃妾就舍。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堂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晤寧堂池東南榆樹六十均凍僵。擊東閣。閣卽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壤。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予甚憂之。伏念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惟卽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爲災。穀稼少耗。百姓苦飢。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怔營。無所措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爲新遷王。臨爲統義陽王。冀以保全二子。子孫

萬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二年正月，莽妻死。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嬌嬈絕色。莽常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愈憂恐。會莽妻病篤，臨上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宇仲孫獲，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後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則不知死命所在。莽侯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會喪。既葬，詔司命從事收原碧等考問，具服父子同姦及臨謀殺狀。莽欲秘之，乃殺案事司命從事，埋獄中，賜臨藥，臨不肯飲。莽自刺死，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爲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卽位，三萬六千歲後，爲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爲太子，故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乃此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臨妻國師公女，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與增秩生男，匡開明生女，陳以侍者，或有外通，所生子女，不能分明，故皆留新都。及安疾甚，莽自患無子，乃命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以賊屬，猶皇子，不可以棄。莽徧示羣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興等至，封爲公。莽孫公明公壽，同時病死。旬月間，四喪焉。先是，莽長子宇子宗，立爲皇孫，坐自畫容貌，被故天子衣冠。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姊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與興皆自殺。至是，莽骨肉殆盡。或曰：「天實爲之。」按莽生平所爲，固應如是也。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藏匱中，忽自出，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廡赤，其令廡役賤者，皆衣赤。蓋莽以五行火生土，自謂以土德承漢火運，故寶黃廡赤，欲以賤漢行也。時望氣爲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欲示爲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於是下書營築長安城南，崔發張邯說莽曰：「德威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示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莽乃傳徵天下工匠及吏民入錢穀，助作者，絡繹道路，壞徹上林苑中臺館，凡十餘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百姓怨恨。三輔盜賊麻亂，南方連歲饑荒，羣雄競起。南郡王常等號下江兵，南陽王匡等號新市兵，衆皆萬餘人。州郡不能制，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惶懼，召問羣臣擒賊方略。皆曰：「此天凶行，尸命在漏刻。」莽知諸臣諛指而誇張，符命之術無濟而益甚，身心戰慄，思有故左將軍公孫祿忠直敢言，素有經濟。莽初秉政時，被莽貶逐，此時在家弄孫自樂，事急無奈，乃遣使者安車徵來與議，未知來否。下回再說。

第十一回 赤眉逞勢斬廉丹

却說哀帝時，董賢專寵，王莽被遣歸國。及哀帝崩，王太后乃馳召莽，欲授以國柄。時宰相孔光等皆欲媚太后，以自固。

共薦莽爲大司馬，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社稷爲重，堅持不可。太后不聽，及莽秉權，公孫祿、何武皆免官，退職。及莽篡位，祿等忠謀已盡，問心無愧。樂志、林泉甚是逍遙自在。及至王莽末年，天下大亂，莽所用符命詐僞之術，用久不靈。朝中大臣皆用慣的一班諛佞之徒，絕無一籌半策，甚是慌張。忽然想起漢時老將公孫祿，命使徵召。祿欣然隨使見莽，莽詢致治方略。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僞以竊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筮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莽大怒曰：「乃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予以汝夙將練達，故特召詢擒賊之方。」乃答非所問，而肆毀大臣。何老悖至此，祿復朗聲曰：「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而念殺之無名，乃使虎賁扶祿出，祿飄然而去。莽乃遣太師犧仲景尙，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請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無攻城循地之計。衆旣寢感，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但稱三老。次從事，次卒吏，各相稱曰：「臣人轉掠求食，而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莽不悟，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動曰以貧窮故耳。惟貧困飢寒，犯法爲非，大者夥盜，小者穴偷，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寒之謂耶？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爲，輒捕擊，請治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是時劉氏宗室除歆、嘉、龔等三十二人，詔附莽者，餘外諸劉盡廢。所在郡縣反多所侵辱，營殺甚於平民。且說長沙定王之後，一人名賜，字子琴，祖利爲蒼梧太守，家南陽之白水鄉，頗豐裕。賜父早死，有兄顯，任俠有豪氣，顯叔名子張。一日出遇蔡陽國釜亭侯亭長醉，故辱子張，至不可耐。子張怒，遂殺死亭長。後十餘年，亭長子報仇，殺子張之子騫。顯怒，欲爲報怨，會顯賓客劫人，發覺州郡繫顯入獄，殺之。賜恨曰：「劉氏何辜，人皆欺侮。亭長自取死者也。」騫子殺騫，復殺我兄，尙可忍乎？乃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燒殺亭長妻子四人而逃。騫兄名玄，字聖公，亦結客爲報仇計。聖公家有酒，請游徵飲，賓客醉歌曰：「朝烹兩都尉，游徵後來，用調羹味，游徵大怒，縛客捶數百。」聖公懼避之。平林人陳牧，廖湛，時聚衆千餘人，號爲平林兵。聖公往從之，牧以聖公劉氏宗室，以爲

其軍安集。掾時南方沸亂，新市人王鳳、王匡，常爲人平理諍訟，衆遂推爲渠帥，聚數百人。王常成、丹、張卬等一班好漢，俱往相聚。一日又一彪形大漢等來，乃南陽湖陽人，姓馬名武，字子張，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匡等大喜，乃共攻離城。諸鄉聚藏兵，祿林中數月間，相聚萬餘人。荊州牧聞知，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至雲杜，與戰，大破之。牧敗，欲北歸隨州。王常等早料其敗，必走隨。馬武等伏路遮擊，殺數千人，盡獲其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祿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官兵不敢向。明年爲地皇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縮、張、卬等，出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日，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兵又起，應之。王莽聞荆楚勢大，遣嚴尤、陳茂擊之。尤、茂至南郡，王常等與戰，尤出奇兵要殺，常敗走。與成、丹、張卬等收散卒，入萇谿，因劫掠鍾龍間，衆復振。乃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再說景尚。王黨至山東，被樊崇殺得大敗。景尚陣亡。王黨引殘敗軍卒逃回。王莽大驚，遂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出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地方，勒索供給財賄。淫擄百姓，萬民嗟怨。爲之謠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樊崇恐衆與莽兵亂，乃皆朱染其眉，以相別識。故號曰赤眉。先是莽嚴敕捕賊，不得言飢寒所爲。故郡縣莫敢言賊情。上下蒙蔽，亦不敢擅發兵。惟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者，得四萬人，授與庫兵，刻石爲約。賊至，則勒兵固守。去則追勦，又收拾離鄉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糧。賊至，無所得食。赤眉聞之，不敢入界。後况自請出界擊賊，莽畏惡况，責以未賜虎符，而擅發兵。以况或能禽滅賊，故且勿治罪。後况稍出界擊賊，所至皆破。莽忌之，遣使者代監其兵。况隨使入京，拜爲師尉大夫。况去齊地，乃敗矣。無鹽縣索慮恢等，舉兵反城。廉丹、王匡移兵攻拔之，斬首萬餘級。上章報捷，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爲公，封吏士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兵擊之，廉丹曰：赤眉之衆，十倍無鹽，未可輕敵。且我軍新拔城，疲勞已極。當且休息軍馬，蓄養銳氣。王匡曰：賊匪跳梁，固未覩天朝之銳，無鹽之戰，已聞聲喪膽矣。不乘勝進擊，一鼓成擒，尙何待乎？將軍尙惜勞，吾當獨往。遂獨引兵前進。丹見諫之不聽，以匡主將，又朝中權要大臣，只得率部衆隨之。却說董憲，山東有名好漢，一枝鐵鎗，神出鬼沒。聞莽發兵東征，正欲逞建頭功，忽見許多百姓紛紛逃難，稱說王太師大兵將到，沿途搜劫，反向赤眉叩頭求速進兵救命。董憲大怒，揮衆迎去。至成昌地界，兩軍相遇，各排陣勢。但見陣門開處，王匡金盔金甲，護從校尉如雲而出。匡顧盼自雄，董憲望見厥狀，怒發如雷，挺鎗躍馬，殺去，更不打話，直奔王匡。匡急閃入陣，校尉迎住鎗刀，並舉董憲將鎗一振，一個圓月圈，早已數鎗落地，一連擗倒數人。

匡陣已亂。道邊莽衆掩上，殺得屍橫遍野。恰得廉丹到來，抵住一陣。兩邊各自回營。次日，董憲索戰，廉丹堅壁不出。一連數日，軍心稍定。王匡催促出戰，正在交兵，樊崇又領數萬人馬殺來。王匡望見，便棄陣而逃。丹恨曰：「小兒誤事，但彼逃可生，我逃亦死。」乃使吏持其印，敕符節追付匡。自同衆校尉捨命殺轉，是時丹兵纔存萬餘人，赤眉衆十餘萬，如何抵敵？只得敗走，追至無鹽。廉丹戰死，校尉士卒盡被殺絕。莽得報失色，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遂遣章馳往，令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洛陽，鎮南官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於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晨起，忽亡其黃鉞，尋麾下士房揚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大怒，命擊殺揚。此時四方盜賊動以萬數，或十餘萬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如兒戲矣。太師王匡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乃議遣風俗大夫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筭之禁，卽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詔未發，會春陵兵起，劉聖公立爲漢帝。莽憂懼，不知所出。然莽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爲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於上西堂，備和媚美御，凡百二十人，封皇后父，諱爲和平侯。拜爲寧始將軍，諱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乃庚子雨水灑道，辛巳清靜無塵，其夕谷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官日也，巽爲風，爲順，后諱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廢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類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識者曰：「張南方宿也，星孛於張，東南行，卽翼軫之分，翼軫楚地，是楚地將有兵亂。」時楚地起兵者，新重平林下江諸路，雖相聚人馬皆千萬計，然當不住嚴尤宿將，勇而有謀，故皆不能起勢。却惱了一位英雄，其人自王莽篡位以來，常憤憤不平，志存恢復，不事家業，傾身破產，結交天下雄俊，以圖起創大業。於是部署賓客，崛起雄師，滅莽興劉，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馬武興師誅甄阜

這英雄姓劉，名縝，字伯升，乃漢景帝之後，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女令欽，欽娶同郡樊重女，字嫻都，嫻都性婉順，自爲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兄弟少孤，養于叔父良。南頓君欽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光武將生，欽以

令舍不顯。開宮後殿居之。時有赤光照室。盡明如晝。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機。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字文叔。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自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不知却應在光武。却說伯升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幼至長安。見莽篡逆。痛恨回家。破產結客。時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乃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殆天將滅莽。正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發春陵子弟。得數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時文叔在宛。初伯升賓客劫人。文叔素謹厚。乃辟吏於新野鄧晨家。晨字偉卿。娶文叔姊元。嘗與伯升及文叔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文叔戲曰。何以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文叔與家屬過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文叔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少公之言。行當應耶。文叔笑不答。至是南陽旱飢。而文叔家獨豐收。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聞文叔至。大喜。遣人迎之。通字次元。父守。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補巫縣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父守說讖云。劉氏當興。李氏爲輔。私嘗懷之。且居家富逸。爲閭雄里。以此不樂爲吏。乃自免歸。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有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以謀大事。通笑曰。是吾意也。即遣軼往迎文叔。先是李通同母弟申能醫而難使。伯升殺之。文叔言其報怨。不令與軼相見。軼固請。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乃許往。而意不安。乃買半甬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手爲歡。得半甬刀。謂曰。一何武也。光武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共語移日。因言讖文事。文叔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文叔乃問通曰。即如此。當如宗伯師何。通曰。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文叔既深知通意。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文叔年二十八。遂將賓客還春陵。及至。伯升已會衆起兵矣。初。諸家子弟。恐皆逃避。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文叔。絳衣大冠。皆驚曰。學子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使族兄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師王鳳。陳牧等。西擊長聚。文叔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晨之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文叔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岑彭字君然。東陽棘陽人也。時守入縣。長聞漢兵至。以棘陽地小。乏兵。不足與敵。徒多殺傷。而長敵勢。遂將家屬奔投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漢。旣拔棘陽。因欲攻宛。兵至小長安。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邱賜。正領大兵殺來。兩下結成陣勢。這邊廖湛出陣。只見對陣旗門開處。一將殺出。正是岑彭。身長九尺。紫面長髮。絳袍金甲。如天神一般。手

提偃月大刀。廖湛未經大敵。一見早已心怯。交手數合。便支持不住。撥馬回走。岑彭趕上一刀。砍去。忽一騎飛至。一枝方天畫戟。到來將刀架開。岑彭用力過猛。反在馬上一幌。吃驚一看。只見那人面如活蟹。鬚若鋼針。身軀比自己高約數寸。彭喝曰。來賊通名。那人笑曰。王莽篡國逆賊。親弑平帝。天下皆知。汝輩皆賊黨。助荼毒萬民者也。反指人爲賊乎。我湖陽人。姓馬名武。我看汝一表非俗。何不與我共誅殘暴乎。岑彭大怒。舉刀便砍。二人戰到十數回合。不分勝敗。天色已晚。各自回營。次日。岑彭出陣。朱鮪不待令下。便提鎗殺出。纔五七合。便覺招架不住。陳牧王匡雙騎沖出。岑彭望見。一刀劈下。朱鮪急閃。刀頭起去。恰到王匡面前。王匡雙鋼急抵。回手一鋼打來。岑彭輪轉大刀。已照陳牧馬頭削下。陳牧躲開。劈面蓋還一斧。岑彭性起。大刀輪動如飛。遇空便砍。是日大霧迷空。岑彭騎的是上陣好馬。轉折似電。來去如風。三人攢一。大費招架。陳牧早被打着一斧。敗回陣去。馬武大怒。急提戟出陣。岑彭一見。便撤去。二將來戰。馬武有游卒報與甄阜。阜急傳梁邱賜曰。岑彭獨戰多時。力乏矣。今當趁此密霧。大兵掩殺。可獲全勝。賜稱善。遂捲營前進。岑彭見大兵捲來。乃撤了馬武一馬。斜刺飛入漢營。逢人便砍。殺得漢兵四散。去營而逃。慢天匝地。皆是莽兵。先是伯升諸將家屬。都相攜欲詣宛。至是伯升妹元弟仲及叔父良之妻子。族兄嘉之妻子。皆遇害。文叔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提上馬。與共騎而奔。後來伯姬配與李通爲妻。此次大敗。殺傷甚多。伯升收集兵衆。還保棘陽。圍營傷妻痛子。哭聲振天。忽聞南陽誅殺李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通父守已出長安。會甄阜上通起兵狀。追回守。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痛得李通一衆。踴天蹙地。又聞新野宰。汙池鄧晨宅。焚其家墓。文叔族兄劉祉。字巨伯。乃春陵康侯。傲之子也。兄弟相率從文叔時。甄阜收其家屬繫宛獄。是時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衆人大哭。咬牙切齒。要進兵報讎。洩恨。伯升收淚勸解一翻。因私謂春陵衆曰。今日之慘。木石傷心。若等見新市平林中。情乎。彼見我敗。意欲解去矣。勿妄動。我當取下江之兵。以圖萬全。遂同文叔李通。徑至宜秋軍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共推王常出見。伯升曰。漢家制度。聖聖相承。天下富庶。祖宗數世。不見兵革。徵役之苦。厚澤及民。淪肌浹髓。獨以元后故。王氏四世擅權。擾亂天下。至莽賊誅戮忠良。滿佈牙爪。弑平帝。掘后陵。窮兇極惡。假造符命。以篡天位。制王田。改錢幣。設六筭之禁。啓四夷之兵。近復徵淑女。營九廟。竭民脂髓。加之慘戮。方今四海鼎沸。正姦賊喪亡之秋。凡有血氣。莫不劇心剔目。思復漢讎。况纈帝室宗親。痛明堂之不祀。逼衽席之未安者乎。前者振臂一呼。英豪環集。祇以合從未就。指揮不閑。且前隊之衆。數倍我師。致有小長安之敗。然天心未嘗厭漢。大事誠人可圖之機。方今邊境未安。青徐掣肘。

誠欲得足下之衆，并力取宛，以作根基。然後遣將分略定陵、昆陽，以定潁川。據有洛陽，三輔不足圖也。爲天下除害，定千秋之業，足下其有意乎？王常大悟曰：「常一匹夫，昧於淺近，忽聞君子大論，快若撥雲霧而睹青天。乃者王莽篡弒，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令賢昆弟英姿雄概。又劉氏宗室，眞我主也，敢不出身爲用，輔成大功？」伯升大喜曰：「如事成，豈敢獨享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向丹叩言之。丹叩負其衆，同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節制乎？」常心獨歸漢，乃曉說其將帥曰：「往日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得以起勢。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滅。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謀。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佑吾屬也。却說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爲弟報仇，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常慷慨有大節。下江諸將雖倔強，少識然，素敬常。及聞常此言，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常即率衆歸漢。人馬正行，忽見迎面塵起，有數百大漢闖來，成丹迎去，大喝曰：「不知死活之徒！」見大軍到來，尙不遠避，成羣何往，速卸衣物，免汝殘生。只見衆中一枝畫戟行動，一人分衆而出，背負鋼鞭，隨手中戟付與從人。成丹一見，以爲亭長來捕，不待開言，舉鎗便刺其人。一手將鎗接住，一扯成丹，跌下馬來。急掣劍來，鬪二人。掣劍往來數合之間，劍已落地。成丹被擒，這邊王常聞報，早已趕到，便問來將何名。將何爲者？其人曰：「我姓臧，名宮，字君翁，潁川潁縣人，少爲縣游徼。因見四方擾亂，亦欲自建功業。聞下江中有王顏卿者，願往見之，以商去就。王常不待辭畢，便去鎗下馬而揖曰：「王常即某便是。此成將軍丹也，宮急放丹起，先向丹謝罪。然後各訴衷懷，大喜，遂同往棘陽進發。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兵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先是，甄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淖水，臨泚水，阻雨川，間爲營，絕後橋，誓衆曰：「不盡滅諸寇，不還渡。」伯升得其情，於是襲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兵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邱賜。先屬付馬武曰：「汝與岑彭對敵，當詐敗，引彼遠追。阜軍去，彭餘子不足數也。」馬武領令出馬，却說是日早晨，探卒報與甄阜。漢兵夜劫藍鄉，探新合下江兵，軍勢甚張，輜重盡去矣。阜大驚，忽報漢兵大至。馬武討戰，甄急命岑彭應敵。囑曰：「不擒馬武，得毋生還。」岑得令出馬，見面便砍。馬武提戟一攔，岑彭性起，一連幾刀，如撥風驟雨。馬武借勢敗下，落荒而走。岑彭那裏肯捨，追下十餘里，看看趕上。馬武回頭喝曰：「君然不可欺。」

人大甚。仰面便是一戟。兩人大戰。不分勝負。話分兩頭。且說王常與梁邱賜交戰。臧宮急欲建功。大喊曰。我等衝陣去也。一馬衝入敵陣。橫戟迅掃。近者立亡。但戟到處。便兩邊分開。敵卒紛紛倒地。這邊成丹看得火發。一枝鎗急飛入陣。兩人亂掃亂刺。如入無人之境。梁邱賜見自己陣勢已亂。心頭一慌。被王常一鎗刺死。先是伯升見岑彭追趕馬武。便揮衆殺出。甄阜急令放箭。伯升連衝幾次。不能近。將有兩個時辰。忽然王常等追殺梁邱賜敗卒。如潮勢壓過來。將阜陣脚衝動。甄阜大驚。急提鎗出馬。伯升諸人一見甄阜出來。怨氣衝天。不由分說。李通兄弟及諸劉。人人上前。將阜攢住。大罵逆賊。助莽爲惡。如何亦有今日。阜張口戰慄。早被伯升一鎗。搥下馬來。刀劍並下。頃刻尸分萬段。可憐阜軍十萬。因爲伯升一衆。室家多被甄阜殺戮。人人痛心。恨不得一刀切下兩顆頭來。便儘量追殺。那邊却阻着潢水。無橋無渡。先逃到水邊的。都被後來的一層層擁下水去。岑彭被馬武纏得人困馬乏。又恐大軍有失。只得敗回。劈面遇着李軼。鬪了數合。李軼敗下。彭亦不趕。只望人馬厚處尋殺。却遇劉嘉擋住。岑彭性起。一刀劈下。劉嘉一刀架住。說道。君然尚欲何往。莽賊惡滿。原該興劉。今甄阜等已死。何不歸漢。豈君然之明。尚不知王莽爲篡弒之逆賊耶。岑彭見四面皆是漢兵。諒來甄阜已死。不敢戀戰。虛劈一刀。拍馬便走。劉嘉駐馬橫刀望之。頃刻不見。未知岑彭逃往何方。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鬧昆陽南郊哭天

却說漢兵泚水之戰。斬阜賜。盡覆其軍。伯升乃誓衆。焚積聚。破釜餽。鼓行向宛進發。次日。至滎陽。恰遇嚴尤陳茂。因聞阜賜軍敗。引兵欲先據宛。伯升知是嚴尤到來。謂衆將士曰。此翻交戰。不比泚水之師。嚴尤宿將。隊伍整鍊。未可輕進。兼須防其分兵衝突。於是做鄭魚麗陣。分爲三軍。新市衆爲右拒。自率下江兵爲左拒。平林衆居後。作中軍。彼見我軍分爲二。必先趨吾左。以爲吾左軍動。而後分一翼以趨吾右也。吾左軍旣關。右軍不俟彼出。先犯其中壘。彼兩將俱出。而後以中軍壓其大營。先偏後伍。弓弩彌縫。迭進必破。尤茂矣。分遣纔定。莽軍已至。嚴尤親出。伯升令王常出敵。正在交鋒。這邊馬武大喊。王莽篡賊。惡貫滿盈。不盡殮其爪牙。更待何時。提戟直入敵陣。陳茂急將陣門展開。掉鎗來戰。馬武才五七回合。便支持不住。這邊王鳳王匡朱鮪一齊殺出。陳茂大驚。恐被攢殺。急棄陣而逃。嚴尤亦被臧宮及諸劉掩出。幾乎被擒。棄軍落荒敗走。這回大勝。又斬首三千餘級。乃號聖公爲更始將軍。伯升遂獨率春陵衆進圍宛。却說嚴尤陳茂二人。逃回南陽。上本告急。王莽素聞伯升名。閱奏大懼。下詔有能捕得伯升者。封爲上公。食邑五萬戶。賜黃

金十萬斤。又令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墀。且起射之。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迫勦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郡兵。凡十萬衆。追勦前隊醜虜。皆明告以來降者不殺。若復迷惑不解散。則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爲虎牙將軍時。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乃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行曉諭天下。囂等既出。因逃亡焉。伯升既至宛。只見四門緊閉。城頭旗幟鮮明。鎗刀密布。伯升大怒。親仗劍執盾。向城大喝曰。王莽以外家世權。忘恩背德。弑平帝。囚孺子。以詐僞盜漢天下。復荼毒生民。方今人人思漢。切齒奸賊。吾以漢室宗親。爲平帝誅賊。爲天下除害。所至歸心。何汝彈丸之城。敢抗義師。吾嘗斬甄阜於泚水。敗嚴尤於涪陽。阜尤之兵甲非不多也。將非不智且勇也。然卒失其謀。而喪其堅利者何也。以所事者賊。所用者威。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耳。前車匡遙。請試思之。授首屠城。後悔無及。只聽得城樓上大聲曰。伯升欲效酈生以三寸舌下齊城耶。吾知守城耳。無多詞費。伯升視之。其人長鬚紫面。恰是岑彭。原來岑彭那日大戰。身被數創。見甄阜全軍已覆。只得逃身歸宛。與前隊貳帥嚴說共守宛城。伯升正欲開言。見岑彭彎弓搭箭射來。伯升勒馬急退。乃分兵四面攻打。弩石灰。守城甚固。連攻數日不能下。伯升怒甚。圍之。絕其采樵。時平林新市衆俱在涪陽。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衆雖多而無所統一。於是諸將會議。欲立劉氏。以從人望。王常與南陽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諸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莽王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朱鮪復大聲曰。張將軍之言是也。衆皆從之。遂設壇於涪水。土沙中。陳兵大會。時二月辛巳。聖公卽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封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文叔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云。諸將分頭循城略地。伯升攻宛。王常劉嘉循汝南。平

林後部攻新野。文叔與鄧晨、馬武、臧宮等循潁川一路軍兵正行。忽見數十人迎軍求見。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量，願充行伍。此人姓王名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父爲決曹掾，霸亦少爲獄吏，性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至是率賓客上謁。文叔大喜，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文叔循潁陽，定陵、鄆，皆下之。諸豪傑皆聞風歸附。棘陽馬成、字君遷，襄城傅俊、字子衛，皆有萬夫不當之勇。文叔以馬成爲安集掾，傅俊爲校尉。一路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送宛下。莽聞光武攻下諸縣，大驚，乃遣大司空王邑、駝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郡衆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命邑得專封爵，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初，莽招募奇技猛士，明兵法者，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用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敵營。莽試之，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取其名以耀天下，至是各持圖書受器械，以備軍吏。多濟珍寶，傾府庫，以遺邑。時有奇士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虎豹象犀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赴會者四十二萬人。餘者在路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文叔將數千兵，迎至陽關。諸將望見，尋邑兵威，大驚，盡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文叔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擊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一破，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文叔笑而起，會探馬還言大兵且至城矣。札軍陣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驚惶無措。遠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文叔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王常別循汝南沛郡，還至昆陽，城中有八九千人。文叔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同王常守城。至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宋、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時北軍至城下者且十萬。文叔等幾不得出。既至鄆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文叔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難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時嚴尤、陳茂亦至昆陽。見尋邑縱兵圍城，進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亟宜速進。大兵宛敗，昆陽自服矣。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過城而不能下，何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礮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乞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令得出逃。邑自以爲功在刻漏，不聽尤言。有星夜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文叔發鄆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大笑曰：此亦稱寇，何足血吾刃？於是自將

萬餘人行陣。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妄動。獨迎與漢兵戰。文叔一見。匹馬單刀奔入。陣如入無人之境。頃刻斬首數十級。而還。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文叔復進。臧宮戰。王霸鎗。李軾鐵鞭。馮孝任光長桿刀。馬武宋桃畫戟。傅俊丈二矛。並諸將校二十餘人。隨着衝殺。只見邑軍紛紛落馬。諸將膽氣既壯。勇力倍增。所向披靡。殺得尋邑隊伍大亂。却退。城下大軍無令。不敢擅離相救。聽憑諸將殺個盡。量這邊馬成見漢將大捷。揮動數千人馬。大喊。宛下兵到矣。那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軍中尚未得知。蓋亦虛張聲勢云。馬成驅兵掩殺。文叔顧謂諸將曰。趁此殺將去也。諸將大喜曰。願從。文叔舞動大刀。帶衆衝入中堅。王尋接住廝殺。不四五合。被文叔攔腰一刀。斬爲兩段。諸將殺得性起。逢人便砍。便刺。王鳳王常聞得喊殺連天。急登城樓一望。只見漢兵所至。如風捲殘雲。二人大喜。急率衆開城。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王巡被傅俊一矛。刺穿頸後。帶下馬來。王霸正在廝殺。只見天神般一將。趕殺漢兵紛紛退下。却是一員步將。比騎馬的還高出一頭。手執鐵棍。見人便打。無人敢與交手。王霸望見大驚。料是巨無霸。急斜刺一馬走開。將鎗用膝押住。背上取下硬弓。拽滿迎轉一箭射去。正中巨無霸左眼。巨無霸大怒。拔出箭。提棍如飛趕來。霸又發一箭射中其頸。方纔立住了脚。將棍倚在胸前。兩手又開。似乎仍要拔箭。王霸諒他已無能得生矣。拍馬復望人多處殺去。王吳同李軾廝對。臧宮恰合一戟刺去。王吳急閃。被戟枝搭住肩甲。拖下馬來。李軾一鞭疾下。頭顱漿迸。王邑魂飛魄散。急欲逃生。却遇馬武纏住數合之間。招架不住。諒來無可脫身。恰好嚴尤尋到。敵住馬武。嚴尤又敗走。追下二十餘里。馬武不捨。只得棄馬竄入亂軍中。正殺得天昏地黑。忽然大風大雷。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澧川漲溢。平地水深數尺。文叔急令馬成王常招集軍衆。分頭追殺敗軍。百餘里。聞尸橫遍地。走者奔仆。相騰踐。士卒爭逃。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陳茂嚴尤。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得性命。光武這回大勝。殺莽兵數十萬。斬上將數十員。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殺僵粟虎豹。以饜士卒。却說光武身長七尺二尺。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稼穡。幼之長安。受尙書於中大夫廬江許子威。略通大義。初無大志。嘗爲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尤奇其貌。時宛人朱福亦爲舅。訟租於尤。尤止單獨與光武語。不視福。光武歸。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其意似以嚴公一盼爲榮。及嚴尤至。昆陽。聞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鬚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又初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蓋南陽新野人。陰睦之女也。自適新野。時聞其美。心悅之。故云。至是遂娶得之。時年十九。且說王邑大敗。數日間。只收集得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

之震恐盜賊聽聞多用漢年號。又聞漢兵言莽鳩殺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問所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涕泣以示羣臣。又命明學男張邯稱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稱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稱萬歲。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廬。語論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歎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歎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現在被病。功顯君素嗜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為中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然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歎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歎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同謀。欲即發事。歎曰。當待太白星出。乃可。董忠以司船孫伋亦典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故。妻以告弟陳邯。邯欲告之。伋懼。與邯俱言。莽遣使者召忠等。忠方請兵。都肄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有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歎涉會省闕下。莽令蹇惲責問。皆服。遂格殺忠。收忠族。以醇醢毒藥。尺白刃。叢棘俱一坑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歆子以素謹不知情。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中大夫莽兵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呼邑與計議。邑到。以為大司馬。莽憂。適不能食。但飲酒啗鰕魚。閱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一日。閱報。前忠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嚴尤陳茂既敗。崑陽同往。歸之。望遂稱尊。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析宰將兵數千。屯卽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鄧曄自稱輔漢左將軍。于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宋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不知所出。崔發因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難收。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飧粥。共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都以為郎。至五十餘人。蹇惲領之一日。又報隴西成紀。隗囂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莽大哭曰。是前遺賢詔。曉諭天下者耶。何亦至此。未知是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搜漸臺宛市懸首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化州郡。劉歆引用為元士。莽地皇三年。遣囂等。實詔曉諭天下。囂見莽將敗。乃亡歸鄉。

里鬻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鬻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而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以鬻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鬻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鬻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鬻既立。乃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望至。說鬻曰。足下欲承天順人。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尙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明其舍。諸鬻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鬻等皆稱臣。視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於庭。牽馬操刀。奉盤錯緹。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神明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饗進。讓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饗不濡血。敵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藎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有以事降。莽明知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旨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世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絕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塚河東。攻劫邱壠。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寃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醢。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族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錮。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盜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穢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刑罰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役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一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衆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

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風。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隨後興師。振旅。櫜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右檄數莽罪惡。萬於桀紂。且無虛辭云。莽乃勒兵十萬。擊殺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莽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聞長安中亦起兵誅莽。遂分遣諸將。循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且說伯升攻宛。數月不能下。城中食盡。百姓環告岑彭。彭不得外郡之息耗。思死守。徒殃百姓。乃出降漢。諸將恨極。咸欲誅之。伯升曰。死守宛城。職也。降以救百姓。義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遂請於更始。封爲歸德侯。更始遂入都之。先平林衆。攻新野。新野宰潘臨。威信素著。能得衆。攻之不能下。宰登城言曰。毋恃力。但得司徒劉公一信。則自願下也。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伯升五月拔宛。六月光武破王邑兄弟。威名益甚。由是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令早決也。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詔事更始。貴戚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須防之。又不聽。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陣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初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遇害。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與爲魯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此是後話。光武旣納陰后。因復引兵循下潁陽。乃略父城。父城人馮異字公孫。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時以郡掾監五縣。漢兵起。與父城長苗萌共守城。光武攻之不下。屯兵中車鄉。異間出微行視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荐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疆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大喜。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劫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會傳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大驚。隨笑曰。吾嘗謂伯兄性剛。不可涉世。果遂至此。君臣之間。豈同草莽。可自任其天性耶。語時無悲容。諸將大怒曰。更始何人。哉。惟知伏草莽中。擄掠人財物。劫人婦女者耳。微將軍兄弟。猶在綠林叢數中。不爲嚴公所誅戮。亦云幸矣。何有今日。劉司徒以國

賊未滅。謙退未遑。聽彼侈然而稱帝。不知感愧。反敢嫉賢妒功至此。無知賊子。將置將軍於何地。彼朱簡者。賊性未除。李軼尤爲詔佞反覆小人。不盡寸誅之。不足以舒人意。請助將軍擒此數賊。不須昆陽城下半功也。光武大怒曰。更始既立。則名分所在。誰敢顧私。報復相尋。天下安有寧日。若輩敢造反。請先試吾頭。嚇得衆人低頭不語。而退少間。臧宮請私見宮。入見光武。捶胸飲泣。半晌哽咽不能言。宮再三寬慰。乃曰。今事未成。兩兄俱喪。秀幼孤。何以獨生哉。宮曰。死者不能復生。讒賊終當自敗。方今王莽未敗。誠恐自攻有誤。賊人而爲天下笑也。宮曰。然則請宛將何如。曰。以釋其猜忌耳。宮曰。設若變起。須慮之。光武曰。得君翁等相隨。雖百萬軍何懼。况吾以兵往。子但秘之。勿洩。往起行。先頽陽縣吏蔡遵往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遵字弟孫。頽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時馬成已調守郊令。王霸以父年老念之。還休鄉里。從行者只臧宮傳俊任。光丁。繚呂。宴蔡遵。馮孝。鈺期等十餘人。鈺期字次况。頽川郊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聞期忠義。召署部曹掾。既至宛城。司徒官屬朱祐等迎降光武。光武不交私語。深引過而已。不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慚。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更始乃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外豪傑聞漢破莽兵。百萬於昆陽。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莽大怖恐。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出而納其妻子於宮中。以爲質。時宮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鈞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陽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殊愛惜之。賜九虎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遇王匡。領千數人。攔住挑戰。破其一部。鄧曄却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又北抄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內二人詣闕歸死。莽殺之。四人遂逃亡。其三虎收散卒保京師。倉漢兵至。鄧曄開武關迎之。李松遂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兵攻京師。倉未下。曄乃以宏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渡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敗走。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頽陽。所過迎降大姓。櫟陽申揚下邳王大。皆率衆隨憲。蔡縣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尙未能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卽引軍至華陰。造攻城具以待。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擄掠之利。莽遣使者分

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器殺猪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史譔將領渡渭橋皆走散譔空還家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塚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中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巡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豐憚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獲莽得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呼相和燒作室門斧砍黃闔大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室主焚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啼呼曰當奈何時莽紺袍服帶璽鞞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極矣三日庚戌晨旦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尙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疲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展轉至漸臺守莽衆軍入殿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至圍數百重臺士亦備弓弩稍稍矢盡無以復納則短兵接戰王邑豐憚等戰死莽入室下鋪時衆兵上臺王揖趙時苗詵唐尊王威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識天子綬因問吳綬主何在曰室中西北隙閉就趨往斬其首軍人爭裂莽身支節肌骨數十人鬻切分之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屬焉止宿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時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旗鼓收斬之傳莽首詣宛更始懸其首於市百姓共擲擊之或切食其舌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先嚴尤陳茂降劉望望以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十月遣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望并誅嚴尤陳茂岑彭從朱鮪擊揚州格殺李聖孔仁將其衆降已而悔披劍自刺死淮陽定顛荐彭爲淮陽都尉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矣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修整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更始定都遂以劉賜爲丞相却說申屠建督事崔發學詩建入長安發投降見發猶時時稱說符命建恐惑衆送發詣丞相府劉賜問曰汝莽所封說符侯也新并石午等事果天告帝符抑亦人爲之乎發不語賜曰汝以善解說符命取封侯今不直對先斷汝舌左右擒倒毀其齒發急曰大抵皆取富貴者所爲耳一時附和實繁有徒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賜曰然則莽起九廟時莽與汝富貴已極汝與張邯何復諛之以爲宜崇其制度令萬世後無以復加糜有用之財死無辜之衆徒竭肌髓無益功名亦樂爲之又何意也世間詔佞小人侮聖人之言爲斯文之玷若谷永張禹揚雄孔光之徒生用不榮

死猶遺臭。今劉歆哀章張邯等，已就誅戮，死將及汝。鬼如有靈，爲問永禹雄光等曰：寵祿幾時，富貴安在。雖漢室當衰，故有妖孽，然汝與數輩皆號爲儒者，死或有靈，亦知愧悔否。發大哭，叩頭乞命。賜曰：天地之大，何難容汝，但汝素有虛名，爲德之賊，不斬汝，恐小人得生，又將逞其故態，搖唇鼓舌，以惑天下。且令人謂讒佞竟無慘報，殊不足以示後世也。遂拖赴市曹行戮。史譔王延、王林、趙閎亦降，而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翦王憲，又揚言三輔人大黠，屠殺其主，於是吏民惶恐，皆闕去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乃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與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時三輔吏士會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莫不笑之。時有知者，以爲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恐禍及，奔入邊郡避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擄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官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尙書胡殷爲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陽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尊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政。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循河北，未知所使。劉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疑不決，賜深勸之。乃拜光武爲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光武既渡河而北，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郡守也），長吏（縣令），三老（鄉官），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荼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與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與立即爲天子，都邯鄲王。

郎一名昌。邯鄲人。素爲卜相。略明星歷。常以河北有天子氣。劉林好奇數任。依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時。長安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許稱眞子輿。煽惑燕趙間。林等疑惑。會說光武不用。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共立郎。時傳聞赤眉將渡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故趙王宮。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李育爲大司馬。張參爲大將軍。分遣將帥。循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也。共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刑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俾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爲其先驅。朕仰觀天數。乃興於斯。以今月壬辰。卽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聞爲國子之謙父。古今不易。襲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色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名。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沉滯。或言識去就。強者負力。強者惶惑。今元元創庚。已過半矣。朕甚悼焉。以遣使者。班下詔書。卽以百姓思漢。旣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後。以稱人望。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初光武北渡。只帶潁川兵千餘人。而諸將則有鈞期蔡遵朱佑馮異。先是光武還宛。異仍守父城。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從至洛陽。時王霸在潁陽。聞光武過潁。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光武旣爲大司馬。以朱佑爲護軍。霸爲功曹令史。先賓客從。霸來數十人。至是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若逆。而子獨留。當努力。疾風知勁草。又有任茂者。字諸公。南陽冠軍人。聞光武義來歸。馬成先爲光武安集掾。後調守邦令。聞光武討河北。卽棄官步負。追及隨征。却說光武自伯升之敗。不見頭與足。狼狽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間。淚痕狼藉。獨馮異察知。嘗叩頭。譬解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深納其言。至邯鄲。遂遣異與鈞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餓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錄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往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然則欲何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

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與閒話。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衣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來。又不自聽斷。諸將又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忽報傳俊到。光武曰。傅子衛已歸潁川。今亦爲吾來耶。初。光武循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及從破王尋後。又別擊京密。破之。乃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上謁。使將潁川兵。於是大衆北行。至下曲陽。和平卒正邱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彤字偉君。信都人。父吉爲遼西太守。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也。光武留止數日。忽報有騎都尉至。光武驚疑。延入其人。姓耿名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爲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王莽敗。更始使舞陽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爲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方專制。而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乃得見。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日危。猶懼不終。而况沛怨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乃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聞光武至。即謁見。光武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光武乃留純於邯鄲。率衆北至中山。聞王郎兵起。衆將佐請回擊邯鄲。光武曰。詐僞焉能成事。但彼新威。未可與爭鋒也。乃北循薊。忽王郎移檄至。其大略云。朕孝成皇帝之子。遭王莽之亂。間關塵土。今天下思漢。朕以帝子承業。繼興。卽位邯鄲。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故檄書所至。無不從風歸順。汝以南陽宗室。早奮義戈。昆陽一戰。懋功允著。朕甚嘉之。卽封以南陽一萬戶。世輔王家。已移檄聖公。修整宮府。汝當助朕掃清寰宇。復朕舊基。無得瞻循云云。光武笑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忽報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光武大驚。又城中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急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衆中銚期性起。睜圓瓊眼。倒豎虎鬚。奮戟加鞭。突出衆前。大呼避躡。聲如霹靂。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光武欲南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兵。乃馳赴之。正行。忽見塵頭大起。一枝人馬迎面而來。光武歎曰。後有追兵。前復無路。奈何。不知何處人馬。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循鉅鹿將佐歸心

繪圖東漢演義 第十六回

却說光武大隊正往信都進發。遇一標人馬攔路。銚期急提戟策馬迎去。原來却是邳彤遣來的。王郎使其將循地。至和成。彤堅守不下。聞光武自薊還。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光武軍。遂同之。信都信都太守。乃是任光。初從光武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乃與都尉李忠。信都令萬修。功曹阮况。五官掾唐等。同心固守。扶柳縣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怒斬之。懸其頭於城。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守城。光等守孤城無援。常恐不能全。聞光武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光武入傳舍時。邳彤亦至。光武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相送。西還長安。彤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官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得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軍。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衆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攻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光武喜曰。偉君之言。良善。但今勢力虛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兵中。何如耶。任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悉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光武從之。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卒從彤。兵居前。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邳彤先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矣。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光武與光等至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復不震恐。畏怖。其夜卽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光武歎曰。前日出薊。得公孫豆粥。浸漻沱。賴元伯機權。今莫得諸公相助。殆天不欲亡我也。初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葦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馮異覓得豆粥。進上。明且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灶燎衣。異復進麥飯。菹肩。時傳聞王郎兵已迫至。從者皆恐。及漻沱河。候吏還曰。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衆益懼。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又思前且阻水。追兵至。欲得衆士死力。以勝敵。還卽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箭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以沙佈冰。以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漢中王劉嘉。有一位上將。姓賈名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舜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莽末。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大國之親。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股肱。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無得不可保也。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但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渡河。嘉又荐長史陳俊。亦以書遺詣河北。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光武以俊爲安集掾。署復爲破虜將軍。解右驂以賜之。時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共白欲以調補。鄒尉光武曰。賈君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重。勿以擅除。鄧晨時爲常山太守。閉行至鉅鹿。會光武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後光武迫銅馬。高湖羣賊於冀州。晨發迹射士千人。能尋迹而射者。又遣委輪糧餉。給軍不絕。却說王郎起邯鄲。舉尊號。時欲收耿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千。馳歸宋子。與從昆弟。祈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奉迎於育縣。時衆稍合。乃使鄧禹別攻樂陽。李忠攻苦陘。馮異別收河間兵。銚期傅寬呂宴俱屬鄧禹。分循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王郎遣將攻信都。時王郎勢大。響應者衆。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納王郎將。收太守宗廣。及李忠母妻。而令忠親屬招呼忠。時馬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驚曰。家屬在手中。而誅其弟。何猛也。忠曰。縱賊不誅。是二心也。光武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明公大恩。忠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光武乃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振威將軍馬武。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乃破信都。忠家得保全。光武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百人。及任光歸郡。忠乃還。復爲都尉。光武徇鉅鹿。昌城人劉植開城迎。光武曰。子何人也。曰。劉植字伯先。昌城人。天下苦王氏久矣。今漢室中興。王郎一卜者亦思詐起。以梗天命。郡縣不察。竟從風而靡。植聞明公威德。故率宗族賓客。據此城以待。因命弟喜。從兄歆。出見。光武大喜。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忽報眞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即欲進討。植曰。彼未知王郎之詐耳。請先往說之。光武至。揚出迎。相見甚歡。因留眞定。納鄧皇。后。即揚之甥也。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

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揚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寬所破。輜重盡失。光武在後聞之。急前收浮禹散卒。追至郭門。李育回馬來戰。被光武接連幾刀。劈得招架不及。後面一班戰將俱到。李育急逃入城。將城緊閉。落後兵卒盡被殺死。盡得其所護。因率衆四面攻打。數日不能下。鄧禹進曰：「小城何煩曠時日。不如引兵拔廣阿也。」光武曰：「正合我意。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誅王郎鄧禹入關

且說自古地氣大抵隨天運而轉。而人事應焉。所謂人傑地靈。觀漢室中興。將帥大半皆出南陽。所謂從龍而起。天之生材。非偶然也。今再說一位豪傑。亦是宛人。姓吳名漢。字子顏。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以乏資用。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循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以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往說太守彭寵。寵亦宛人。字伯通。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己者。宏於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爲郡吏。地皇中爲大司空。土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與吳漢同亡。至漁陽。鴻與寵鄉間故人。看見歡甚。卽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及光武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遣將循漁陽上谷。急欲發其兵。官屬疑惑。多欲從之。適吳漢至。說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部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此時欲附王郎者衆。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坐。念寵意雖從。而才不能決衆。須以計詐之。以祛衆惑。方沉思。望見道中有一人。以儒生者。漢使人召之。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諧寵。令具以所聞告之。漢邀蓋延。隨後入見。寵喜示以來檄。蓋延。漁陽人。字巨卿。身長八尺。常彎三百斤弓。邊俗尙勇力。而延以氣聞。歷爲列州從事。所在職辦。寵召署營尉。行護軍。正議發兵方略。狐奴令王梁亦到。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寵於是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率。及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遣其子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况子名弇。字伯昭。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時年二十一。奉命至宋子。會王郎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

與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犄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奔道聞光武在盧奴，及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奔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奔還檄與况，陳光武威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奔因從光武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召官屬議。奔曰：「今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卽奔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奔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城中擾亂，官吏爭出城迎郎兵。光武衆奪城出，輜重皆遮絕。奔歸主人，食未已，聞亂奔出城已閉。奔急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走昌平，就况。先况得奔書檄，召功曹寇恂計議。恂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誠可攀附。」况曰：「邯鄲方威，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還至昌平。適王郎遣將循上谷，恂襲擊之，殺使者，奪其軍。奔亦至，况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使長史景丹與子奔及寇恂將之，與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將帥大將趙闕守薊，攻之不。下。吳漢曰：「諸公盡引而南，吾獨留此，定斬闕也。」漢以五百人伏，闕見撤圍去，果引軍出城掩殺。吳漢突出，遂誅趙闕，降其衆於路。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時光武已拔廣阿，將攻王郎。傳聞王郎已發漁陽上谷兵來，急召衆計議。忽候騎飛報：「有大兵殺來，捷如風雨，不知何處人馬。」光武急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數將已及城下，光武問曰：「若輩是何等兵？」下對曰：「上谷漁陽兵也。」又問：「爲誰來乎？」曰：「爲劉公。」光武大喜，開城請入。同引見，光武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果爲吾來，當與上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爲偏將軍，使各領其兵。加况大將軍，興義侯。彭寵大將軍，建忠侯。因大變士卒，人人勞勉，恩意甚備。俱從擊邯鄲。至鄒，光武止傳舍，鄒大姓蘇公反城，開門納王郎將李恂，耿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恂戰，大破斬之。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爲守柏人不如定鉅鹿，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守將王饒據城，連攻月餘，不尅。郎遣大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甌，宏等冲來，勢不可當。朱祐着傷退，景丹突騎恰到，縱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斬首數千級，傷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爲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乃率衆復攻鉅鹿，而王饒正出兵應倪宏，恰遇銚期，期使獨冲陣，所向披靡，手殺五十餘人，期被創中額，正憤復戰，後軍至，遂大

破之。饒奔入城，衆復圍城。耿純進說曰：「久守王饒，衆士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誅王郎，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曰：「善。」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連次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曰：「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計，開城納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覺，獨騎追斬之，得璽綬，還報功。封王鄉侯。時更始二年五月也。及收王郎文書，分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視，會齊諸將軍，盡焚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復大饗將士，封邳彤、武義侯，蓋延、號建、功侯。吳漢、號建策侯，賈復、遷都護將軍，萬修、拜右將軍，朱祐、偏將軍，王梁、關內侯，馮異、應侯，銚期、拜虎牙大將軍，以岑彭爲刺姦大將軍，彭先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韓歆，歆降光武，以爲鄧禹軍師。彭從平河北，授節使督察諸營，銚期因問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踴耶？』光武舍城樓上，披閱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淆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遂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眞吏也。』一日請躬及馬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謝驚法，無方略。光武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吏同哉？』武由是歸心。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耿况勸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比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城反，曄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耿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諸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中，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上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輒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王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

他姓得之聞使者自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聽罷起坐指耿弇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曰我戲卿耳乃拜弇爲大將軍使持節北發幽州十郡兵曰當更得一人以助卿也及夜召鄧禹問誰可使行者禹曰嘗數與吳漢言事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行苗曾聞之暗勒兵救諸郡不得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會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突擒斬之奪其軍北州振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是時長安政亂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或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皆怨曰成敗未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以此時持事來乎起擊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用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檐楡諸子（大掖衣如婦人袿衣）晉罵道中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師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臺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尙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云云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意自立爲淮南王秦豐據黎邱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琊董憲起東海廷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隗囂據天水竇融據河西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搶尤來上江非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將次第平之難矣時銅馬賊數十萬入清陽乃平命銚期等擊之連戰不利期思以少擊衆得死力方能取勝乃背水挑戰期獨登先陷陣所向無敵無奈賊數十倍愈殺愈盛期軍士殺傷甚多但期所到處賊兵紛紛倒地期人本長大賊遠望見便不敢近却在危急不能顧及軍士會光武率陳俊耿純吳漢耿弇等大兵來到吳漢耿弇突騎十分利害賊衆大敗是日殺賊數萬大獲全勝光武大喜忽報謝躬分其兵數萬去邯鄲還屯於鄴縣光武乃召吳漢岑彭討之囑

其便宜行事不數日。銅馬賊衆又引衆欲破光武曰。賊衆無糧。易破耳。乃遣諸將分營堅守。數挑戰不出。賊出虜掠。輒擊敗之。凡十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戰。大破於蒲陽。悉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然降者多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却說赤眉自殺莽更始將軍廉丹後。其勢益大。遂寇東海。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卽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寺交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赤眉所向必勝。其別帥復與大彤青犢入射犬。衆十餘萬。光武乃會謝躬謂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賊在山陽者。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光武遂率衆至射犬。銚期出陣。大肆擊殺。見賊多處。便殺入。光武見銚期勇猛無敵。賊衆全無畏怯。又命賈復殺出。復一枝丈八蛇矛。如蛟龍出水。手起處。渠帥落馬。奈賊人衆多。賈復性起。只是橫擊。鐵矛過蓋。十數人頭破頸落。這邊銚期只貪殺賊。深入賊陣。却被賊衆分一枝人馬。疾入期營。襲去輜重。及期覺。時賊正驅轉。銚期大怒。畫戟一揮。大喊一聲。如霹靂震耳。賊衆嚇翻者數十人。借勢殺回。賊衆襲得輜重。正是得意。忽見銚期殺回。大怒曰。世有如此上將耶。各捨命攬上將。銚期圍在垓心。却當不得銚期身捷。戟到處。便血濺肉糜。雖身被數創。其戰益力。殺有兩時辰許。但兩員虎將所到之處。便屍橫遍地。賊雖頑惡。不畏死。至此時。亦覺膽破心驚。魂飛魄散矣。時日已當午。賊仍不退。光武乃將大旗招動。鳴金收軍。曰。吏士皆飢矣。可且朝飯。賈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復又翻身殺出。衆賊兵見漢兵收回。驚魂略定。而見滿地血屍。及折臂斷腰者。喊哭連天。無不深悔衆不可恃。賊不可爲。且欲造飯充飢。忽見漢兵復又殺來。勢如疾風暴雨。賊衆先已膽落心寒。此時不由的四散奔逃。復期二人率軍追殺一陣。然後回營。光武營上諸將。看得眼花。咸服二人之勇。云。其尤來一衆在山陽者。只見塵飛蔽天。鼓聲振地。不知青犢等勝負如何。正欲過山。只見衆賊敗逃過來。尤來衆急問交戰情形。只說得殺來也三字。如飛而去。尤來大驚。又見後面塵頭大起。急忙拔營而走。纔到隆慮山。只見一軍橫開。截住去路。却是謝躬在此。尤來渠帥大驚曰。今番休矣。衆賊面面相覷。其大彤等逃將曰。前兵未知如何。後追者實不可當。唯有捨命而前耳。衆皆曰。是。遂奮勇而前。人人死戰。殺得謝躬大敗。死者數千人。却說

吳漢岑彭各有隨身突騎數千。因謝躬在外，遂同往襲取鄴城。吳漢曰：「躬去守鄴者，乃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二人皆知兵者，不如先以辭說陳康使降，若徑攻之，躬回未免費時。」岑彭曰：「吾當先入伏城中，如說之不下，子急攻之。吾爲內應。」漢大喜，乃令辨士說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納漢等，及躬從隆慮歸，不知康已反之，與數百輕騎入城，岑彭擒之。吳漢至，見躬跪伏，彭前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拔劍斬之。」其衆悉降。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容強盛爲號，是時都已斂跡。河北河內，粗爲穩定，忽聞青犢赤眉盛入函谷關，光武急召鄧禹計議曰：「赤眉西入長安必破，吾欲定三輔，而方事山東，奈何？」未知鄧禹如何畫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斬李軼光武卽位

却說赤眉衆在南方，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樊崇逢安自武關，徐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宏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死者千餘人。赤眉衆於是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莫能當。時光武料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自事山東，不能西去，思諸將佐中，惟鄧禹深沉有大度，且知人善任，每有所舉，皆當其才，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以俱者。於是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馮愷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正月，自箕關將入河東，河東郡尉守關不戰，連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遂進圍安邑。安邑堅守，未能卽下。且說洛陽一路，更姓見光武屢捷，河北復收河內，有中分天下之勢，恐其還入河南，乃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將兵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循燕趙，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爲郡功曹，經明行修，名重一時。先光武嘗問鄧禹曰：「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充實，我欲守此，諸將中誰可使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

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足備。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於是拜恂爲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備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又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於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明歲月。疎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地。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踰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此時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降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大喜。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大恐。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而朱鮪聞光武北伐。以河內勢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自率數萬人。攻平陰。以牽綴馮異。異思朱鮪自來。必以重兵攻溫。溫縣有失。河內危矣。卽遣護軍將軍劉隆。將兵往助寇恂。然後自率兵渡河。擊鮪。却說寇恂聞蘇茂將兵渡鞏。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員。引卒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此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大恐。陣動。異因奔擊。馮異疆出敵。只一合。斬之。蘇茂趕上。戰不數合。知非其敵。亦敗下陣去。恂揮軍追殺。茂兵落河死者數千人。生獲萬餘人。追至洛陽。馮異亦到。言朱鮪敗。逃入城。恂與合兵圍城。一匝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異亦移檄上狀。先光武北行。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上江大形鐵脰。諸賊忽夜至。攻純營。箭雨射入。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縛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

謀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白光武，明日光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以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又曰：「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乃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悉令將親屬居焉。」遂進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耿弇將突騎五千爲先鋒，輒破走之。大軍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賊急設伏，光武乘勝輕進，遇伏賊死命鬪，光武大敗，尤來渠帥樊崇緊追不捨，一鎗刺到，光武接住，却被樊崇一扯，跌下馬來。光武急拔劍砍倒樊崇的馬，兩下步戰，羣賊望見俱到，光武棄了樊崇，飛奔趕上高岸，賊又緊追，正在危急，恰好耿弇突騎到來，王豐望見，急加鞭前迎，下馬授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所噬，賊至，弇射士逆射，稍退，計點士卒死者數千人，時馬武已歸光武，獨殿後，賊追至，武輒陷陣斬殺，以故不得迫及，乃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戰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輩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懼大威，不能得其情，夜遂引去。」大軍復進，將至安次，賊湧至，馬武奮方天畫戟殺出，所向無前，諸將引而隨之，斬殺無算，賊退。至安次，五校剛到，五校渠帥高扈，最是梟勇，接住馬武廝殺，這邊陳俊掉鎗出馬，大喊曰：「馬將軍少息，我來也。」馬武退下，陳俊舉鎗便刺高扈，還鎗却被陳俊攔住，兩人下馬，高扈早一劍擊到，陳俊一鎗隨下，將劍打落，復又一鎗，高扈便走，陳俊後追，却不知高扈驃鎗利害，五十步內取人，百發百中，扈見陳俊趕來，心中暗喜，看看相近，驃從肩際發出，恰到陳俊喉間，却被陳俊一手接住，俊見扈肩項斜閃，知有暗器，及連接數鎗，俊大怒曰：「頑賊終不免死，暫活，亦多傷徒衆耳。」奮步追上一鎗擊死，於是雙鎗輪動，逢人便打，只見一渠帥形容兇惡，一鎗刺到，俊接鎗帶下馬來，死於鎗下，復飛身上馬，即以賊鎗殺賊，所向必破，賊衆大敗，追奔二十餘里，復斬一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羣賊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即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是時寇恂河內正捷，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更有賢智承蔽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光武驚曰：「將軍何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諭諸將，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戰死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

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陰。王莽自憤。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召馮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彼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慎重之性也。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疆華。適自關中來。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異與諸將復奏曰。既受命之符。應卽位爲天子。請勿予遜辭。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卽皇帝位。燔燎告天。於六宗。望于羣神。其祀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鄴爲高邑。且說鄧禹西入關。至此時是恰半年。演義只敘得光武一邊。連三王反畔。更始敗亡之事。亦只提得一兩句。欲知詳悉。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

却說隗囂據隴西。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初起兵。本欲以應漢。聞召將行。軍師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方望初見更始政亂。知其必敗。辭囂去。乃於長安求得前孺子劉嬰。將至臨涇。三年正月。立爲天子。聚黨數千人。望爲丞相。更始遣李松與蘇茂等擊破。皆斬之。方望弟方陽。以更始殺其兄。聞赤眉至華陰。乃往說樊崇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征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赤眉以爲然。時有齊巫狂言。城陽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異。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

乃求得劉盆子立以爲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先赤眉過式。掠得之。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嘗走從牧兒遊。崇雖起勇力。而爲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爲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爲列卿。於是長驅而進。三月。更始遣李松會同朱鮪拒於荔鄉。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先是鄧禹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渡大陽。欲擊禹。禹遣諸將迎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大敗。驍騎將軍樊崇戰死。會日暮罷戰。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生擒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中節郎將弭疆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設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王匡張卬爲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之間。日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撤以拒之。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共劫更始。以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殷湛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卬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更始乃與李松趙萌還長安。共攻匡卬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却說隗囂見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敗國三老劉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始東歸。囂與通謀。事發覺。更始召諸將及囂。囂稱疾不入。勒兵自守。更始既斬申屠建。復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大將軍。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長安谷恭爲掌野大夫。平陵范滂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聞於山東。再說光武聞鄧禹平定河東。大喜。遣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策曰。

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惟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鄼禹時年二十四才學爲中興二十八將之冠故首封及之越數日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以吳漢爲大司馬景丹爲驃騎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朱祐爲趣義大將軍杜茂爲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爲中山王七月己亥駕幸懷遣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鏗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鄼禹亦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歆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先是赤眉至高陵王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忽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于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欲殺之劉恭爲請不能得急拔劍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劉恭復爲固請得封長沙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爲慮與謝祿謀遂殺之於郊下初光武聞赤眉入長安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甚愍之急下詔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至是乃詔大司徒鄼禹及時進兵討之而令收葬更始於霸陵却說三輔連遭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守皆開門歸附焉且說光武所遣攻洛陽十一將軍乃是吳漢王梁朱祐萬修賈復劉植堅瓚侯進馮異祭遵岑彭王霸而賈復作先鋒先渡河白虎公陳儵恰引兵迎來儵曰殺不死的鹽吏何不知足也復答曰汝旣聞我威名便當卸甲歸降何敢逆時以抗天吏大抵亦迷於進退者耳無多言請飲吾刃舉矛便刺十數回合陳儵抵敵不住大敗而走大軍盡渡朱鮪等逆戰連破之遂圍洛陽賈復先王莽末爲縣掾嘗迎鹽於河東後大戰青

續於射犬。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雖大破賊而身受重傷。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故陳儻云：漢十一將軍圍洛陽，朱鮪等堅守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往說之。彭至城下，見鮪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待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叛，皇帝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吾非不知之。昔有大司徒被害，而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耳。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可不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土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君，然可乘此上。彭趨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願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將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鄧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行在所，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鮪深感明旦，悉其衆來降。帝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淮陽人，後爲少府，秩二千石。傳封累代云：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訪求卓茂，爲太傅。茂字子康，宛人也。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嘗有密縣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光武初即位，先訪求之。茂時年七十餘矣，詣河陽謁見，以爲太傅。封褒德侯。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並名重當時。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隱避林藪。至是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求休勳子孫賜穀以遵顯之。又徵琅瑯伏湛，拜爲尙書，使典定舊制。時檀鄉賊聚衆數十萬，縱橫趙魏間。建武二年春，大司馬吳漢率大司徒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之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漢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於是大封功臣。吳漢爲廣平侯，朱祐堵陽侯，景丹櫟陽侯，茂杜苦陘侯，劉隆亢父侯，傅俊昆陽侯，堅隱歸強侯，馬武山都侯，馮異陽夏侯，岑彭先已封歸德侯，賈復已封冠軍侯。至是益封穰朝陽二縣，蓋延更封安平侯，陳俊是時攻匡城縣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臧宮封成安侯，耿弇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王霸爲富波侯，蔡遵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任光阿陵侯，李忠中水侯，萬修更封槐

里侯。邳彤先已封更封靈壽侯。劉植更封昌城侯。耿純高陽侯。刁子都者東海人也。莽末起兵萬里。鈔擊徐兗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御州牧。光武狼狽奔信都時。任光嘗假稱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城頭子路姓爰名會。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爲城頭子路。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亦降更始云。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爲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荏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初吳漢率衆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大司空王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敕令止於所在。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尙書宗廣持節卽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光武於功臣嚴而不峻。恩而不溺。惟始終保全。賢於高祖遠矣。其功臣食邑。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訓。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

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均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卽授印綬。策曰。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戒。

先是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銚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獲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盜賊督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不應。告者至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遂出城。熊行求得陸。與同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感愧。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使岑彭擊荊州。下犍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略有十二縣。董訢起者。鄉許邯起杏。又更始鄧王尹遵。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鄧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渡五社津。擊鄧。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時宗室劉永據梁地。自稱天子。結連東海董憲。琅瑯張步。帝欲遣將征之。忽聞赤眉盡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帝大驚曰。克賊殘暴至此耶。乃更封大司徒鄧禹爲梁侯。食四縣。敕速定關中。又

聞延岑反漢中。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帝曰。鄧司徒何能定此。時偏將軍馮異擊破陽翟賊嚴終趙根。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具劍。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異領首受命。引兵而西。復以王梁為中郎將。使北守箕關。赤眉如何暴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赤眉敗諸將平南

且說馮異為人退讓不伐。嘗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與諸將相遇。輒引車避遇。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都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光武破邯鄲時。部分諸軍。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重之。故任以西征。異所至。皆布威信。宏農羣盜稱將軍者。皆率眾降異。後赤眉東走。異拒之不得。東初。赤眉入長安。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拔劍擊柱。不能相下。三輔郡縣遣使貢獻。兵士輒劫奪之。又數虜暴吏民。公卿着亂。動相辯鬪。而兵眾輒踰宮斬關。入掠酒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臥起。劉恭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如所避死。誠欲諸君肯哀憐之耳。言罷。涕泣噓歎。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帛。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四方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遇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威。眾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鄜。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却說鄧禹。聞赤眉西走。乃南至長安。列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忽聞得赤眉發掘諸陵。淫汗后屍。歎曰。生為帝后。死猶受辱。建釋之之計。誠遠矣。因循行諸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時赤眉在右扶風郁夷縣。乃遣將擊之。反為赤眉所敗。禹怒。將悉眾攻之。忽報延岑結連公孫述。劉嘉數敗禹。歎曰。赤眉未衰。漢中復起。帳下無能戰之將。所在皆勁敵。將奈之何。時延岑已至藍田。禹急遣鄧尋先行。自引大兵隨後進發。及禹到。鄧尋早已敗下。延岑追來。禹隨將行陣分為兩翼。

便叫數百騎出迎，囑諸將士曰：延岑萬人敵，吾誘其入陣，以積弩合射，當取勝也。岑至，禹笑謂之曰：延叔牙，欲以勇力逆天命耶？今天子智勇天授，率士歸心，大丈夫欲立功名，要當自審耳。誓死無悔，甚無謂也。岑大怒曰：天命難知，事在人爲。漢高亦一亭長耳。汝以天子必姓劉，何要更始繼興，而敢不旋踵？足見汝言之妄言罷。舉鎗便刺。禹怒曰：反覆小人，固不可以理喻。還手便一鎗刺去。二人戰到數十回合，延岑見不能取勝，勒回馬頭，把鎗一揮，數萬人馬齊衝過來。鄧禹即退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岑軍，中傷甚多。急欲退回，禹軍又走。延岑喝曰：敵箭已盡，擒捉鄧禹正在此時。於是岑軍捨命，復又追上，轉過山頭，禹軍中號鉦一響，兩翼抄攏，萬弩齊發。岑軍急退，鄧禹驅兵掩殺。延岑大敗，死傷萬餘。連日交戰，互有輸贏，而鄧禹軍糧將盡。料延岑一時難滅，乃就穀雲陽。那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初起兵漢中，被劉嘉擊降於冠軍。後更始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至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與鄧禹正相拒於藍田。忽報鄧禹退入雲陽，岑笑曰：此糧盡當急掩之。率兵徑追爲禹伏兵所敗，遂復進兵武都。正行間，忽見一軍擋路，岑急自迎上前。原來是更始柱功侯李寶，聞劉嘉兵敗，特來相助。李寶一見延岑大罵無恥反賊，舉刀便砍。延岑心慌，被李寶殺得大敗，遂走天水。公孫述乃遣大將侯丹，取南鄭，時劉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乃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也下。辯（皆縣名）復與延岑戰，岑敗，引兵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於是軍聲復振。先鄧禹遣馮愔守柁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散，因反擊禹。禹遣使報，帝問使人馮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禹乃遣尙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王匡等以伯升之故，自恐欲亡走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而鄧禹軍威自此稍損焉。李寶因謂劉嘉曰：禹軍數戰不利，東南沸亂，大軍未暇西顧，此天與之機也。嘉曰：文叔才器天授，非吾所及。真帝王資也。嘉妻兄來歙亦勸嘉降光武。寶曰：時未可知，當且觀成敗。忽報更始鄧禹、廖湛將赤眉十萬兵殺來，已至谷口。嘉大怒曰：逆賊猶敢猖獗耶？與戰，大破之。嘉擊殺湛，時軍中乏食，遂到雲陽，就穀。光武聞之，告鄧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賈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李寶倨傲無禮，禹斬之。寶弟乃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禹軍屢敗，又乏食，歸附者漸離散。赤眉遂復入長安。禹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攸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大慚，數以飢卒徵戰，戰輒不利。却說延岑出散關，屯孔杜，凌赤眉將逢安擊之。爲岑所敗，死者十餘萬人。

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一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自守。赤眉虜掠無所得。遂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却說赤眉東還，沿途擄掠。將至華陰，忽遇馮異兵到，截住去路。大怒索戰。馮異便與交鋒。赤眉諸將皆非異對手，異却不十分追殺，與相拒六十餘日。降其將卒五千餘人。光武旣徵鄧禹還，即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軍無糧草，手下又無健將。至是徵還深，漸受任無功，憤怒與赤眉交戰，戰輒不利。及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自河北渡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尙多，是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赤眉詐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餓，見之爭取。赤眉大將軍突還擊，宏軍潰亂。馮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却退。禹揮衆掩追，異曰：「士卒飢倦矣，可且休息。」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二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時建武三年正月也。至閏正月，馮異兵氣稍復，乃與赤眉約期會戰。暗使壯兵變服與赤眉同埋伏道側。次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笑曰：「賊殊狡猾，乃少出兵以應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別識，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之於嶠底，死傷狼藉。男女投降乞命者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不終能奮翼，淵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帝乃自將幸宜陽，威陳六軍，以邀其走路。赤眉餘衆正東向宜陽，忽遇大軍，驚得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器盜甲於宜陽城西堆與熊耳山齊。按酈元水經注洛水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帝令縣廚賜食，衆久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救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以樂成，難以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泝井灶，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

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有恩。乃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得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趙王者。光武叔父良也。建武二年四月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春陵侯嫡子祉爲城陽王。良後徙爲趙王。故稱趙王。五月。又封歙爲泗水王。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誘殺湖陽尉者。終也。封爲淄川王。光武既受傳國璽。乃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却說延岑既破赤眉。兵勢復強。威乃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衆寇猶多。王歆據下北。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轉相攻擊。延岑乃引張邯。任良共攻馮異。異擊破之。諸附歸岑者皆投降。歸異。岑乃走攻析縣。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路道隔斷。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帝聞。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絮。異兵既得食。乃稍誅擊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振。降蜀。其餘悉平。恐延逃入南方。復爲寇。與秦豐。田戎等連合。先秦豐及更始諸將。擁兵據南陽諸城。賈復自請擊鄧。月餘。諸縣皆平定。光武并遣大司馬吳漢擊宛。漢領兵往南陽。一路進發。自南陽宛。涅陽。鄠。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勢如破竹。復引兵南進。以擊秦豐。却說吳漢起初。說彭寵歸光武。及北發十郡突騎。收斬苗曾。擊殺謝躬。數件功勞。最爲上所重。又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先登陷陣。故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後又破檀鄉於漳水。復率諸將擊鄴。西賊黎伯卿等。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漢功既高。寵榮亦至。其麾下軍士。未免意氣揚揚。漢惟知立功。未嘗察覺。故所過多。侵暴沿途百姓。正無所控訴。却惱了一位虎將。原來破虜將軍鄧奉。時正謁歸新野。聞知大怒。曰。誰不爲官家出力。誰不能戰。敢自以爲功耶。彼盡掠吾鄉里。吾誓擒此狂夫。爲諸君雪恨。於是衆中大譁。願助將軍。鄧奉乃部勒士兵。得數千人。下令曰。漢性勇鷙。嘗自爲先鋒。居前。當先襲其輜重。以破其膽。漢雖勇。非吾敵也。却說漢軍正行。忽後隊飛報。不知何處人馬。突如其來。勢不可當。漢大驚。急勒住前部。飛馬來敵。鄧奉一見便罵。無學狂夫。如何縱兵騷擾吾鄉。吳漢正待分說。鄧奉一鎗早已飛到。二人接手數十回合。這邊輜重已被獲去矣。吳漢心慌。大敗落陣而走。鄧奉緊追不捨。未知吳漢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且說鄧奉乃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驍勇絕倫。當日回家拜祖。見大司馬吳漢軍士放縱。掠其鄉里。憤怒興兵。殺得吳漢大敗退走。追趕不及。天色已晚。乃自收兵。因對衆曰。這廝素未敗挫。爲上所重。今經此挫。勢必不可兩立。奈何。衆曰。以將軍之才。固可自立功業。方今秦董諸人。皆據地稱兵。何不與彼合從。自衛。奉歎曰。時固未可逆。恩亦不可負。今爲此賊自陷。百死莫贖。且據地自守。俟再爲戰時。手戮此賊。以舒吾恨也。遂率衆屯涪陽。與諸賊合從。却說光武聞報。吳漢激反。鄧奉大驚曰。奉勇而用兵。有法。諸將非其敵。須吾自往擒之。正議親征。忽南陽王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來歸。帝大喜曰。王廷尉來。吾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兵。明於知天命。故更始封爲知命侯。與吾相遇軍中。尤相厚善。於是特加賞賜。拜爲左曹。封山桑侯。乃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遷王常爲漢中將軍。同南擊鄧奉。董訢。時岑彭已破杏。降許邯。遂并力先擊堵鄉。鄧奉見漢兵不到涪陽。料是重兵先困董訢。乃將萬餘人往救之。訢奉皆南陽精兵。岑彭等攻之。連月不克。且說蓋延先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邱。皆拔之。其夏。遂督馬武。劉隆。馬成。王霸等。南伐劉永。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爲王莽所誅。更始立。永先詣洛陽。詔封爲梁王。都睢陽。永見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爲護國大將軍。防弟少公爲御史大夫。遂招集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爲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疆。爲橫行將軍。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其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帝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伐之。延領兵而南。先攻拔襄邑。復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拔之。永乃將家屬走虞縣。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蓋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梁邱壽。而彭城扶陽。杼。狄。蕭。皆降。又破沛郡太守陳修。斬之。永將蘇茂。佼。疆。周建等。三萬餘人。救永。共攻延。戰於沛西。延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蘇。茂。爲。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攻。劉。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臣。於。永。永。以。茂。爲。大。司。馬。淮。陽。王。永。破。敗。茂。遂。仍。還。廣。樂。帝。使。大。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寄。徐。二。州。招。降。張。步。劉。永。聞。隆。至。乃。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殺。伏。隆。而。屯。兵。於。劇。遣。將。循。山。東。諸。郡。拓。地。漸。廣。是。時。帝。方。北。憂。漁。陽。未。暇。滅。此。故。步。得。專。集。齊。地。據。有。十。二。郡。焉。却。說。漁。陽。彭。寵。自。歸。光。武。圍。邯。鄲。時。寵。轉。輸。糧。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

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心懷不平。及上卽位。吳漢王梁寵三人。並爲三公。而寵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爲王。只此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以此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浮沛國蕭縣人。初從破邯鄲。拜爲幽州牧。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羣倉穀。廩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是頗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多聚兵穀。意計難量。有詔徵寵。寵意浮賣己。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感言浮譖枉之狀。固求同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親信吏。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分兵旬廣陽上谷右北平。朱浮以書責寵曰。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寵字）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曉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佳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况字）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遠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阿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遠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頗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時威。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郡后惡法。求爲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兩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相及。比汝還。北軍必敗矣。寵果感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

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綵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爲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文質連衡。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鄧隆助浮。浮懷懼，復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待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惡，浮恃才舞文，反遮截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遂降於寵。寵乃自稱燕王，時張豐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寵連兵。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權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功同，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徵况聞之，更遣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後寵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寢，共縛於牀，僞稱寵命，呼其妻入，妻驚喊，奴乃掉其頭，擊其頰，將妻入取寶物，至寵所裝之。又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畢，即斬寵及妻頭，置縑囊中，持記出城，因以詣闕。明日，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兩尸大驚怖，其尙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朱浮逃歸洛陽，尙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這俱是後話，而平狄將軍龐萌又背帝而爲亂，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史稱光武知人善任，獨詘於龐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哉。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蓋延耿弇定梁齊

先是董訢、鄧奉、延岑等在南陽一帶，岑、彭、耿、弇等攻之不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大兵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能前進。岑、彭奮勇奔擊，大破之，遂至堵陽。却說鄧奉令侯卒伏道傍，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大驚，連夜逃歸涇陽。董訢見鄧奉夜遁，料來不可獨支，遂降岑、彭。彭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遣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漢，朱祐見獲，陛下既至，猶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先諸將擊

奉朱祐軍敗被奉生擒去。買復與戰，身被十二創，幾乎不免。及奉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復遣祐擊新野隨縣，皆平之。是時野穀旅生，麻桑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疆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戲陽，降之。九月，驃騎大將軍景丹薨。丹病瘡，在上前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耶？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會陝賊蘇况攻破宏農，生獲郡守。帝以丹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兵到郡，十餘日薨。延岑自被馮異殺敗，走入南方，與秦豐合。及鄧奉既除，帝回洛陽，諸將乃併力以伐秦豐。六月，耿弇與延岑戰於穰，大破之。七月，岑彭率三將軍攻秦豐，戰於黎邱，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延岑至東陽，遇朱祐祭遵，大戰一陣。岑將張成、臯勇無比，被祭遵斬爲兩段。延岑敗逃，今且閣起，再說吳漢一邊。漢自被鄧奉殺敗之後，光武便不令他在南陽地界，却與偏將軍馮異同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三年春，率耿弇蓋延擊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及蓋延戰劉永於楚沛，耿弇追鄧奉於涇陽。時蘇茂叛歸劉永，後被蓋延殺敗，轉至廣樂。吳漢乃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攻打一月，城已將破。吳漢曰：蘇茂困急矣，來日吾等只攻三面，闕一門，賊必走。此便好擒之。正商議停妥，忽探馬來報，不知何處人馬如潮水般湧來。吳漢大驚，謂杜茂等曰：公等小心，督營漢自去迎之。看是如何，乃引輕騎千餘迎上前去。原來是周建自沛西敗後，別招聚集得十餘萬人來救廣樂。吳漢一見大怒，奮起畫戟，便戰周建，戰到數十回合。周建抵敵不住，敗下陣去。吳漢性起，大喝一聲，拍馬趕去看看。趕上，不料飛跑過急，馬失前蹄，將吳漢一交翻下馬來。周建聽得急勒回馬，一刀蓋下，却被衆軍一齊擁上，救漢回營。建等遂借勢入城，却說吳漢一交跌倒，左脚膝蓋骨跌歪在一邊，不能起床。周建蘇茂軍勢大振，率衆來攻。陳俊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推牛糞土，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中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擂鼓聲，皆大呼而進。後進者斬。遂鼓而進之。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建茂見漢兵追進城來，捨命復又突出城。吳漢料建茂必投睢陽，遂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却將兵往睢陽，以助蓋延。劉永先被蓋延殺敗，走保湖陵。後睢陽人反城迎永，於是蓋延復率諸將圍睢陽將百日，却是攻不破。忽蘇茂周建領數千人馬到來，劉永在敵樓望見大喜，以爲已勝。廣樂急率衆開城迎入，茂建哭訴戰敗情形。劉永傷

感不已。次日，吳漢又到。將睢陽圍成鐵桶。蓋延命架雲梯上城。劉永嚇得走頭無路。周建曰：陛下勿憂，東有董憲，北有張步，足以制敵。又有五校之屬，皆在牽掣其肘。今且走鄭，收集散卒，並約五校之衆爲助。蓋延之勢孤矣。蘇茂、周建乃保定劉永，拚命殺出重圍。蓋延顧謂衆將曰：此寇前次大敗，母亡妻喪，未久復聚衆數十萬，虛聲最能惑衆。天下愚人多，吾等須趁此時滅之，無爲久苦蒼生也。軍中大悅，遂拔營迅速，却說劉永等衆沒命的走了一天，會日沉山西，霞光夕照中，探望征塵已靜，料離追兵已遠，方才歇下營盤。且日黎明，正待趨行，大將慶吾入帳曰：人不可逆天，逆天而行，未有不亡。劉秀作天子，哀平之際，已有此讖。水合滹沱，白衣指路，天命可知矣。以戰功論之，南勝昆陽，北破邯鄲，三輔氛靖，南陽叛誅，用兵若此，何有於齊梁哉！前有明詔，復宗室故國，誠不如倒戈歸順。朱鮪且封，况大王乎！永聞言大怒，指慶吾罵曰：佞賊見吾暫敗，敢反耶！言未已，慶吾早已趕上一劍，將劉永砍倒，提頭在手，衆衛士大驚，欲奔上前。慶吾大聲對衆曰：爲此一人，不達天時，妄欲富貴，已害數十萬生靈。今追騎已至，諸君欲延命乎？欲與妄豎同死乎？蘇茂、周建等聞變，急入中軍。吳漢突騎如疾風驟雨到來，茂建等大驚，挾得永子劉紆上馬急逃。軍士有大半隨着慶吾投降。蓋延大喜，命將追趕蘇茂等，追之不及。延等乃分頭安撫各郡邑，奏凱而回。却說蘇茂、周建等逃至垂惠，復招聚得數萬人，立紆爲梁王，據城自守。佞驢乃奔保西防焉。四年春，蓋延又擊蘇茂、周建於靳進，與董憲戰於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拔之。復追趕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逃奔。延所向必克，諸寇望風而懼。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大怒，自郟盡起大兵，往蘭陵圍休。時蓋延及龐萌在楚，急報帝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之圍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董憲乃率千餘人迎戰，接手數合，便敗下陣去。延等追殺一陣，因破圍入城。原來董憲知延萌到來，二將皆難力敵，故此詐敗。明日，乃大出兵將蘭陵圍得水洩不通。延等大驚曰：不聽帝言，果中賊計。今當趁此捨命殺出，遂遽出突走。憲兵雖衆，却當不住延萌之勇。延等既出，因往攻郟。帝聞延敗，讓之曰：初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有董憲遂救蘭陵，取賁休。秋七月，上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攻之數月不下。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十餘萬來救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救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曰：同受帝命，今敗不相救，毋乃不可。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戰必倍力。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將武衆圍在城心。馬武見王霸坐視不

救。怒發如雷，睜圓豹眼，倒豎虎鬚，大喊衆吏士隨我出重圍去也。只這一聲，如霹靂振空，衆軍士齊聲應曰：願捨死助將軍。馬武奮起青銅大砍刀一馬，便去冲圍。所到處，只見人翻馬倒。馬武只數千人，在十數萬人之中，半日雖是殺人如麻，却冲不出去。王霸營中只聽得喊殺連天，半日不絕。人人怒發，願去助陣。內有壯士數十人，按納不住，自斷其髮，入營請戰。王霸見士氣已作，乃下令開營，後出精騎抄敵背後襲殺。建茂等衆正殺得疲乏，被王霸生力軍從後殺來，無不以一當百。馬武得知是王霸出救，又氣增百倍的殺。建茂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追殺一陣，各自歸營。不數日，茂建復聚兵挑戰至霸營。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告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食糧不足，盡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周建劉紆欲入城，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怒，自前責之，誦曰：叔負奇才，不能擇主而仕，強逆天命，屢敗而不知悔，是自求滅宗者也。即今求生有路，捨死無名，機決俄頃，後悔無及。建聽罷，氣得目瞪口呆。又見城頭上高懸降旗，大吼一聲，鮮血直噴，倒下馬來。劉紆命人救起，自逃生。周建路死，紆往投攸疆。蘇茂連夜奔下邳，與董憲合。垂惠已定，是時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官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其衆四萬餘人。先是耿弇破南陽後，從上幸春陵，因見請自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至是各功俱建，一應前言，因詔弇進討張步。時梁地董憲猶強，蓋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郊邳之間，頗有尅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延深感，乃上疏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會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閱，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却說龐萌每嘗見詔書，獨下延而不及己，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叛。襲破延軍，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萌山陽人，初爲侍中，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延將擊董憲。至是反，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共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殺楚郡太守孫萌，却說董憲聞帝自討萌，乃與劉紆蘇茂攸疆去下邳，還闕陵，使茂偃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曉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兵養銳，以挫其鋒。城平而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在東郡，馳使召之。諸將會者，漢中將軍王常，前將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與蓋延俱到任城。龐萌等見光

武不戰，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已疲困，而卒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齊，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董憲手下亦有數十員戰將，早被光武斬了幾員，憲大驚，急自上前，不數合，亦招架不住，敗下陣去。蓋延、馬武、王常等見光武親戰，俱各憤勇，惡殺殺得萌茂等七零八落，尸橫遍地。天晚方纔收兵，龐萌、蘇茂、佼彊棄輜重，連夜逃奔。董憲乃與劉紆率殘敗數萬人，奔走屯昌慮，却自將銳卒拒新陽，相去數十里。忽見一標人馬攔住，門旗開處，一將突出，喝曰：「吾在此候多時矣！」原來吳漢到任城時，帝密謂漢曰：「此戰賊必走昌慮，又必發精銳以乘新陽，將軍乘勝，即先馳往，伏要路以邀截之。」却說董憲見是吳漢，驚曰：「何其捷速！」真所謂用兵如神也。急欲回軍，吳漢早已殺到。憲敗，復還昌慮。漢隨後追擊，亦進至昌慮，屯守之。憲大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笑曰：「五校乏食，當退。吾將乘其敝也。」敕各營堅壁以待之。數日，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投張步，董憲及龐萌走入繒山。數日，吏士聞憲尚在，復相聚得數百人，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攻拔郟，憲與龐萌走守胸縣。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乃進兵圍胸，後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榆。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漢攻下胸城，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黔陵亦斬萌，皆傳首洛陽。」帝封韓湛爲列侯，黔陵爲關內侯。帝還京，因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焉。且說耿弇既受命討張步，乃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一面檄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先是泰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爲泰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將擊俊，戰於贏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食定，泰山後以琅邪未平，徙俊爲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俊蓋威振青齊云。却說張步聞弇將至，乃使其大將軍費邑、單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從朝陽橋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意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破，魂飛魄散，遂空壁亡去。弇將進兵歷下，聞費邑遣其弟敢分兵守巨里，弇乃令先進兵魯巨里，却使兵衆多伐樹木，揚言將填塞坑塹。數日，聞費邑謀來救弟，弇因嚴令中軍促修攻城器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却陰縱生丁，令得逃歸，以弇期告邑。邑大驚，急自將精兵三萬餘人前來，弇喜，謂諸將曰：「賊中吾計矣，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費邑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逃歸。張步弇收其積聚，復縱兵擊

諸未下者。凡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將。後五日會齊攻打西安。藍聞之。晨夜驚守。至期夜半。奔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淄。西安必救之。攻西安。則臨淄不能救。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則西安孤。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必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得以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下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待張步至。乃取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萬餘衆。吾皆就其營而破之。今耿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哉。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大喜。上書光武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彼進則誘而攻之。欲去則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淄水上。只見前面塵頭大起。突騎便欲上前廝殺。弇曰。來者必非張步也。探之。乃是先鋒重異。弇急令收兵回。衆大異之。弇曰。重異易破。吾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威其氣耳。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俊分陣於城下。步至。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臨淄本齊國所都。小城卽齊王宮。中有環臺。弇升環臺望之。視歆等戰到酣處。乃自引突騎沖出。步陣被弇沖爲兩節。遂大破之。飛箭射中弇股。以劍截之。左右無知者。一場惡戰。至夜乃罷。明日。弇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威將勇。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預置左右翼埋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距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大敗。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廣烹鄒生。及田廣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吾當語大司徒釋其怨。其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卽今知有志者事竟成也。帝因進幸劇。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却說蘇茂任城敗後。逃歸張步。至是將萬餘人來救之。因責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往攻其營。且旣呼茂。何不能少待耶。步曰。負負。

無可言者。帝時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侯。與妻子居洛陽。耿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州城三百。未嘗挫折焉。是歲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趾牧鄧讓操七郡太守。遣使奉貢。六年二月。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城。獲李憲。憲王莽時爲廬江連率。莽敗。遂據郡自守。建武三年。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帝拜成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常。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圍憲於舒。成令將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是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封成平舒侯。劉隆遣屯田武當。諸將還京師。帝乃大宴功臣。各加賞賜。忽報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甚急。欲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馬援入洛識眞主

却說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哀帝時爲清水長。太守以其幹才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蜀郡。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擄掠暴橫。述惡之。召路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賊寇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眞主。諸卿欲并力者。卽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二年秋。更始遣李寶張忠。將兵萬餘入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擊忠寶於綿竹。大破走之。至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喜。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建武元年。李熊復說述。宜稱天子。四月。有龍出其府殿中。述以爲符瑞。因印其掌文曰。公孫帝。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改元龍興。民夷皆附之。以弟光爲大司馬。恢爲大司空。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時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述遂大作營壘。會聚甲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及秦豐。敗延岑。田戎。皆降於述。述乃以岑爲大司馬。封汝寧王。田戎翼江王。光武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

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歎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陛下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就歸。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乃令歎使於西州，却說隗囂於更始時亡歸天水，復招聚士衆，名震西川。建武二年，鄧禹裨將馮愔叛禹，西向天水，囂迎擊破之。禹乃承制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同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追敗之於烏氏涇陰間。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台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會來歙至，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時陳倉人昌縮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馮異擊走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其略曰：「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所願，因將軍兵馬旗鼓相當也。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構，勿用傍人解構之言。」云云。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至天水，以大司空扶安王卬綬授囂，囂怒曰：「漢帝且重囂，子陽乃欲臣我哉！」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述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言，書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極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囂內懷觀望，不能決，因使馬援入蜀，觀探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有三兄，况余員均有才能，援年十二而詩，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師事潁川蒲昌受學，而不能守章句，因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欲就邊郡畜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况卒，援服喪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舍，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憐縱之，自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天水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與諸弟故舊，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據薦之於莽，莽以涉爲天水太守，援爲漢中太守，及莽敗，援兄員時爲上郡太守，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光武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復原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至是使入蜀探察公孫述消息，援與述同里閭，素相善，旣至，以爲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感陳陞衛以延接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制衣冠，旦日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轆折而入，禮饗官屬。

甚感。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之位。賓客皆樂留蜀。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備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四年冬。乃使援奉書洛陽。援至。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列戟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明年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所能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史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悅。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隨援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却說囂將王元。見囂專心內事。憤曰。天下成敗未可知也。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措。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因儒生之說。棄千霸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九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以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補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卽還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險阨。欲專方面。因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試論之。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學。年二十餘。避更始之亂。入天水。從囂。囂素重之。因對曰。周之廢與。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取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愚人習識。劉民姓號之故。而謂漢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

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麼尙不及數子。而欲闢好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季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異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陵。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却說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覽班彪之論。心知其是。而不能納。乃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尙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方天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皆王者之益。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興與河南開封人更始時。拜涼州刺史。赤眉入關。興乃西歸隗囂。而恥爲之。屈嘗稱病不起。適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擗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親。囂令與妻子俱東。帝徵爲大中大夫。於是隴中遊士長者多引去者。申屠剛。文帝時丞相申屠嘉之後。平帝時爲郡功曹。見王莽專政。隔絕帝外家。甚不平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極忿其人。中有數語。激切之至。如人無賢愚。莫不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

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陛下宜昭然覺悟。而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鄙吝。云云。書奏。莽令元后下詔。使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是。聞隗囂欲背漢而附公孫述。乃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恭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附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酬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爲乎。利害疑惑。是猝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乃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聽。至言知其必敗。遂避地河西。寶融以爲從事。甚禮重之。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早孤。王莽居攝中。爲明義侯王俊司馬。隨軍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寧武男。女弟爲王邑小妻。家長安中。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及漢兵起。從王邑。敗於昆陽。後拜爲波水將軍。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爲校尉。甚重之。薦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擾。不欲出關。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因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求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爲言更始。乃得爲張掖屬國都尉。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其餘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拏獲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幸形爲敦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宴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破之。諸郡相救。皆如符要。其後匈奴懲艾。稀復侵寇。羌胡皆震服親附。及光武卽位。融等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因隗囂稱建武年號。乃從囂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却說隗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見寶融。融曰。前聞囂將軍斬子暘之使。復遣子入侍。

翰誠納忠。書使往還。恩禮俱篤。近聞用武將之謀。拒智士之諫。季孟（鬻字）名士。奈何守志不貞。初終易轍。如此哉。玄笑曰。將軍自審。智足以知來。力足以續絕耶。融曰。不能。然則願以己之不能。責人之能。己之愚。責人之不愚。耶。京請為將軍籌之。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明驗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雖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也。融不能答。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已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與班彪區畫。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見鈞至。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鬻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復上書。中有云。前遣劉鈞口騰肝胆。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咸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鬻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遂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業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人。獨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云云。帝復賜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六年春。山東江淮悉平。諸將還京師。三月。公孫述使田戎任滿寇荊州。不克而去。帝積苦兵馬之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亦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後隴蜀雖相繼而滅。漢家却傷了數員大將。鬧了七年干戈。纔得平定。可見一統之不易也。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寶氏請師封兩侯

且說光武久於行陣。意殊厭兵。乃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亦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以惑眾。帝乃與述書曰。圖

識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名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起於行陣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後死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劉有雍州。兵強上附。威如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事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尙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墨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則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之右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發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聽邯言。欲悉以北軍屯土。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述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立其兩子爲王。各食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遠。王愛子示無大志。不可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却說光武素聞隗囂能得士。常稱囂爲長者。務欲招之。會公孫述寇南郡。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帝知其終不爲用。卽欲討之。適征西大將軍馮異自長安入朝。引見。帝大喜。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顧異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帝是之。既而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後數引謙見。與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詔虎牙大將軍祭遵及耿弇蓋延王常馬武劉歆劉隆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歆奉璽書賜囂。諭旨。囂猶豫不決。歆憤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賜意。足下推忠誠。旣以伯春委質。而又用佞惑之言。爲滅族之計耶。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歆。歆隨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之。必殺歆。囂將王遵急諫曰。不可。君叔擣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益上怒。昔宋

執楚使。遂有析子易骸慘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歎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漢將仰面爭雄。隴兵順步冲敵。勢如山壓。漢兵大敗。急退。囂衆追殺下來。馬武督後隊正進。只見前軍敗回。武急選精騎千餘讓過。敗軍迎上。隴去。囂正追來。馬武怒發。一枝畫戟。飛入囂陣。如電掣雷轟。所選精騎。隨着砍殺。武偏只望人多。兵厚。處殺去不一時間。殺人數千。囂衆大潰。武乃從容下隴。光武聞之。乃曰。囂占地利。故是勁敵。當徐圖之耳。於是下詔。着耿弇軍漆。馮異軍枸邑。祭遵軍泝。吳漢蓋延等還屯長安。却說馮異引軍未至枸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枸邑。異聞之。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威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慣習小利。且欲深入。若令得枸邑。則三輔動搖矣。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息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猝然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泝。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隗囂來降。異乃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乃下璽書褒獎異功。而賜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令大司馬以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肥頭少卿率萬餘人降。異時盧芳將軍買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異擊破之。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盧芳安定三水人。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後更始敗。三水豪傑以芳爲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爲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王匈奴本與漢約爲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爲發兵擁護。世世稱臣。今漢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發數千騎迎芳入匈奴。立芳爲漢帝。建武五年。李興閔堪等引兵至庭。迎芳入塞。都於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焉。且說河西寶融聞隗囂反。乃與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風虎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事承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棄成功。難就去從。議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實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文而易強。禦恃遠。數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

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君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融得書不能納。寶融怒曰。善言不入。是所謂下愚不移也。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渠統恐衆心猶有疑惑。使人刺殺張玄。因並耀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五月辛未。帝下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爲隗囂所誑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六月。以縣官吏職繁多。詔各部條奏。置長吏可并合者。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却說馬援既歸。光武以三輔地曠土沃。而相隨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囂用王元計。欲貳於漢。援數以書責譬之。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竟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求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勸囂勿反。廣不答。六年秋。延岑欲出漢中。遣前將軍李通領侯進王霸等十營擊之。大勝。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初隗囂以地占形勝。國富民附。敵王元之說。據隴坻以拒漢。及王元行巡之敗。稍識山東智勇。接聞馮異擊破賈覽。李通戰勝延岑。遂惶惑憂懼。上書謝過曰。吏人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官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歛至。泝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今若束手復遣。弟命歸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三月。述以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勢。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泝。皆不得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爲大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爲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嘗謂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祿哉。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甚切。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與祭遵襲略陽。遵路中病還。乃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

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欽據略陽，各引兵馳赴之。帝急遣人分頭追諸將還，曰：「囂先所恃，其亡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也。」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引兵助囂，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器。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召吳漢、蓋延、王霸、馬成、馬武、寇恂。上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帝不從。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卒不聽。西至漆，諸將亦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豫未決。帝先已召馬援會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車，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分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帝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進幸上邽，傳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爲黔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而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帝嘉竇融功，以四縣封之，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却說吳漢、耿弇等攻打西城，上邽兩處楊廣等固守，急切不能下。帝正沈思方略，忽聞潁川盜賊竄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羽書雪片般紛紛，不絕。帝大驚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急傳將士車駕東發，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預須爲白。」八月，帝自上邽晨夜馳歸。九月乙卯，至洛陽。庚申，帝駕親征，軍兵浩蕩，往潁川進發，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掃隴西三將殞命

前爲潁川太守者，昌平寇恂也。恂先治河內，大得人心。建武二年，坐繫考上書者免官。其時潁川人嚴終爲寇，以是復

拜恂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三年。遣使者就拜爲汝南太守。掃除盜賊。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敎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獨能平之耳。然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車駕將還。忽報東郡濟陰地方盜賊羣起。帝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率兵擊之。帝有所省。復遣使拜東光侯耿純爲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於東郡。先是。眞定王劉揚謀不軌。造作讖記。交通綿曼賊。純用計誅之。眞定震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笑曰。卿旣治武。復欲修文耶。乃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後嘗將兵擊泰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純居東郡四歲。以事坐免。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泣涕曰。願復得耿君。請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先封耿鄉侯。乃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詔報曰。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乃更封純爲東光侯。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帝因潁川服寇君。忽憶東郡百姓思耿君。正同。故已遣將復調純會東郡也。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九月。戊寅。車駕至洛。公卿奏。安邱侯張步將妻子逃去。踰探尋奔臨淮一路。已檄要地偵緝。尙無確耗。帝笑曰。此固不能安享富貴者。行當就擒耳。言未已。有司奏徐州申報。叛侯張步逃奔臨淮。與弟宏蘭招其故衆。欲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帝卽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後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先是。帝思隴西雖降。羣衆猶多。兼之隴蜀有唇齒之憂。子陽勢必力助。平之未有時日。乃下書敎吳漢曰。諸部甲卒。新舊凡數十萬。但坐費糧食耳。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敎到。漢等貪并力攻。羣猶豫備不能遣。日復一日。糧食漸少。吏士疲役。逃亡果多。漢等心中慌忙。十一月。羣將楊廣死。隗囂窮困無策。漢等攻打益急。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悉罷。捷請自殺以明之。遂

自刎死。漢兵見之嗟異。吳漢大聲喝曰：「此輩不達天時，罔識帝德，始既誤投其主，久復自任其愚，不能遷善，九死滋愧。汝衆稍有知識，亟當開城納順。」帝德汪洋，永保樂佚，只見城頭上沸反聲喊，寧死不降。吳漢大怒，嘖的一聲，城上一人早已仰翻着箭。漢士卒一擁前攻，城上矢石如雨，只得退回。却說各處城池雖小，却死守不能下。岑彭乃令軍士運土築截各處山谷，激壅谷水，以灌西城。城未沒，只丈餘。驚衆大驚曰：「今番盡爲魚鱉矣。」驚大哭，與妻子決別，欲自盡。左右救勸不住，忽聽得城外金鼓齊鳴，喊殺連天。衆急擁上敵樓眺望，原來是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陣。王元等決開木圍，捨死惡戰，遂得入城，迎驚歸冀。時吳漢軍食盡，乃燒去輜重，引退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驚聞之，率衆緊追，偏入漢營，却惱了一位大將，持偃月大刀，飛馬直入驚陣，大罵：「敗虜敢爾耶！」刀起處，早已紛紛人頭落地。驚衆正在興頭，突然遇那天神般將，橫冲直撞，刀如疾電，馬若怒龍，如入無人之境。驚陣中一員大將，拍馬趕來，赴敵纔一合，大刀過處，連人帶馬，分爲四段。驚衆大驚曰：「漢將中有此人，吾屬無噍類矣。」遂紛紛然各自逃生。那將猶砍殺不休，一時間尸橫遍地，其跌壓踐踏未死者，到處蠕蠕然慘目，直追殺十數里。然後一轡如雲，騰回本陣。是誰乃岑彭也。於是諸將乃得全軍東歸，惟祭遵屯汧，不肯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而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歸驚矣。校尉溫序爲驚將荀宇所獲，欲降之。序怒，以節搗殺數人，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帝曰：「此吳漢違吾敕，遂棄前功也。」賜溫序塚地，拜其三子爲郎。詔書賜祭遵，曰：「將軍連年距難，衆卻獨留，功勞瀾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疋，以賜吏士，却說祭遵自春間進攻略陽，途中得病而回。至是諸將悉退，獨遵留汧，兵糧不足。遵日夜操心，軍務病益加重。九年春正月，遂薨於軍。帝聞大驚，一面詔馮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遵喪至河南縣，詔百官先會喪所，而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天甲兜鍪，兵車軍陣送葬。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問夫人室家，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遵無子，同產兄午娶妾送之，遵以身任於國，軍兵未靖，不敢圖慮繼嗣之計，乃使人辭而不受。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乎其見思如此。且說隗囂自經岑彭一場惡戰，驚嚇成病，及祭遵死，聞馮異并其軍，囂將吏數驚，馮異軍至，囂臥病不得食。至出城餐糗，曾有傳說祭遵喪葬之榮，漢帝哭泣之哀者，津津不置。囂聞之，悲憤而死。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遭破滅。囂少病蹇，故云。囂既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光武聞之，詔馮異復行天水太守事，令攻趙匡等。久不能拔，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秋八月，詔來歙率馮異、耿弇、蓋延、馬成、劉尚入天水，協攻趙匡、田弇等。於是諸將分擊各部，耿弇循安定北地，諸營堡蓋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馬成、同劉尚合破河池。武都、趙匡等告急，文書紛紛往益州求救。蜀地震恐，時王元降蜀，因說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却說荆江一帶乃岑彭之所經理。初，彭攻破秦豐、田戎，南方悉定，以將伐蜀漢，而川谷水險，難於漕運，乃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平、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也。建武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彭壅谷水灌西城，會漢軍食盡而退，復回津鄉。且說任滿、田戎皆智勇宿將，且荆南是其昔日巢窟，地勢遠近險易，尤了然心目。此時將數萬精兵，乘箬筏而下江關，真是勢如破竹，數月之間，馮駿及田鴻、李平等俱戰敗，夷道、夷陵盡失，賊還荆門、虎牙。此處江水所出，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門，虎牙山在北，石壁之色紅白相間，類牙，故有此名。此二山楚之西塞，極為險要。岑彭初聞田戎等下江關，便大驚曰：南郡不保矣。昔狐驚鼠竄之日，破之猶費數載之功，今挾全蜀之勢，擁精銳之衆，實為勁敵。一面申奏，一面調撥各路機宜，及引兵到來，只見橫江搭起浮橋，鬪樓滿江，攢柱攔絕水道，賊營紮於山上，彭水旱不能進，幾次設計攻打，反為所敗，只得拒住江面各路隘口，加意提防。却日夜督造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以待救到大進，却說光武得奏，正要遣將助彭，忽報盧芳結連匈奴，竊邊甚急。帝曰：荆楚有岑彭在，寇諒不能深入，且置之。於長遣吳漢率王霸、王常、朱祐、侯進等五將軍將兵五萬餘人擊之。軍次高柳，芳將賈覽、閔堪迎戰，大敗。會大雨而匈奴救至，漢兵反為所挫。帝聞之，料芳非時日可討，乃召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拜王霸為上谷太守，領屯兵，得捕擊胡虜，無拘郡界。而馮異攻擊趙匡、田弇等，且一年矣，皆斬之。馬成、劉尚已破河池，遂平武都，耿弇蓋延俱建功，掃平各部，因合兵共攻冀，數月不能拔。衆欲且還休兵，以觀其變，異固持不動。常為軍前鋒，十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異病發，薨於軍。帝聞報，大慟，諡之曰節侯。長子彭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彭弟，訴為析鄉侯。異既薨，來歙等攻賊益力，時高平未下，耿弇率大中大夫竇

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不拔。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吳漢退軍天水，諸郡盡失。峻復逃歸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不下。帝怒，入關將自征之。乃徵漁陽太守郭伋、潁川太守，而召寇恂從征隴州。時潁川盜亦未淨，伋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淵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土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云。」恂至長安，諫帝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心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泝，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行，今將煩卿若峻不降，卽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理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餘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十月，來歙、耿弇等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荀宇、趙恢等將隗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宏農。隴右旣平，西羌猶爲患。自王莽末，羌虜多背叛，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爲用。及囂死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皆營壘自守。州郡不能討，來歙乃繕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大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時大饑，流離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歙復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歙乃與蓋延、馬成進攻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死。馳召蓋延，延至見歙，利刃插入脅中，驚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虎牙何敢如此！」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囑。歙復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賊所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望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不止，乃使大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子褒嗣侯。帝嘉歙忠節，十三年復封歙弟由爲宜西侯。且說此刺客乃

環安所遣也。王元遂欲乘喪復河池。安曰：東將才能愈出愈奇，全隴之威猶不足以當之。况殘敗之餘，而馬成、劉尚、智勇足備，豈易爭鋒？忽報蓋延病回長安，又聞朝廷遣大司馬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以助岑彭滅蜀。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疋，皆會荆門。任滿等大敗環安等，遂歸蜀。王元往助延岑，伏蜀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臧子陽全蜀歸心

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大下、江關、擊破馮駿等，據住荆門。岑彭兵少，數攻不利。於是大造戰船，攻具以待援兵到來。至十一年春，帝遣岑彭與吳漢及臧宮、劉隆、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水兵，皆會集荆門。時江中攢柱密佈，岑彭乃同吳漢等沿江遠遠相度形勢。吳漢曰：似此水道橫絕，無用武之地，兵多祇費糧穀耳。當暫罷三郡棹卒，俟隙觀變，再行調取。岑彭曰：蜀兵勢盛，我兵既集，不乘勢以規進取，而復遣去，不益長寇志而阻士心乎？漢必欲罷之，彭乃上書言狀。帝報彭書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大起，彭大喜曰：此天助也。因與魯奇各領露橈，冒突百艘，各帶攻具，颺帆西進。露橈者，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觸冒而衝突也。魯奇領令開船先進，只見帆順流急，雪浪噴空，船去如弩箭離弦。頃刻將抵浮橋，正待直冲而進，却是作怪。那船只在江中搖擺不得上，而鬪樓上任滿等早已望見，樓上弩弓密佈，橋下戰船一字擺開，殺下。雖非順風，却是順水，搖動摧船，紛紛迎來。魯奇大驚，吩咐各船齊用勁弩發火，炬焚橋，自却捨命惡戰。鎗挑落水者不計其數。任滿正在鬪樓，指揮兵將，只見火炬如流星般飛來，一刻之間，樓橋俱着，嚇得蜀將火急逃生不及。時風怒火威，只聽得轟天價一聲響，橋樓坍塌。先是魯奇船不得動，原來是攢柱上的反把鉤，奇使善泅者入水，盡去其攢柱。此時岑彭亦到，於是數百號冒突樓船，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這一場大戰，斬了任滿，生擒程汎，只逃走田戎，却保守江州去了。於是岑彭表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等長驅入江關，而下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每親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田戎糧食多，難以卒拔，乃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時公孫述大懼，乃使延岑、呂縉、王元及其弟恢，領傾國之兵，拒住廣漢及資中。又遣侯丹率二萬人拒黃石。岑彭探聽的實，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却

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成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日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上廣都，離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吾以大兵拒廣漢，乃遠出延岑軍後，是何神也！」先是六月，述將環安遣人刺殺中郎將來歙。帝乃自將大兵征蜀。七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侯丹於黃石。時臧宮將降卒數萬於廣漢間，糧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所得郡邑，復各保聚，觀望成敗。宮徬徨無措，欲引還，悉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疋，宮大喜，乃矯制取以自益。因日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兵驟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無算，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不流。延岑逃得性命，奔往成都。其衆投降，盡獲其兵馬珍寶，乃乘勝追殺。時王元人馬屯札平陽鄉，臧宮一到，元已魂飛魄散，舉衆歸降。遂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全蜀震恐。帝欲降述，乃與述書，陳言禍福。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常少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領軍環安進曰：「漢將中只岑彭一人難敵耳。追田戎於夷陵，拒隗囂於隴右，蜀人至今膽寒。述笑曰：「猶強於來君叔哉！」却說岑彭既拔武陽，聞臧宮已破涪城，吳漢將南陽兵沂江而上，亦將到。喜曰：「滅蜀可剋期矣。」遂拔營前進。有成都亡奴來降，云：「述得帝書，光祿勳張隆、太常常少勸述降，述無降意。大臣皆怨，日夜離叛。岑信之，留於帳下。會日暮，駐營詢地名，曰：「彭亡彭惡之。」以日暮未便他徙，夜半營中有警，巡營見有黑影，譬如飛鳥，出投西去。追之莫及，傳入中軍。彭已被刺死，監軍鄭興大驚，不俟天明，急領全營東退，以授吳漢。而武陽一帶復失。彭持軍整齊，所過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越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吳漢稍休士卒，復率兵進。十二年五月，與蜀將魏黨、公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時，秋九月也。威虜將軍馮峻已拔江州，生擒田戎。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漢聞各路兵俱到，乃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帝馳書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視。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方疲，乃可擊也。」漢不聽，乃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責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即敗。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此詔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餘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集帳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兩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則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衆兵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旗旛。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謝豐自將攻江南。漢盡出精銳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帝後使謁者張堪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詣吳漢。在道復追拜堪爲蜀郡太守。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早孤。年十六。讓父財數百餘萬。與兄子。而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爲聖童。帝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來歙薦之。召拜郎中。三選爲謁者。却說吳漢懲前失。自是與述將戰於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剋。遂軍於成都郭中。述驚惶無措。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用。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出市橋。大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岑衆無不以一當百。吳漢大敗。延岑捨死追殺。漢落水。中緣馬尾得出。正在危急。恰好張堪到來。七千匹馬塵土蔽天。延岑大驚。退入城中。吳漢收聚殘敗。謂劉尚曰。已逼賊城。猶有此敗。今軍中只餘七日糧。而剋城未有時日。速陰具船。將軍先行。吾當斷後耳。却說張堪。正到聞漢敗。欲遁去。急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乃示弱挑敵。相延數日。爲十一月一日。見述衆競備西北。俄偵知輔威將軍臧宮殺到。宮破涪城。後復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直歷成都城下。不一刻。只見宮隨從數騎。來至漢營。漢大喜。爲置酒高會。甚歡。飲畢。宮辭去。漢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明日。臧宮攻咸門甚急。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出城攻漢。使延岑拒臧宮。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倦。先吳漢見述出。乃自勒兵。令敵與宮戰。至是。乃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突出擊之。述兵大亂。敗走高午。正在酣戰。忽見遠遠鑾旗之下。盔甲鮮明。知是公孫述。乃急追上。大喝一聲。醜賊何逃。還我岑將軍命來。述急轉身來鬥。被午當胸一鎗。真穿透背。跌下馬來。却被左右搶救。輿入城去。召延岑入。以兵屬之。至夜。創血不止。病極而死。明日。岑遂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夷公孫氏。并族延岑。先是城拔。張堪先入據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聞。絲毫無私。及吳漢入。乃族滅兩家。復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

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尙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覺。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時常少張隆。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以張堪能慰撫吏民。復拜臧宮爲廣漢太守。明年正月。吳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有詔令過家上塚。賜穀二萬斛。時又增臧宮邑。更封鄼侯。帝思岑彭功。復封其幼子淮爲穀陽侯。隴蜀平。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益州傳送公孫述警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乃至十省其九焉。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輛。馬牛羊被野。融到京。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爲冀州牧。十餘日。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嘗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循。說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日會見。先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請。後又加位特進。行衛尉事。弟友爲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長子穆。尙內黃公主。穆子勳。尙東海恭王疆女。汎陽公主。友之子固。亦尙光武女。涅陽公主。竇氏一門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以爲比。融卒時年七十八。諡曰戴侯。子孫顯達。蓋與國相終始云。此時天下底定。而西平諸羌。南靖交趾。則馬伏波之言。語行事。頗足觀覽。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三邊續用伏波死

却說羌戎種類不一。大抵得西方金行偏氣。故性堅剛勇猛。以力爲雄。然王政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三代以來。見諸詩書左史。姑不敘論。及秦始皇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却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渡。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是以無事。武帝開邊。障塞亭燧。復出長城外數千里。卽宣帝時。先零諸羌叛。趙充國將兵破平之。直至王莽末。諸羌始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及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羌漢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略。

奪窮患無聊。故致反叛。舊制益州幽涼各部皆置校尉持節領護。理其怨結。循撫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以爲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未久邯卒。而職省十年。羌寇金城。來歙交諸將破之。歙薦馬援爲隴西太守。時先零聞來歙已死。復寇臨洮。馬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掩擊。大破之。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復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援與拒武將軍馬成擊之。羌敗。因將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迫之。羌精兵聚北山上。援卽向山結陣。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時夜戰。援中箭貫其脛。援戰愈力。還營。始去矢治創。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梁統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舊邑。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侯。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盡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時王常屯固安。拒盧芳。薨於屯。所以杜茂屯北邊。遣馬武屯滹沱河。以備匈奴。杜茂吳漢數擊盧芳。並不剋。而芳將隨昱留守九原。見隴蜀俱平。知芳必隨滅。計欲脅芳降漢。羌微覺。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并棄鞬。重亡入匈奴。其衆盡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鑄羌侯。芳後病死。四夷旣安。乃益求賢俊。以圖治安。先是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是時爲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復下詔書。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帝初卽位。卽訪求卓茂。以爲太傅。而以鄧禹爲大司徒。吳漢爲大司馬。王梁爲大司空。是爲三公。鄧禹西征。以伏湛行大司徒事。湛字惠公。父理。受詩於匡衡。爲當世名儒。湛性孝友。少傳父業。帝知湛才任宰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會以細故。坐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遣就國。以侯霸代之。霸字君房。河南南密人也。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玄。治穀梁春秋。王莽時爲臨淮大尹。有能名。建武四年。徵拜尚書令。時朝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及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建武二年。王梁以軍事違勅。遂以宋宏爲大司空。以清行政稱雅。進賢士。建武六年。茂陵杜林自隴西還。三輔光武聞之。乃徵拜侍御史。林字伯山。嘗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東海衛宏。濟南徐巡等。皆師事之。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林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牛邯等。皆擢用。十一年。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時羣臣上言。宜增科禁。詔下公卿議。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甚厚。不務多辟。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事以成臧。小事無防。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做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帝好經術。所至先訪儒雅。採求闕文。故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如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故圖籍之盛。考之史傳。未有如東漢者。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冊。自此以後。猶三倍於前云。帝長於民間。頗達情僞。悉民疾苦。故勤約之風。行於上下。而臨宰邦邑者。亦競能其官。略表數人。所謂迹顯當時。聲施後世者。覽之頗足興頑。起惰。茂陵郭伋。字細侯。乃武帝時郭解之後也。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并州牧。世祖卽位。徵拜雍州牧。建武五年。轉漁陽太守。時猾盜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又整勒士馬。設攻守之路。匈奴遠迹。不敢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賦口倍增。後寇恂從征西隴。徵伋拜潁川太守。遠近賊寇。束手歸降。十一年。上以盧芳未滅。調伋爲并州守。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伋乃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道次。曰。聞使君到。人人生喜。故來奉迎。伋笑謝之。及事訖。諸兒多歡聚。送至郭外。遮問使君何日當還。伋顧別駕給事。計日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待期乃入。南陽太守杜詩。姓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農器。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召信臣。元帝時爲南陽太守。爲人興利。務在富之。字翁卿。壽春人也。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竇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轅。彌竟川。

澤惟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至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後拜武都太守。舉郡改操。張堪先爲蜀郡太守。吏民大悅。後拜漁陽太守。捕擊姦滑。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時麥多雙穗。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食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之。歎息。卽拜顯爲魚陽長。衛颯河內。修武人。初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間邦俗從化。颯理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宛人任延年。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明太學。學中號爲聖童。避兵於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少。及到。靜泊無爲。惟先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拜王庭。後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懇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敵對之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合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故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人爲立生祠。後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郡之大姓。聚衆爲害。延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羌民。畏寇鈔多。廢田業。延到。集武略之士。明其賞罰。令屯要害。有警擊討。虜多殘傷。遂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延乃漸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及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又爲河內太守。數年。病卒。前漢魯人徐生。善爲儀容。文帝以爲禮官大夫。劉昆者。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通易經。能彈雅琴。王莽時。教授弟子恆五百人。每春秋。鄉射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多火災。昆輒向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徵拜

議郎遷宏農太守。先是嶠、淵、驪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後徵代杜林爲光祿勳。帝問曰：「卿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之教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建武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置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焉。光武自幼學長安之時，便親淑賢俊，及卽位以來，尤加意訪求，孜孜不倦，故一時內輔外任，濟濟多賢，不可勝數。而蒲輪旌帛，猶不絕於巖藪。北海逢萌，王莽時挂冠東都城門，浮海客遼東。及光武卽位，乃之琅琊勞山，養志修理，人皆化其德。帝連徵之，不肯。太原廣武人周黨，亦不仕莽，敕身修志，莽末賊暴縱橫，殘滅郡縣，至廣武，賊聞黨高行，過城不入。帝強徵之，乃着短布單衣，待見尙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懷才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等，蒙加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偃蹇驕悍，不以禮屈，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帝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湘池。時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喜曰：「此當是子陵也。」子陵姓嚴，名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天下以物色訪之。至是，仍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結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曰：「君房素癡也，可三公寧小差否？」使對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因傳霸言，光曰：「君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尤不見。當見人臣乎？使求報書，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傾絕，使更嫌少。求益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就其臥榻，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宋朝范文正公有釣臺記云：「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後漢書逸民傳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亦足高尚而懲薄俗矣。又有向子平者，名長，河

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向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一日。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死何如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乃數斷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是時前後祥瑞疊見。甘露降。南行唐黃龍見。東阿九真。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廣漢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匈奴遺使奉獻。莎車國鄯善國。並遣使奉獻。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至是。乃詔羣臣議。十五年四月。遂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哀為瑯琊公。又追諡兄伯升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時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故諸王皆為公。後仍復為王。又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太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而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發。五人兵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遊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境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輒損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時有妖民李廣等。誑惑百姓。無識下愚。多信從之。遂共聚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復至南嶽。帝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為廣所敗。愚民益信之。其衆大熾。時馬援已還京師。於是使援發諸郡兵萬餘人擊之。援曰。是皆不樂太平之愚民。稍有臂力。遂自謂無敵。所謂蟻敵蜂屯。一燎無遺者耳。遂發萬餘人。四布自率數百人奔擊。李廣出戰。只一合。斬之。萬餘人四合圍勦。遂盡殲其衆。援輕車回京。忽璽書復下拜援為伏波將軍。大發三軍。南征交趾。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單薄后尊

却說南方諸國。雖自秦時。分置郡縣。然言語各異。禮教未通。及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始知姻娶。漸習禮義。故慕化來獻者不絕。及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造反。大亂南邊。徵側者。麋冷縣維將之女也。好武。朱戴人詩索妻。姊妹皆精通武藝。勇力超羣。遂恃勇霸害一方。太守蘇定以法守之。側忿不受制。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遂自立為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至十八年四月。乃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

將軍段志等討之。於是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大戰。賊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連敗之。乃奔入禁溪穴中。援守之。時段志病卒。劉隆等追散餘賊。明年正月。穴中食盡。徵側徵貳出戰。援悉斬之。傳首洛陽。帝封援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坟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水中。臥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吏士皆歡呼稱頌。遂將樓船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餘黨。都陽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嶺南悉平。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又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日後駱越皆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至京師。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亦於坐賀。冀名下士。援因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德博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何以相濟。冀曰。愚不及也。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死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京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請行。復出屯襄國。後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翼鑠哉。是翁也。遂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延孫。永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別。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權要子弟等。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寇被逼。飢困。欲降。會援病卒。謁者宋均入虜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詔從援策。遂進營壺頭。盜乘高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乃作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慷慨悲歌。左右聞之。莫不為之流涕。咸願捨死殺賊焉。時耿舒與兄弇書曰。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奔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因代監援軍。會援病卒。羌寇亦平。松梁統子。尚舞陰公主。先是援嘗有疾。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拜。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以輕其父乎。松由是恨之。至是遂奏陷援。帝大怒。迫收援新息侯印綬。又援在交趾嘗餌薏苡仁。以能輕身勝瘴氣。而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乃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寶。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侯昱皆上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梁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有前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至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諛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惟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遠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障飛。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瘴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體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饜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當伏田里。竊感變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書奏報歸田里。至肅宗皇帝即位乃追念之下詔曰

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願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東觀漢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德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善兵策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有四子三女卒後梁松寶固等譖之家益失勢數為權貴所侵侮兄子嚴不勝憂憤白蘭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書上選援幼女入太子宮顯宗即位立為后即明德皇后也這都是後話亦昌黎所謂得牽連書者也且說光武初起宛時娶於陰氏明年春擊王郎至真定又納郭后及即位令侍中傅俊至新封迎陰后與胡陽寧平公主諸宮人至洛陽二后俱封為貴人是年郭貴人生子疆三年羣臣請立后帝以陰后雅性寬仁欲立之后以郭氏有子固辭不肯當遂立郭氏為皇后以子疆為皇太子其後郭后寵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十月隨廢為中山王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為王時太子侍講邳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先郭后弟况小心謹慎帝善之年始十六拜黃門侍郎封縣蠻侯以后弟貴重賓客幅湊况亦謙恭下士頗得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至是復徙封大國為陽安侯後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賜賞豐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云陰后兄識弟興皆有名望識初從伯升起兵有功更始封為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隨征以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還爵邑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鎮函谷十五年定封原鹿侯興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夜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都國甚見親信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衷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薦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而盈盜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眇晚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耳貴人

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帝舅壽張侯樊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己全身。豈不樂哉。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後。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慚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子儵嗣。儵約有父風焉。却說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王疆。沛王輔。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王蒼。廣陵王荆。臨淮公衡。琅邪王京。衡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疆爲皇太子。郭后廢。疆常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甚惡。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乃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而以疆爲東海王。帝以疆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後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鐘篋之懸。擬於乘輿。二十年。徙封輔爲沛王。郭后爲沛太后。是時朝野肅清。只有匈奴鮮卑。猶犯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而中興諸大將。已老死。略盡。高密侯鄧禹。膠東侯賈復。固始侯李通。好時侯耿弇。揚虛侯馬武。朗陵侯臧宮。皆以特進奉朝請。全椒侯馬成。先爲中山太守。以征武陵蠻無功。上太守印綬。就國王霸。以識邊事。在上谷二十餘年。祭遵從弟祭彤。初以遵故。拜爲黃門侍郎。及遵死。無子。帝傷之。乃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時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政清。帝以爲能。當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帝憂之。乃拜彤爲遼東太守。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上大奔。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自後鮮卑震怖。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於是滿離高句驪之屬。皆重譯款塞。上詔褒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迎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却說大司馬吳漢。自平蜀後。十五年。同馬成。北擊匈奴。自後。帝念漢功勞。不復令其征伐。漢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初。漢出征。妻子嘗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忍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兄弟。外家又性彊毅。每出師。朝受命。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帝深重之。嘗歎曰。吳公治軍。差強人意。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而宕渠。胸臆等處。各起兵應之。帝以史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乃復遣

漢率劉尚及大中大夫臧宮將兵討之。漢至，誅斬平之。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以質簡而疆力，故光武始終倚愛之。昔賢有云：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觀漢高之任平勃，猶賢於光武之怒馬伏波矣。嗟乎！志士之就功名，固願馬革裹尸，英主之憑喜怒，獨不念及生平，且固必不移。西域買胡一語，雲陽令六百餘言，不足以解之。誠足悼痛。此周黨所以短布單衣，子陵張目熟視，其曠懷遠覽，豈虛博清高之譽哉？話雖如此，然光武待功臣較之高帝，已不啻天淵。其推誠眷愛，有如父子，家人厭塞衆心，又每能回答，宥其小失，而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嘗與諸功臣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君臣相得甚歡。如此，上幸春陵故里，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上大笑曰：吾治天下，正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爲春陵宗室起祠堂。時有五鳳，鳳見於潁川之郊，縣東觀漢記曰：鳳高八尺，毛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云十九年，南巡狩，進幸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詔復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願加厚恩，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二十六年，作壽陵，詔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遂與之後，與邱隴同體。上東巡，羣臣請封禪，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汗七十二伐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後讀河圖會昌符，云：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遂禪泰山，宣布圖讖於天下。上以赤伏符卽位，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先是，上與鄭典議郊祀事，上欲斷以讖，興對曰：臣不爲讖也。上怒曰：卿不爲讖，非之耶？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上意乃解。時禁網尙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幼子也，得幸於沛王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之兄，故式侯恭，詔收案法抵死，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時沛太后郭氏已薨，於是詔郡縣捕王侯賓客，更相牽引，坐死者數千人。有呂種者，前爲馬援行軍司馬，臨誅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先是，援嘗謂種曰：自今以往，海內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果應其言云。始詔東海王疆、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皆就國。上乃大會百官。

詔求太子傅。郡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任。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天下，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傅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事九江朱普。普貧，無資，常客傭以自給。十五年，精力不倦，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常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始辟大司徒府。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因拜爲博士。車駕嘗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至是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爲太常。初，榮未達，與族人桓元卿同飢，而榮誦不息。元卿嗤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來候，因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後顯宗卽位，尊以師禮，封關內侯。年八十餘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子郁襲爵，官至太常，教授肅宗和帝，其門人楊震、朱寵皆位至三公焉。子普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其家學。孫鸞、曾孫典、彬、嚴、彬，少與蔡邕、齊名。桓氏之學，代作帝師。與漢伏生、世爲名儒，同其顯盛。敦崇聖學，足可宗也。帝旣厭兵事，偃武修文，武臣亦多敦儒學。膠東侯譚復少習尚書，後復治易經，關門養威重。高密侯鄧禹欲遠名勢，不修產利，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其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帝並重之。是時四裔賓服，西域則役屬匈奴，而匈奴斂稅重刻，諸國皆不堪命。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上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皆還其侍子，厚遣之。後莎車王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諸國憂恐，復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天子不許。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車師鄯善復附匈奴，而莎車王賢益橫，會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貪利無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疲死，旱蝗赤地，萬里死命，懸在陛下，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安。吾方自思之。」宮後復與揚虛侯馬武上書請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擊其右，以爲萬世刻石之功。詔報曰：「黃石公記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輿，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

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三十一年，北匈奴以使奉獻。明年，改元中元元年，大赦天下。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使司空告祠高廟曰：

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

是夏，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嘉瑞顯慶，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自謙無德，不納。二年，歲在丁巳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帝精勤政事，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明帝即位，上尊廟曰世祖。案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此功此德，故諡稱光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畫雲臺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中元二年二月，即皇帝位。年三十，尊母陰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光武皇帝於原陵。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疲癯粟人十斛，赦罪免刑，以高密侯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又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是。年九月，西羌寇隴右，遣謁者張鴻討之。戰於允吾，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拜馬武捕虜將軍，王豐副之。與監軍使者竇固將四萬人擊之。明年為永平元年。秋七月，馬武大破之，羌引眾出塞。武追擊至東西邯，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振旅還京。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綬履，以行事。禮畢，登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引桓榮及子弟升堂。上自為辨說，諸士執經問難於前。冠帶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三年，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烜為皇太子。后前伏波將軍馬援女也。初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

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顯宗卽位。以後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後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至是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卽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黻。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是歲夏旱。而大起北宮。及諸官府。尙書僕射鍾離意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屏營罪當萬死。帝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因謝公卿百僚。詔下。遂應時澍雨焉。時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詔切責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以趙憙代爲衛尉。憙字伯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初更始攻舞陰不下。云聞宛有趙氏孤孫。意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旣見。更始笑曰。爾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城遂傳困。進入潁川。擊諸不臣者。又助光武戰昆陽。憙被創。有戰功。封勇功侯。更始敗。憙亡歸。遇更始親屬。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意將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南陽。意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意與奉合謀。及奉敗。帝得意書。乃驚曰。趙憙是長者也。卽徵憙。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後拜列侯。封平原太守。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二十六年。百姓歌之。徵入爲太僕。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及帝崩。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意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寮無別。意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以事免。其冬。爲衛尉。以郭丹爲司徒。虞廷爲太尉。郭丹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杜詩亦歎服。至是。爲司徒。年已八十六矣。明年。以事免。而河南尹范遷代之。遷初爲滎陽太守。以智略安尉。匈奴不敢入界。遷有清行。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棲身之地。不可餘俸祿。爲後世業乎。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耶。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與郭丹同。虞廷字子大。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負千斤。手能擒虎。百姓感悅之。後遷洛陽。令嘗許信陽。無所

就於是外戚斂手以太僕伏恭為司空先是梁松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而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以伏恭代之松益懷怨望乃懸飛書誹謗下獄死弟竦恭俱坐徙九真後詔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自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竦好施不事產業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伏皇后養為己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己害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這俱是後話不表且說光武舊將存者賈復於中元元年薨劉隆馬成中元二年薨永平元年臧宮耿弇鄧禹薨永平二年王霸薨只有馬武一人至永平四年亦薨顯宗甚為悲悼按中興二十八將當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大抵真主定世一時承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理應然也而後世俗說乃有二十八宿鬧昆陽之語戰昆陽時只有臧宮王霸傳俊任光馬成朱祐王常馬武其餘將帥皆在後於潁陽得祭遵姚期於父城得馮異及討河北而後諸將始出舊演義竟架空雜湊甚至以光武騎神牛嚴子陵作軍師荒唐不已具不貫串讀傳奇雖以銷暇而亦足以資感發故唯按史書實事紀事編年錯綜出入則披覽之餘啓人神志不無裨益且座間席次偶為談助亦不致遺譏市俗見笑通人也却說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不已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所謂二十八宿是也其外又畫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依其本第列之於左以志名臣列將之次云

- | | | | |
|------------|-----------|------------|------------|
| 太傅高密侯鄧禹 |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
|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
|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 左曹合肥侯堅鐔 |
|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 建威大將軍鬲侯朱祐 |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
|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
|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 太常靈壽侯邳彤 | 衛尉安成侯姚期 |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
|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 橫野大將軍桑侯王常 |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
|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 太傅宣德侯卓茂 |

時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蒼少好經書。雅有志思。在朝至誠敢言。多所隆益。顯宗甚愛重之。而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其疏曰。

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友一介。尚不忘算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負羞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帝閱疏歎息。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厚加賞賜。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乃歸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者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蒼爲人美鬚髯。腰帶十圍。故云。蒼於十王中最賢。而顯宗友愛亦篤。沛王輔亦好經書。善京氏易。孝經論語。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東海王疆。恭謙好禮。永平元年。薨。禮遇尤爲殊異。楚王英。許美人所生也。自顯宗爲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英少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學爲浮屠齋戒。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國。其人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佛。後漢書載云。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黃金色。夢或是此。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云。其教大抵以慈悲不殺爲主。而專務清靜。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按史書。明帝並無遣使西域之事。大抵亦後世好奇喜異者。託說耳。西域傳。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王莽時。與中國絕。至是凡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是楚王英好佛。則永平八年。已有入縑贖罪之文。十四年。以謀逆自殺矣。其爲後人託說無疑。故後漢書金人入夢。天竺問佛之說。著以世傳二字。亦以桓帝而後。至晉。奉佛者衆。未能免俗。不得不載。而博稽載籍。又無明文。

故以世傳之說入書。而於十六年通西域。復特書西域自與中國絕者六十五載。以明後世傳說爲烏有子虛。世多通儒。當有辨證。姑不具論。且說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縲贖。英奉黃縲白紬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縲帛。以贖愆罪。國相大爲詫異。只得奏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慈。潔齋與神爲誓。何嫌何疑。常有悔吝。其還賺以助伊蒲。塞桑感之。威饌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二年十月。有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速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於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而封燕廣爲折姦侯。於是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尙數千人。初樊儵弟。誦爲其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進。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可棄之於楚乎。誦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嘗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洛陽。覘候消息。獄特嚴急。無緣相聞。母但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在獄。雖刑考辭色未嘗變。忽對食悲泣。不能自勝。治獄使者怪而問之。續曰。母遠來。不得相見。故悲痛耳。問何從得知母來。續曰。因饋食。識母所自調和。吾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母來耳。使者嘉之。以狀聞。帝卽赦興等。還鄉里。禁錮終身。續會稽人。太守尹興嘗因歲飢。使續於都亭賑民。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有差謬。後以老病卒。再說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形狀。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乃上言。建等無姦。事爲忠等所誣。疑天下無事。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是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來。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其爲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污染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省悟而已。臣見考

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心實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乃下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泫然感悟。夜下暗思。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任不入府。先所以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論。大典與反虜者有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亦見楚獄慘矣。千乘太守薛漢。世習韓詩。政有異迹。而善說災異。讖緯。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弟子常數百人。亦坐楚事誅死。故人門生莫敢視。獨府掾廉范往收斂之。吏以聞。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下勝師資之口。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赦之。范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顯宗性褊急。而聞義亦能徙。殆所謂情理之樞。有開塞之感耶。又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拽。會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言。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尙書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解救之。會所有變異。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爲務。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咸逆和氣。以爲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數之無極。帝知其誠。然不能用。以此不得久留。出爲魯相。意視事五年。愛利百姓。人多殷富。以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按意別傳載。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服。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昔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爲人。所以遺甕。欲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

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召問伯果服焉。又建武初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密百越。太守鮑永擊討大破之。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譚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召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彭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其黨與悉破平之。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固如是哉。乃好異者。至捨聖人之道而他求。若楚王英者。固以堯舜周孔之道爲不足法也。性情如此。其不善終也亦宜。廣陵王荆性刻急陰險。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荆哭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舅郭況與疆書。以疆無罪被廢。勸疆乘喪起兵奪天下。疆得書惶怖。卽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將者與謀議。帝聞之。徙封荆廣陵。遣之國。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祕其事。使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九年。使巫祭祀咒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食故國六縣。荆之罪浮於英。帝何獨恨英之深也。顯宗深明經術者。殆於還曠一詔。有隱悔與十五年夏四月。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炳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大赦天下。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令天下大酺五日。酺。布也。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今布恩於天下。得聚會飲食五日也。時天下又安。烏桓鮮卑南匈奴皆附漢內屬。獨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耿秉數上言。請擊之。秉字伯初。况孫。大司馬國之子。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常以中國耗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威王之道。顯宗欲遵武帝故事。陰然其言。顯親侯竇固竇融弟友之子也。永平初。坐從兄穆有罪。廢於家十餘年。帝以固舊隨融在河西。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耿秉爲駙馬都尉。竇固爲奉車都尉。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時侯耿忠等共議之。如何建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

匈奴之分南北。自建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始。初呼韓邪單于死。諸子以次立。至單于與驕踞。自比冒頓。數寇邊。光武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九年。遣吳漢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威。鈔暴日增。北邊無復寧歲。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

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卽是單于儲副。當爲單于者也。單于與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烏珠留單于之子。比怒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何得誅弟自立。其子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先與以比爲右翼。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至是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比不得立。益憤恨。密遣人牽漢以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屬。兩骨都侯覺之。因白單于。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發萬騎擊之。見比衆威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乃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是所謂南單于也。二十五年春。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詔南單于入居邊內地。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將兵西河護衛之。單于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願還所掠漢民。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來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顯宗爲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明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耳。今旣未獲助南。亦不修絕北。因擬答辭。并上曰。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舉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親附。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伐。善惡之効。呼韓邇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極。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疋。弓鞬鞞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疋。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

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繕驛以聞。

自後邊界粗安。至明帝永平五年。北匈奴寇五原及雲中。南單于擊走之。自此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顯宗患之。十五年冬。乃使諸將共議討伐之策。耿秉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爲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遂以耿秉爲駙馬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副之。以寶固爲奉車都尉。耿忠副之。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十六年二月。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祭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二千騎。出高闕塞。寶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且說寶固耿忠軍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假司馬起兵復趕到。勇不可當。虜遂大敗。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遂置不任末尉。留吏士七屯伊吾盧城。使班超與從事郭恂使西域。耿秉秦彭擊匈奴王絕幕六百餘里。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不戰而還。祭彤吳棠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高闕。期至涿邪山。左賢王信有嫌於彤。出塞九百餘里。有小山。信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遂還。時諸將惟寶固有功。加位特進。彤棠坐遠。邇畏懼。不至涿邪山。免爲庶人。下獄。彤建武中爲遼東太守。威聲揚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顯宗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帝嘉其功。又美形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備悉。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以重任。及坐法下獄。隨赦之。而彤性沉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屬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汝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旣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信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逢問疾狀。嗟嘆者良久。後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葬後。子參遂詣寶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此是後說。且說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兄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書。無不窮究。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牧。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

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超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善之召固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固後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固今所謂前漢書也初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後有相者謂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值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及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虜首而還固以爲能遂復遣同郭恂俱使西域云超到西域鄯善國鄯善王廣奉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耳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復使于寘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六人足矣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事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國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騾馬急求敢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答鞭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先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鎖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却說伊吾車師爲西域之門戶故漢常與匈奴爭

車師伊吾以制西域。既屬漢。匈奴益窘。遂大入寇雲中。烽火不絕。雲中太守廉范立傳。吏士出拒。故事。虜入過五千。常移文傍郡。吏乃請傳。徵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感。而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熟火。手持一端。虜遙望。營中火光星列。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蹂藉。死者千餘人。北匈奴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十七年冬。乃遣寶田。率耿秉。劉張。出敦煌。崑崙。崙塞。以擊西域。取車師。伊吾。北通車師。千二百里。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是爲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諸國。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諸國。班超知漢必出白山。擊車師。遂從間道。北至疏勒。疏勒東北。爲龜茲。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匈奴。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自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超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台城。九十里。即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欲示漢威信。不聽。遂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寶田等合兵萬四千騎。十一月。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北。與匈奴接。有前後部。車師前王。自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因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耿秉以爲先赴後王。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起。而然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兵不得已。遂並進。縱步抄掠。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卽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諸將迎。秉大怒。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趨抱馬足。降。秉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關龍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十八年。詔關龍。寶固等。罷兵還京。師固等去。北單于遂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盡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傳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劍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劍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箭。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恭字伯宗。亦況孫。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劉張請恭爲司馬。車師定。乃以爲戊校尉。恭旣據城。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擊敗之。胡騎散。匈奴遂於城下。擁絕。

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亦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湯水示之。虜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亦圍關龍於柳中，會顯宗駕崩，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未知耿恭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肅宗愛色容權戚

永平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手四十八遺詔，無事寢廟，藏主於皇后更衣別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孟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茲洽焉。肅宗孝章皇帝諱炆，顯宗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卽位年十九，尊馬后曰皇太后。十月，大赦天下，賜民爵與粟如先代，以節鄉侯熹爲太傅，司空牟融爲太尉，融經行純備，舉動方重。顯宗每廷謀政事，以經明才高，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云擢第五倫爲司空，倫字伯魚，少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倫依險築營以保宗族，賊至輒奮厲其衆，引強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攻殺，皆不能下。後京兆尹閻興召爲主簿，時蓋延代鮮于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倫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州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好淫祀，其巫祝多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百姓財產以之困乏。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執愚者皆案論之。民初頗恐懼，或咒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去。老少攀車，啼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詣京師，守闕上書者千餘人，後免歸田里。身自耕種，數歲拜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倫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云且說是時北匈奴正圍關龍於柳中，城會聞中國有大喪，救兵不出，車師亦叛，與匈奴共攻取恭，恭率勵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責矢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擗諸城下，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

下。關龍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失時。後無邊事可矣。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唇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時十一月也。明年爲建初元年。正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龍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久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關。唯餘十三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報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勵將帥。及恭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洛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其丞。餘九人皆補羽林。後恭復將兵討西羌。恭與羌接戰。斬獲無算。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時。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馬防。謁者李譚遂承防旨。奏恭不憂軍事。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部。卒於家。防明德太后兄也。雖性奢縱。有忿於恭。構之。未必遂出其本意。大抵貴顯之門。承顏趨旨者。作威福。爲害一時。遺譏後世。可勝道哉。防兄廖。亦傾身結交。冠蓋之士。爭赴趨之。於是第五倫上疏。其略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書記請託。一皆斷絕。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十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越騎校尉先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金。臣愚以爲應不經義。惶恐不敢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後帝欲封爵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刻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

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歎。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絳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重復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日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怒曰。吾反復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族之后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豈將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檜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知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達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宗親。有屬託郡縣於亂吏治者。以法聞。其外親有謙素美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何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至四年夏。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四月癸卯。遂封廖爲順陽侯。防爲淮陽侯。光爲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願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生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懷恨。何意老志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是年六月。太后崩。帝旣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買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方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宮婢二百。御府雜帛二萬疋。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肅宗初即位。歲大旱。穀貴。問羣臣。何以消復旱災。校書郎楊終奏。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足以感動天地。上問司徒鮑昱。昱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

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第五倫亦議，宜罷邊屯，帝悉納其言。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二年三月，罷伊吾盧屯兵。四月，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匈奴復遣兵守伊吾盧地。班超被徵，將發還，疏勒舉城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絕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典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四年，立皇子慶爲皇太子。初，明德馬后聞平陵宋揚二女皆有才色，揚以恭孝稱於鄉間，揚姑卽后之外祖母也，乃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有寵。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后竇勳女也，勳尙東海王疆女沘陽公主，勳父穆尙內黃公主，勳父子皆坐交通輕薄，屬託郡縣，下獄死。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以選入宮。肅宗先聞后美，及見雅愛之，因入掖庭，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爲皇后。深貴人者，梁竦之女也，亦以二年選入。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旣無子，並嫉忌之。數間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出貴人姊妹於恭室，飲藥死。廢慶爲清河王，立梁貴人子肇爲皇太子。后養爲己子，欲專用外家，而忌梁氏，遂譖殺梁貴人。父梁竦先坐兄松事徙九真，後赦還，至是乃陷以惡逆，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嫂舞陰公主亦坐徙新城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爲梁氏生者，后寵日隆。兄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而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奏：「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而好士交結，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臣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憲恃宮掖聲勢，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陛下中值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趨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肉，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下邳周紆好韓非之術，性讎猾吏，志除豪賊，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間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承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踟躕，京師肅清。」肅宗初政，承永平故事，治尙嚴切，尙書陳寵諫曰：「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以秦酷虐

亡國莽苛法自滅後遂詔有司絕鉗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人俗和平
屢有嘉瑞寵王莽時挂冠去祭用漢家祖臘陳咸之曾孫也世習法律皆務寬詳時詔議貢舉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國
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
不可純任閭閻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出貢舉皆得其人矣帝常戒俗吏矯飾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
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
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尙寬明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其勉舊令稱朕意
焉帝嘗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又賜諸懷妊者胎養穀人千斛復其夫算一歲著以爲令詔告廬江太守東
平相賜鄭均毛義穀各十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以顯異行鄭均字仲虞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謙潔均好義篤實
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尙書數納忠言帝敬重之後以病乞骸
骨拜議郎告歸元和二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毛義廬江人前爲安
邑令初張奉慕義名往謁適檄召義爲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
不可測往者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在位十三年章和二年正月崩年三十三孝和皇帝諱肇卽位年十歲竇太后臨
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爲太傅令百官總己以聽其所施爲輒外令彪
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校尉桓郁性和退自守薦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礙異憲性暴橫睚眦之怨莫不
報復故謁者韓紆考劾憲父勳獄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憲懼暢分宮省
之權遣客刺殺之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使侍御史雜考剛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桓帝誅賢寵宦官

却說和帝十歲卽位而竇氏悉居親要之地漢勢復搖矣幸有幾位忠鯁大臣名望所歸却推蕩不動袁安任隗韓稜
何敞等皆嚴重有威不爲勢撓者都鄉侯被刺死有司畏憲威委疑於暢弟剛所使詔遣侍御史往齊案其事尙書韓
稜曰賊在京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敞乃說太尉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
藩臣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主名不立儆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

不與盜賊公縱姦隱。敝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闢敝行。皆遣王曹隨之。於是推舉具得其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乃白太后。求擊匈奴以贖死。太后許之。先是章帝末年。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先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速引而去。章和元年。北匈奴五十八部。口三十八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二年。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以爲時遭天授。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尙書宋意上書曰。夫戎夷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蓄養。邊民得生。勞投休息。於茲四十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太后竟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耿秉爲副。發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和帝永元元年。春。寶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邀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免冠固爭。書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國家新遭大憂。陛下方在諒陰。今乃以威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爲鮮卑所破。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寮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尙書令韓稜。騎都尉朱暉。議郎榮恢。皆上疏諫。太后不聽。六月。寶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固陽塞。皆會涿山。憲分遣閭盤耿夔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私渠北靺鞨。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北單于遣弟奉貢。年入侍。南單于復襲擊之。北單于被創。僅而得免。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三二月。復遣耿夔任尙出塞。大破之。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詔懷。

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得復更立。以增國費。安與憲更相折難。憲負勢詆安。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自此南北互叛。邊戍靡寧矣。且說寶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尙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而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寶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憲弟景尤驕縱。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莫敢舉奏。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寶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寶氏客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寶氏。寶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寶氏所害。誠所甘心。因勅妻子。若猝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時穰侯鄧疊。疊弟磊。及母元。憲女婿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中常侍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常入省宿。止令慶取外戚傳。並索求故事。帝遂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不被迫。明年徙封羅侯。不得臣吏。後被梁氏兄弟迫之。亦自殺。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寶氏賓客。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初寶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遣吏行戶曹李郃諫曰。將軍爲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乃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敗。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南郃鄭人。有隱德。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識之。子固爲漢重臣。與林慮杜喬皆忠正不撓。世稱李杜。夫權貴縱恣。爲禍最烈。故列序數事。爲後世龜鑑云。永元九年。寶太后崩。上本梁貴人出。不得其死。太后崩始有言之者。三公奏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上手詔勿議。但尊母梁貴人爲太后。封梁竦三子棠。翟翟皆爲侯。而梁氏日盛矣。時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斬其王。傳首京師。先是章帝初詔徵還班超。而疏勒于寘王侯以下。號泣不捨。遂復還疏勒。至永元五年。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而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千人就超。擊諸叛者。大破之。八年冬。帝拜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

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先超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上言遣使招慰。上納其謀。邑送使者至于寘。適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感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會參。而有二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救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尙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自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而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於是班超爲西域都護。徐幹爲長史。超遂發龜茲諸國兵討焉。者。到其城下。誘焉。者。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世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書上。未報。超妹曹大家復上書請辭。意尤爲宛。至帝感其言。乃徵超還。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其九月。病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使者弔祭。贈賻甚厚。超初被徵。以任尙代之。尙與超交代。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所罪過。徒補邊屯。而蠻夷懷獸鳥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佚蕩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屯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言。後遂罷西域都護。迎還屯兵。安帝時。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

之與其爲邊寇長史索班將兵往屯伊吾全軍覆歿公卿議棄西域閉玉門關鄧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曰昔武帝患匈奴強盛於是開通西域以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未遑外事故匈奴復強至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及孝明命將西征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宜復敦煌營兵置護西域校尉如永元故事又宜遣長史將兵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寘心胆北捍匈奴東近敦煌朝臣與勇反復辯難乃從勇議然但復營兵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抄河西大被其害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朝廷下其議陳忠曰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非良計也帝然之於是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勇至樓蘭開以恩信鄯善龜茲姑墨温宿皆歸附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走擊匈奴復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生擒軍就及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歿處斬之傳首京師至順帝時諸國悉平大擊匈奴呼衍王遂遠徙自後西域無復虜跡這俱是後話冗長不必細表且說和帝自竇憲誅後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立鄧貴人爲皇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在位十七年崩年二十七長子平原王有疾少子隆卽位時誕育百餘日皇太后臨朝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省費用免遣諸園羸老宮人五六百人殤帝立二年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帝諱祐清河王慶子也慶自被廢小心恭孝異事慎法和帝特親愛之以母宋貴人葬禮有闕每切感恨及竇太后崩乃求上冢致哀上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同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和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安帝立閱數月遂薨和熹皇后高密侯禹第六子訓之女也訓寬中容衆而嚴於家範嘗奏罷通漕役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數任邊塞訓死烏桓家家爲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五子皆謙退遵祖父禹教諸守法度深戒竇氏檢救宗族后兄隲嘗推進天下賢士何熙役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隲子鳳亦嘗薦馬融以爲宜在臺閣其忠賢可知安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太后久不歸政帝乳母王聖小黃門李閏常譖太后兄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帝每忿懼及太后崩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諸鄧皆廢爲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悉籍沒其財產諸鄧歸郡縣逼迫皆自殺隲與子鳳並不食死惟隲弟宏之子廣德甫德以母閻后戚屬得留京師時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與檮上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

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歷世外戚無以爲比。而權爲宮人。單辭所陷。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逆天感人。率土喪氣。云云。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擅自逼迫。令還葬。舊塋。遣使者祠以中牢。後順帝追感太后恩訓。愍隲無辜。乃詔復隲宗親朝見如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爲郎中。擢朱寵爲太尉。錄尚書事。鄧氏自中興後。累世貴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初太傅鄧禹歎曰。吾將百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子孫復能恪守祖訓。其久感不亦宜乎。閻后以才色見寵。安帝元初二年立爲后。專房妒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鄧太后崩。兄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與朝權。后遂與江京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爲濟陰王。明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言帝疾甚。徒臥御車。行四日。還宮。明日詐遣司徒諸郊廟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臨朝。以閻顯爲車騎將軍。太后欲久專國政。擇立幼年。乃迎立章帝孫濟北王子北鄉侯卽帝位。顯等遂誅樊豐。廢耿寶。乳母王聖等首徙死。顯等威福自由。北鄉侯立二百日。疾薨。閻顯江京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未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封十九人爲侯。帝立六年。立梁貴人爲皇后。梁商女也。以爲商大將軍。商子冀爲河南尹。少子不疑爲奉車都尉。時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商遣二子與爲交友。而宦官張達忌其寵。反譖陷商。帝不信。張達等伏誅。及商死。以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冀爲人。鳶肩豺目。縱暴自恣。帝遣杜喬周舉周栩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表賢黜貪。張綱獨埋其車輪。不行。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以外戚專肆。宜加大辟。帝知綱直。而不能。用李固對策。請除阿母之封。損外戚之權。罷宦官之任。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帝崩。太子炳卽位。年二歲。曰冲帝。梁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冲帝立一年。崩。徵清河王蒜。渤海王鴻之子。續至京師。蒜爲人。嚴重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梁冀曰。今立帝。願詳察周霍之立。成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立續。是爲質帝。蒜罷歸國。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太后夙夜勤勞。乃委任李固等。拔忠良。斥貪惡。故海內獲安。而梁冀深忌嫉之。姦佞旣怨。又希冀旨。遂共作飛章陷固。太后不聽。質帝時年八歲。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遂鳩殺帝。及議立嗣。李固杜喬皆議立蒜。冀忌蒜嚴明。乃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而誣殺李固杜喬。並貶徙清河王蒜。自殺。李杜

既死。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冀益暴橫。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能制御膳。冀寵憚之。冀大起第舍。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宏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近舍山數。遠帶邱荒。于歸之期。都由於山西。以納姦妄。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都愛監奴。秦宮得出入。壽所壽。因以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亦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陷害邑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拷掠。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所以冀有大才之功。崇以殊典。人莫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朝臣將意。輒加斬殺。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帝不堪之。遂與中常侍單超等謀。使尙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黃門令具。援將左右都侯。劍戟士與司棣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卽日皆自裁。悉逮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收冀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園囿。以業窮民。百姓莫不稱慶。帝封單超等五人爲侯。又封小黃門劉普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天下名士號爲黨人。李膺下獄。陳蕃策免。迨靈帝卽位。李膺傳天子詔。賈武陳藩領人等事。時宦官曹節王甫等弄權。武蕃欲誅之。而節等反。矯詔殺武蕃。李膺自詣。皆死。宦官復奏拘於黨人。死者百餘人。郭林宗私劾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愛止於誰之過耳。想古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急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初。桓帝時。陳蕃薦處士徐利股。肱袁閔。韋著。李膺。上備禮徵之。皆不至。又徵魏桓。其鄉人勸之行。乃曰。後宮千數。其可去乎。廐馬萬匹。其可信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仕。按安帝順帝在位。皆十九年。桓帝二十二年。靈帝二十三年。獻帝雖在位三十年。播遷之餘。徒爲曹操所挾。以令諸侯耳。有三國志在。故靈帝以後。不復縑述。

祝
您
健
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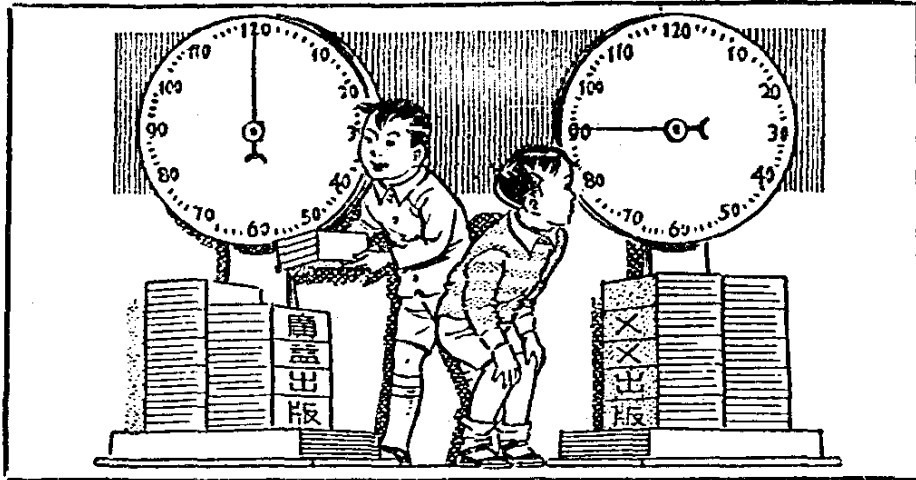
福爾摩斯代表作

看完下面所列的八集偵探小說，便覺得其他的小說平淡無奇了，每一集有獨特的精彩，每一章有奇險的佈局，能使你哭，能使你笑，看到萬分緊張時，更能使你透不過氣來，絕不故甚其詞，凡是看過汪君著品的人，都這樣地說！

彩面神秘的殺人針(一)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落魂崖(二)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毒蛇慘案(三)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兩世冤仇(四)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六分
彩面半片殘照(五)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八分
彩面梅花暗殺團(六)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二角四分
彩面七山王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八分
彩面斷頭亭	汪劍鳴著	洋裝一冊	實價一角八分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 較比賜請 美優質品否是 書各版出局啟 ▶

通俗說部叢書

東漢演義 全書一冊

實價二角八分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印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南京 北平 開封

外埠分店 廣州 漢口 重慶 廣益書局

長沙 南昌 成都

發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82
509033



封面繪意：王芥南郊哭天

洋裝一冊

加裝進一冊一版